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著

革命先烈傳記

革命先烈傳記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革命先烈傳記

目次

黃興傳	一
宋教仁傳	三五
朱執信傳	五九
陳其美傳	八一
廖仲愷傳	一一一
趙聲傳	一三五
陸皓東傳	一六一

黃
興
傳

一	少年時代之革命思想	一
二	創立華興會及同盟會之經過	三
三	協助 國父成立同盟會始末	七
四	同盟會成立後之奮鬥	十
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一七
六	武昌起義序幕	二三
七	民國成立後之政治生活	二九

黃興傳

一 少年時代之革命思想

黃興，原名軫，號騷午，別字克強。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西曆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湖南善化縣。家本小康，父筱村先生，爲湘中名諸生。興少年英俊，體貌魁偉，沉默寡言，富於膽智；幼從湖南李永球學爲家學術，雙手能舉百鈞。

當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政體維新時，興年二十四，肄業於鄂垣兩湖書院，時從院試經史中間發時事，文氣豪放，有類東坡。院長梁鼎芬最爲器重。適日本民黨平山則來遊中國，遇湖南志士畢永年，約同赴日晤。總理後，復同赴湘鄂一帶，聯絡黨人，與吳景濂等相契，一致進行革命，而素力由唐才常均倚重興，恆資擊發。及庚子漢口事敗，興以計得全。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九

零一年）鄂督張之洞派興赴日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益洞悉滿清政府二百餘年以來之施政，純爲壓抑漢人的毒辣政策。如欲解除漢人的束縛，使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非推倒萬惡的滿清政府不爲功。乃銳意深造，充實學力，除就學於東京弘文學院遠成師範外，另聘日軍官講授軍略。暇日，即參觀士兵聯隊及各地兵士操練。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武術會，演習槍彈騎射。會中條例，凡射能連續中靶之紅心六次者，即得銀質獎牌，與射無不中，故得獎累累！

尋又在東京創辦湖南游學譯編刊物，作爲宣傳革命的源泉。所譯著文字，以民族民權爲依歸，湘鄂革命的思潮，多淵源於此。

其後留日學生，爲反抗帝俄侵佔東三省事，痛恨清廷懦弱無能，對於不抵抗主義，莫不憤懣填膺。興乃糾合藍天蔚、蔡鍔、陳天華、鈕永建、湯檉諸同志共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於東京，一時參加者逾千人，每日操練不息。以事關國土淪喪，迫不及待，乃先派鈕永建、湯檉二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爲前驅以效死力。袁不

納，且將不利於二代表。興與留學生聞之，益覺憤懣。前此希望清廷維新變法者，至是亦多萌革命思想。興於此時回國發動民族革命，以收起死回生之效。其步驟分爲三點：
一、組織華興會，留日歸國者及國內知識份子，多紛紛加入。
二、組織同仇會，各秘密會社多隸屬焉。
三、創辦明德學堂於湘垣，結納同志，培植革命青年。組織既有端緒，革命勢力，日益澎漲。茲將二會所收穫之效果及其經過，於下節述之。

一一 創立華興會及同仇會之經過

興於民國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夏五月由日回國，初抵鄂垣，即在兩湖書院講演，謂清廷政治腐敗，力主改革政體以維護國家生命，聽者無不歎服。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責成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興猶留連八日，秘密活動，將所攜帶鄒容所著之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陸續分贈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始登輪返湘。

既抵湘，主譚則德、實業、修業各校。譚倫則與張繼，周震麟諸同志討論進行革命方略。一面籌款購械，准備一切，是時同志多傾其家財，以助義舉，如同志譚璋方令泰興縣，前後捐助巨款；同志柳聘農亦出其家財，以濟公用。同年十二月留日學生陸續歸國者頗多，興乃邀約陳天華、楊守仁、劉秩一、陳其殷、柳聘農、柳繼忠、秦效魯、趙幼梅、羅良鐸諸同志創立華興會於湘垣蓮陞街，同志加入者約五百餘人，興被舉為會長。首先提議云：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為適宜？一種為便覆北京首都，建領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為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倫敦無識之市民，撲滅腐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且同一排滿

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密勢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為聲援，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論議，使省無進而慮之者，則是以一隅而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殘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異有樹纒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

於是各同志竭盡其職責，積極進行革命工作。

華興會成立後，會衆多屬知識份子，與恐與洪會接洽，或多隔閡；乃別創同仇會，以聯絡洪會等下層組織，並仿日本近江尉谷坂軍制，編組為革命軍隊，與自任六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管理黨務；馬福益任少將，管理會黨事務。湖南瀏陽普集市向例於每月某某等日，開牛馬交易大會，蒞會者凡數萬人，為湖南有名之集會。與會羣衆，大半屬哥老會籍，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為拜盟宣誓之佳節。同仇會即於是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監誓，並給長鎗二十挺，手鎗四十枝；馬四

十匹，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是時江西吉安之自強會，乃志士董福開、黎民望、陳策、英漆、鄒永成等所組織，公推鄒永成回湘，與與商討聯合倡義辦法。

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零四年）春，興以一切佈置，均已就緒，就和劉揆一、馬福益商訂趁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之日，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埋彈藥以炸斃之，乘機佔領長沙，以爲革命根據地。省城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爲主動，洪會健兒副之；省外方面，分瀏陽、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以作響應，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任指揮，推興爲主帥，劉揆一、馬福益爲正副總指揮。不料距起義前十日，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事機不密，在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而大體計劃亦被探悉。湘潭縣令即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之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即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告黃劉迅速戒備。時興正在東文講習所與劉揆一等計議大舉，聞訊，乃密電湘、鄂、贛各機關預先防備，而青吏甫察

急，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爲之騷動。與原寓明德學堂對面，此時龍絨瑞留居其家，後乃遷居吉祥巷耶撒聖公會黃吉廷同志處以避其鋒。後以哥老會會員蕭桂生、游得勝相繼被擒，城內搜索益急，乃於九月十八日夜間同張繼等走滬。

三 協助 國父成立同盟會始末

到滬後，乃於十一月一日邀約各同志集會於英租界新開，新馬路餘慶里，秘密活動，圖再起義鄂甯等處。以黨人章士釗、萬福華先後被拘，洩漏餘慶里住址，致興忽遭逮捕。不久出獄，即避往日本。當興等入獄後，東京派代表鄒代藩、周召期營救，到滬時，興等已由龍璋營救出獄，力主在湘再發動，由鄒代藩、周召期、曾廣式回湘聯絡蔡鍔、徐自潔、蕭立誠、鄒永成等，在寶慶會議，蔡鍔負責在武岡起義，鄒永成赴柳州聯絡已發動之會黨首領陸亞發及黃忠浩之軍隊，周召期任長沙、寧鄉之聯絡，用費由商家曾子億擔任。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二月，馬福益又圖起

義於洪江。興得訊由自歸，助其槍械，舟抵沅陵，被釐卡卡弁洩露，又聞馬福益被擒，知事不可爲，乃喬裝商賈走古丈、石門，出湖北公安而至漢口。此時興悲憤交集，既悼死友，又恨迭次舉事無成。雖屢經挫折，而其志益堅，於苦悶焦灼中，忽得東京同志來函，稱 國父孫中山先生將自歐美來日本，亟想與興相晤，興得此函，即於同年五月重復東渡。七月 國父由美至日本，經日民黨宮崎寅藏之介紹，相會於東京鳳樂園，暢論革命大計，欲以其苦心經營之華興會併入興中會，以厚結革命勢力， 國父深爲嘉許。

國父抵東京後，各省留學生來訪者，不絕於途，興與陳天華、馮自由、張繼、宋教仁、宮崎寅藏等更日夕往來，籌策國事，全以爲非聯合各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各省學生之有志者，皆贊成之。自各省學生之熱心者，轉相號召，遂於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阪區、繪町、黑龍會場第一次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是日蒞會者，除 國父外，有興、張繼、陳天華、馮自由、張繼、時功玖、田桐、曹亞伯、馬君武、鄧家彥、梁慕光、吳春陽、程家棟、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權遊涵、何天炯

等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成立會，加盟者三百餘人。通過會章，即行選舉；國父被選爲總理，興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程家棟爲交際，朱教仁爲檢事，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馮自由爲評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爲各省主盟員。復提議發刊黨報事。朱教仁以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適被日政府禁止出版，願改爲黨報，一致贊成。議定每會員須捐助出版費五元，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即民報是也。自同盟會正式成立後，國內革命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興南北奔走，不遺餘力，而其壯烈事蹟，於下節述之。

四 同盟會成立後之奮鬥

同盟會於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八月，正式成立於東京。興於是年冬，由日潛回國內，視察南北各地情形，並變名爲張守正，親赴桂林巡防營統領郭人漳軍中活動，說其舉兵反正。郭以隨營學堂總辦蔡錫不睦難之，興與錫本屬

畫策，乃居間調處，並聯絡學堂教員與郭營之官佐學生多人，加入同盟會。並令陳方度、易本義、黃牧充郭營學生。嗣因調停郭事無效，在桂林同志力勸與他往。

次年二月，離桂往新加坡，協助一國父在南洋籌款。尋轉香港，值梅尉南同志由桂林往，言郭人津自興去後，經同人勸勉，已允符興款至，即舉義旗。興以籌款尚未就緒，囑其歸候時機。與此時散佈同志到各省活動，以圖響應兩廣先舉義旗。乃使宋教仁、白逾桓赴關東及間島運動馬俠、韓邊外等獨立。秋瑾女士自告奮勇，願與浙江光復會之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聯絡武義、永康、東陽、嵯縣、仙居之九龍會、雙龍會共策進行。派居正、胡瑛、程克、與湖北日知會首領劉家運、周震麟會商合作；等待時機，奪取武漢。遣劉道一、彭邦棟、覃振、成邦傑運動湘軍，重整會黨。命劉揆一駐申江，以圖湘鄂江浙之聯絡。四川方面，囑李肇甫、謝持等邀約熊克武、但懋辛、余蓋臣等協力合作。黃河流域一帶，以丁惟汾、于洪起、王用賓、焦易堂負責主持同盟分會，使革命潛伏勢力，日益滋長。與自担任聯絡南京，新軍軍官趙聲，並負責籌劃兩廣先舉義旗，

各省從而響應之。

未幾，鄂省革命黨遂乘機連綿發難，以年歲尚僅，工人受荒年饑饉之打擊，且洪江會黨頭目李金其、歐陽萬初、蕭克昌、姜守且、龔慶吉、王勝諸人，久蓄揭竿而起之志；馬殉難後，進行益力，遂一觸即發。此役之初，清軍大敗，黨軍集至三萬餘人，聲勢浩大，興與國父在東京聞訊，即派寧調元、胡瑛、楊卓林、孫毓筠、段書雲、權道涵、廖德藩、李發輝、胡國樑諸人，分赴湘、鄂、蘇、皖、贛各省聯絡軍隊、力圖響應。清廷命鄂、贛、江三省撫遣兵合力會戰，遂被圍攻，而遭潰敗。劉道一又往長沙，為撫署游擊熊得壽逮捕繫獄，清吏用酷刑訊供不得，遂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定獄，旋就義於瀏陽門外。與胡萍、劉、龔事敗，寢食俱廢，對劉道一之死，尤為哀悼。

萍、劉、龔之役既告失敗，清廷於長江流域，戒備更加嚴密。興乃設法兩廣之發展。時值欽廉兩府有抗捐風潮，清廷派郭人璋，趙聲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平亂。興乃乘機赴欽廉游說郭人璋、趙聲使發動革命，彼等慨然允諾，謂有正式革命軍起，當然響應。一

切佈置統緒，黨軍王和順，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之三那，大破清兵，一鼓而佔領防城，實與在欽廉祕密指揮之力也；卒以聯絡未周而遭失敗。

革命黨之經營桂邊軍事，皆爲興所指揮。欽廉舉義失敗後，往河內向國父請示。

國父命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分任鎮南關、平宜關、水口關等處之軍事活動，三關均屬桂邊要隘，尤以鎮南關爲天險。黨軍祕密佈置就緒，黃明堂等願爲先鋒，遂於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率其部衆，夜襲鎮南關；守兵不敵，竟棄砲台而走。興與國父在河內得鎮南關佔領電，翌晨即偕胡漢民、胡毅生、盧仲琳等乘越西鐵路前赴戰地，在同登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到達，關上已預派人來接，卽於是夜燃火炬登山。興因體胖最重，由數人扶掖而上，約九時抵關，明堂等奏樂歡迎，全軍鼓舞。二十九日，清廷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興與國父均在鎮北調度一切，督戰終日。傍晚，興與國父別明堂等下山，返越南籌款，以備持久戰。時清將丁槐，龍濟光各路援師大集，數逾四千人，取包圍式，向山上環攻。明

堂等悉力拒戰，迭傷清軍多人，卒以槍彈告罄，食糧斷絕，不得已於十一月初四日夜棄砲台而退。

鎮南關一役既敗，興與國父乃再定合謀滇粵之策，以欽廉會黨之勇氣可用。興遂統領鎮南關及十萬大山餘衆親入欽州，並函約駐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相機響應。籌備既竣，興乃率黎仲實、劉梅卿等二百餘人於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繞道越南，進攻欽州；高舉青天白日旗，列隊過東興附近之大路村，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告示，鄉民紛紛燃爆竹迎之。轉戰四十餘日，所向無敵，清軍疲於奔命，興之威名震動滇粵。因河內香港之運輸不靈，彈盡援絕，又與郭人漳部下發生誤會，故不克有終。

民國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舉義於雲南河口，擒清督辦黃玉藩。先是潛伏河口之軍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集合隊伍二百餘人，多裝苦工，散居附近鐵路沿綫一帶，商運河口巡警中之內應者，故能將黃擒拿，佔領

河口。血戰五六日，革命軍所預定方略，多未克實施。國父以爲憂，覺領導乏人。適興自欽州返越南，初四日至先安，國父在新加坡得電大喜，即電委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興初六日，從海防乘晚車入河內；初八日，即乘早車上老街，赴前敵督師。既至河口，見軍事進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進，貽誤戎機。乃力催黃明堂趕速添兵，沿鐵路進攻昆明。明堂恐糧食生問題，猶豫不決；興守候終日，意極焦灼，欲親率全軍前進，以此意商諸明堂，明堂乃撥兵士百人隨之，於是興縱馬前行，未及一里，各兵羣向天開槍一排，齊聲呼疲倦不已，興再三撫慰無效；更行半里，則兵士如鳥獸散。不得已，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敵約王和順相會。王至河口，共商進攻之策，亦以兵少彈缺爲慮。興乃欲親率各軍襲取蒙自，而將士多不聽號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軍隊，不能指揮他軍。遂決計回河內，擬徵集前在欽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駁壳槍，組織基本隊伍，然後再赴前敵。如是，則不慮他軍不聽號令，於是邁返越南。

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倪映典奉興命運動新軍反正，進行

極順利，遂向香港支部胡漢民、馮自由等報告，請與來粵主持。興得電，赴港與倪等計議，擬於次年正月初六日首義。倪先返廣州布置，興即與趙聲等同往發難，無如是年年終，新軍第二標營兵，以購國章細故和巡警互毆，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察將新軍二人拘去，營兵全往詰責，勒令釋回。恨巡警有意欺侮，復於次年初一日，集衆入城，折局毆警，粵督袁樹勛派官吏勸散。而第一標統劉雨沛將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免兵士出營滋事；均不從，遂蜂擁出營，旋復折回，揚言巡警派大隊攻營，全營震動，皆束裝防禦。劉雨沛出阻，被日兵鎗傷倒地。倪映典初三日早晨由港抵廣州，見事機迫切，遂臨時舉旗發難。以槍缺扳機，砲無子彈，卽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奪講武堂槍械局；一隊走東校場茶亭附近。時袁樹勛與水師提督李准等，已調動大兵，關閉四面城門，運砲上城，轟擊佔據官錢局後各山之新軍，新軍退據燕塘。興在港，夜間得報，急欲前往督戰，以廣九路局閉變，火車不通，急莫能濟。當兩軍酣戰之際，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與新軍戰於茶亭，倪躍馬衝鋒，不幸中彈被擒，卒殉難焉。新軍傷亡

枕藉，又遭慘敗。回憶同盟會成立以迄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廣州，已六年矣。興無時無刻不在奮鬥之中，以驅除殘虐，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唯一之職責。雖屢挫折，而領導同志起義之精神，未常稍減；誠可謂阻於愈強，奮鬥益堅。故卒能達到目的。自斯役以後，即接連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及武昌起義，而民國於艱難困苦之中誕生焉。

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興率同志舉義廣州，攻兩廣督署敗，死者不明，得尸葬黃花岡者七十二人。先是 國父因日俄協約告成，遂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約興與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集議於檳榔嶼，決在廣州首義。

興等既決議在廣州舉義，分途向國內外募款，其結果超過擬定數額。計美洲一帶七

萬餘元，南洋英屬四萬七千六百餘元，荷屬三萬二千五百餘元，（文島一埠僑商同志黃甲元、溫慶武、藍瑞元、伍連忠計捐七千餘元，由李柱中、胡國樑、柳聘農諸同志攜港交付）除當時購械開支及單據難查外，總共約計一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元。是年冬，興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之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興被舉為部長；趙聲副之，並兼交通科長；胡漢民為祕書科長；李海雲為出納科長；洪承點為總務科長；羅熾揚為調查科長；其他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各科任事。人事既經分工任事，進而謀軍事之配合，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以李海雲担任海軍。又擬攻取廣州後，分為三軍：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興自統之；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為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後，即會師北伐。又派熊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以充實力量。命劉揆一、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担任各省響應工作。興在廣州主持發動，先組織敢死隊，破壞各行政機關，奪取軍械子彈，開城以延新軍；並揀選同志中死士八百人，分為十隊。

一攻兩廣總督署，與自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聲統之。三攻督練公所，莫紀彰、徐繼揚統之。四、塔截駐防旗營界兼佔大北歸德兩城內，胡毅生、陳炯明分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黃俠毅分統之。六、攻佔飛來廟軍械局，兼破小北門以延新軍，姚雨平統之。計各統領百人。李文甫入旗界，佔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破西槐二巷砲隊營，羅仲霍破壞電局，則各率領五十人；所用暗號，皆以白毛巾爲標識。炸藥槍彈，多由女同志運輸。在廣州各機關，多標名公館，或假借利華工業研究所，或學員寄宿舍，以爲掩護，布置甚爲周密。

一切布置就緒，三月二十四日在港同志，大半進省，與於二十五日晚入城主持，各機關原定二十八日舉事，因有一幫軍械，二十九日始能運到分配，而廣州新軍，又有傳聞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乃密電香港趙聲等，決定三月二十九日舉義。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三哨保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發警察槍彈，且擬收繳新軍槍械。因此，胡毅生

主張延期，興以三理由堅持不可：「一、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二、則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三、則黨衆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準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並欲各部保全槍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之禍。」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聲所部返港，餘亦相繼退出。俄而林文、喻紀雲報告：「四日前，警局已奉搜索命令，且夕必發，機關必破，將遭危害。」堅欲集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興亦具決心。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到興處報告，謂「李準闖來之防營三營，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興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更原定計劃，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教練所所長爲湖南同志夏壽華，其學生中亦有多數同志。湖南同志黃一歐、胡國樞、柳聰慶先期入該所充學生聯絡發動。但至期而陳炯明所担任之八十人不至，而學生則有械無彈，不能發動。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興則自

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出發，而二十七八兩日，張鳴岐加派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獲機關數處，捕去同志十餘人。二十九日，謝恩里之總糧臺，亦被破獲，粵吏更發緊急命令三道：一、預備開戰；二、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與聞報，知事益急，即在小東營機關內布置一切，預備進攻。是日與所部閩湘兩省及華僑同志，俱集合聽命，趙聲部下，亦有數十人至。午後三時，忽聞鄰街之機關，又被清軍圍搜，捕去八人，餘衆慮將波及，不待夜間舉事之約，環請出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與率隊百餘人，由小東營出，競吹螺角，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即槍殺之，疾趨入督署，猛攻轅門衛隊。黨人何克夫、林文、謝梅卿、馬侶當先擊斃其統帶金鎮邦，攻入二門；二門兵及大堂之衛隊，倚柱抵抗，與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棄槍投降，願爲向导。於是與率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入署搜索，張鳴岐已穴垣遁去，渺無一人，乃置燃料於床，縱火而出。其時出據大南門之一隊，與水師先鋒及防營戰於雙門底，其分隊往據歸德門者，亦與清軍戰於高第街；因珠光里

一前黨人，先後遣散，前後無援而失敗。致使水師先鋒隊衝過，援救督署，與黨軍遇於東轅門外，黨軍與戰；與正舉槍對準敵人射擊，忽一彈逕直飛來，中其槍上之鐵機柄，擊斷右手扳機之中食二指第一節而轉落於地，與即用指之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四面合圍，與乃令黨軍分三路衝出，徐維揚、何克夫、鄒崐、周之貞等一路四十餘人，欲出小北門，延接新軍，與敵軍劇戰，陣亡及被擒者約三十餘人。喻紀雲、熊克武等一路七十人，進攻督練公所。而與自索之一路，僅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餘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相接，遇於雙門底。革命軍見其無符號，且舉鎗相向，方聲洞乃發鎗擊斃其哨弁，敵彈如雨，聲洞戰死，餘則人自爲戰，且戰且却，僅剩與自身一人。見勢危，乃以肩撞開一小店門，入而掩之。從內發鎗，擊斃敵兵七八人，敵爲退却。與乃帶傷易服，出覓其他友軍，以圖共同殺敵。不果，遂出大南門，至河南機關部中包裹指傷，而謀救濟之策。至攻旗界一隊，雖得預伏在城內之黨人，放火接應，以衆寡懸殊而潰敗。攻東警區一隊，聞督署鎗聲，不俟取齊，卽行進攻，爲警兵力

敵而退。往攻軍械局一隊，未至飛來廟，卽爲清兵發覺，退守東嶽廟側，敵與攻督署一隊會合。清軍不知虛實，亦不敢逼。延至翌晨，清兵集者愈衆，革命軍乃由廟側闖入狀元橋某米店，糞米包作壘，與清軍相持，拋擲炸彈，營兵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除負傷而得脫險者外，其殉難而死者，不知凡幾。同盟會成立後，各地時舉義旗，而犧牲之巨，究未有勝於此役也。事雖未成，然其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寰宇，故不數月，而有武漢起義，全國響應也。

六 武昌起義序幕

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後，興於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同志殉國之慘，犧牲之大，欲俟傷愈，以圖再舉，藉慰死難諸友。又聞楊守仁悲憤革命軍此次失敗，在倫敦投海死，興欲步其後塵，乃爲同志所勸阻。後經 國父之安慰，謂一身關係全黨存亡，若遂輕生，爲他黨所藉口，卽華僑籌款之路，亦爲斷絕，非愛黨愛國者所宜出此。興

乃忍辱負重，以待將來。

當廣州起義之前，興已隱居正，譚人鳳分往兩湖結合新軍以爲響應。在武漢設立機關與日知會，共進會，羣治學社，文學社祕密活動。及聞廣州失敗，各會社更取急進，遂決定以武漢爲起義之地，居正在漢口首先結合武昌二十九，三十兩標新軍。又組織一將校研究團，內附屬下士班，專爲運動下級幹部及士兵，成效甚著。

時清廷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而四川爭路風潮突起，聲勢洶湧，湖南應之，全國震動。湖北則因同志謀在武漢起義，暗自壓抑，以爲清廷注意。未幾，清廷端方率新軍四十二標入川彈壓。武漢同志，乃思乘機起義，推居正到滬與各同志接洽，並請興來武漢主持軍務。衆意待興抵鄂後，始爲發動，不意鄂督瑞澂偵悉，陸續捕去黨入甚多，迫不及待，遂於八月十九日（卽陽曆十月十日）晚九時，由工程第八營熊秉坤首先發難。

熊既發難，猛攻楚望台，旗兵多被擄殺，卽燒火藥庫，奪取子彈。蔡濟民，程國楨等率衆開砲轟擊督署，瑞澂，張彪棄城逃，於砲火聲中將新軍協統黎元洪爲鄂督。黎中

華民國軍政府，安撫人民。都署稍定，繼續遣師渡江，佔領漢口、漢陽，清廷調海陸軍來援，血戰旬日。九月初，湖南義兵起，遙響武漢聲援，與徐朱致仁、李書城等於九月初抵漢，十三日至武昌，黎都督在府門外築壇，拜與爲總司令。與命李書城爲參謀長，居正、宋教仁、何成濬、胡瑛、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吳崑、張翼文、馬伯援、劉揆一等皆爲督職員。十四日，與率兵渡江，與清軍戰，清兵聞其威名，乃傾水陸全軍抵抗。與命青山要塞砲隊轟擊清軍陣地，清軍敗退大智門火車站。十五日，又下令由鳳凰山發砲攻大智門，清軍死亡甚衆，降者約五百人。十六日，清廷任命湖廣總督袁世凱派使言和。十七日，與與黎都督會商，以袁主張君主立憲，拒絕和議。十八日，復開戰，武漢三鎮，均以大砲互擊，清軍因受兩面劇烈之砲攻，遂又敗退，放棄大智門車站。十九日，清軍三千繼大砲五尊，由馬路進至橋口作戰，與命龜山發砲攻之，擊散其步隊，武漢三鎮一時發生激烈劇戰，清軍所佔據之砲台，悉數毀壞。二十日，清軍回攻漢陽，與下令還擊，傍晚，清軍退去。二十一日，清軍在招商局碼頭壘船上，槍擊渡江難民，浮

屍滿江，慘無人道，乃命發砲猛擊躉船上之清軍，死傷頗衆。嗣兩軍對敵，互想砲擊，均無損傷。二十四日，湖南撥軍王隆中率四十九標抵鄂，與兩偵知清軍鬧餉內鬩，乃乘勢分兵三路，渡江攻擊，清軍大敗，退據歛生路。二十七日，與命分兵兩路攻漢口，一軍由黑山潛渡漢水，一軍由孝感包圍，而清軍在招商局躉船者，又被武昌鳳凰山之砲擊沉。清軍不支，午時革命軍佔守砲馬場；六時，清軍退至大智門，駐劉家廟大營聞警，復出大隊抵抗，革命軍乃退回漢陽。是日奪獲機關砲數尊，野戰砲一尊，子彈無算。二十八日黎明，與下令分三路進攻，會合於橋口，兩軍成膠着狀態。乃設計以空渡船五六艘，繫之以繩，由漢陽沿江而下；流至招商局，清軍見有渡船沿岸而來，以爲革命軍乘夜襲擊，遂將橋口之兵調動沿河列陣，用機關砲，野砲向渡船射擊，而順江東下之空渡船，仍出沒隱現不稍却，故清軍鎗砲之聲，徹夜不絕。至天將破曉，始將空渡船收回，並先令橋口之軍，乘勢進攻，即將橋口之清軍包圍，清軍因彈盡援絕，遂下令停戰。二十九日，革命軍均駐後湖一帶，包圍漢口，成一弧形線。三十日，兩軍交戰，純用開花

砲轟擊，革命軍據武昌砲台擊毀招商局碼頭蘆船一艘，並一面克服灰麵廠。十月初一日清軍以大砲攻漢陽兵工廠，與命頑砲回擊，夜半三眼橋之戰，清軍千人，革命軍不及半數，爲敵所輕視，下令佯爲敗退。迨清軍猛進至三眼橋，乃令伏砲齊發，清軍慘敗。初二日，革命軍攻克梅子山。午時，清軍攜野戰砲潛伏三眼橋附近，爲梅子山革命軍砲聲，死傷過半。漢陽清兵亦被追至蔡甸以外。蓋是日之戰。與命三路進攻，清軍陷於絕境，首尾不能相顧。初三日，漢口清軍三千，由孝感對岸之新溝，設置布橋，私渡漢水，服裝如革命軍，手持白旗，與蔡甸開來之清軍，會合向革命軍戰於美娘山，各死千餘人。初四日，漢口清軍一鎮，於午前赴雨淋山，蔣以全力爭漢陽，守雨淋山之革命軍潰退，清兵遂佔領之。午後，興出軍奪回雨淋山，並奪獲機關砲二尊，驅逐清軍於十里舖。初五日，興自督師，與清軍戰於十里舖，清軍大敗。詎料革命軍中有砲隊管帶張振臣潛通敵，使駐城頭上之清軍得猛力撲攻，遂佔扁担山，與隨率敢死隊擊退之。初六日張振臣爲敵內應，故龜山、黑山之砲皆不發，地雷火線亦被割斷，清軍奮力進攻，復

佔龜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等地，漢陽遂不能守。袁于初晚一面別各電辭總司令，一面作城亡與亡之戰鬥，旋爲周志家難，退出漢陽。登江輪渡至中流時，與回顧漢陽城，撫膺悲痛，欲縱身投水，幸同誌相救，遂得免於寒涼。袁於初晚，由漢陽乘輪渡至中流時，與回顧漢陽城，撫膺悲痛，欲縱身投水，幸同誌相救，遂得免於寒涼。

十月初七日，清軍佔領漢陽。而武昌方面，自歸黎都主持，以有艦隊作掩護，清兵真能渡。未幾，而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廣西、四川、烟台、漢州等處，已次第舉義響應。南京亦于十一日克復，清廷知大勢已去，乃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停戰議和。

南京克復後，袁復江蘇，電催赴下游，策劃鄂與北伐事宜。而獨立各省之都督府代表至鄂，初擬組織臨時政府，武昌，繼因武漢軍情緊急，乃議定將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舉袁爲大元帥，指揮鄂及北伐各軍。俾號令有所統一。與乃一再推讓督督，而以之任，且知 國父已由美回國，不日抵滬，請代表會廢除元帥名義，舉 國父爲大總統。

七 民國成立後之政治生活

國父由美歸抵滬上後，與前往會商，並與各方接洽選舉總統事宜。十七省軍政府代表，假南京舊諮議局開會；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孫大總統於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舊曆十一月十三日）以後均改用陽歷）就職於南京，以興爲陸軍總長。

南方大局奠定，北方仍爲虜廷勢力。袁世凱派代表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代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代表袁世凱四條件：一、廢除滿州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退位酬酢；四、自庚子以來貧苦之清人。唐代表即轉告清廷，清廷於共和政體不違承諾。與明初因和議，今何能言不聽。至是，見清廷無誠意言和，乃復定作戰方略，以湘、鄂爲第一軍，由本路進湘、鄂、皖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爲第三軍，烟台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

第二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撲廢廷。各軍受命，乃秣馬厲兵，向前進發。袁世凱見大勢無可違抗，且因孫大總統就職時，曾有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即行辭職宣言，遂亦令北方將領逼清帝退位，欲乘機獲得大總統職權。清廷不得已，乃以決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和議遂成。革命各軍，乃停止前進。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十三日，孫大總統遵照宣言，即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並推袁世凱爲繼任人物。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以己之力量在北方，不允南來，遂改在北京就職。而南方軍隊衆多，則特任與爲南京留守，總轄南方各軍，以資鎮攝。

民國元年秋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在北京改組爲國民黨，舉 國父爲理事長，與等爲理事。而他派之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等，表面雖與國民黨合作，而袁則暗中利用諸黨與國民黨相抗衡。與在滬聞之，以爲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更就政治正軌，乃同 國父北上觀察大局。時袁世凱已於八月十五日，擅殺參加武漢首義之張振武、方維，中外譁

然。京津同志，均電阻。國父北上，國父毅然就道，與亦於九月中旬至北京。袁世凱以組閣人選請。國父與與推薦，以結好於黨人。國父當推薦與，而與轉薦宋教仁及沈秉堃等。袁世凱以沈容易駕御，贊許沈組閣。黨中同志對沈之意見不一，會議結果，遂完全推讓袁之親信趙秉鈞，以觀其後，惟附帶條件，全體閣員，須加入國民黨。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滬遇刺。袁世凱與趙秉鈞爲主謀，又不經參議院同意而借債二十五萬磅，購軍械，擴軍隊，收買南方無知軍人，謀以對付本黨。並於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民黨之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職，陰謀畢露；任命第六師師長李純率駐鄂北軍開抵九江，第一軍段芝貴，第二軍馮國璋將兵南下，鎮壓國民黨之反抗。國父早命南方各省預備舉兵討袁。時李烈鈞已回贛招集舊部，於七月十二日扼紫湖口要隘，佔領砲台，宣布獨立。派林虎進攻屯駐沙河鎮之李純軍隊。國父見南京軍界觀望不動，乃命黨員中之任各軍官佐者，舉兵應贛。與於七月十四日親至南京，召集軍界會議於李相府，請蘇督程德全通電各省，宣布獨立，德全允之，並

通，防禦袁兵南下。一面分兵扼守臨淮關，以握南北要塞。十六日徐州討袁軍向贛莊攻擊，與袁軍第五師連戰數日，討袁軍失利。與乃飛調一混成支隊，會合第九師反攻制勝，逐敵軍至淮河以北。惟防線過長，左右缺兵掩護，袁軍乘隙抄襲後路，徐州遂於二十二日失陷。湖口方面，被袁軍海陸夾攻，亦於二十五日失守。袁軍勢力逐漸伸張，滬寧一帶，輿知一時不能有所作爲，令各軍保存實力，以待來日再舉。

討袁一役失敗後，國父赴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與則往遊美洲，舟抵舊金山，中外人士，醵立埠頭歡迎者達萬餘人。既抵美，致力於中美邦交之親善，在美洲各歡迎會上講演，嘗謂美國在民國二年以六國銀行團有干涉內政之嫌，而能毅然脫離銀行團，其意至善。爲抵制日本獨霸東亞計，中美實有親善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亦爲欣服。後以肝病咯血，避居美東費城之鄉村靜養，藉習英文以消遣。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稱帝之逆謀昭著，蔡鍔自北京潛至日本，期與與合力討袁。以

興養河北美，乃獨自先往雲南。張繼、李根源等欲向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供雲南起義之用，富商所徵仰者惟興，聲明必與簽名，方能如數照借。張繼以急電告興，興商於國父，計議結果，囑張孝準代爲簽名。又電促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以資接濟。故蔡錫能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雲南首義，西南各省起而響應者，實興潛籌默運之力也。興於民國五年六月三日，方由美抵日本，而袁世凱卽於六月六日病斃於北京新華宮。興遂由日歸抵滬上，國人聞訊，以函電來商國計者，日加繁多，因積勞故，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數盃，景絕經時，延至三十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竟溘然長逝，享年四十三歲。一生盡瘁於革命事業，謀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願天不假年，民國基礎未固，竟與國人永別矣。

革命先烈傳記

黃興傳

三

宋教仁傳

一	立志革命的經過	三五
二	參加革命初次失敗	三六
三	加入同盟會後的建樹	三七
四	病中憂國的心情	三八
五	遼東舉義之失敗	三九
六	衛國保土的偉著——閩島問題	四一
七	參與辛亥廣州之役	四三
八	籌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并策動義師	四四
九	武昌起義中的政治建設運動	四六
十	臨時政府時代的勛猷	四九
十一	努力黨務政治和被害	五二
十二	殉難影響和身後哀榮	五六

宋教仁傳

一 立志革命的經過

宋教仁，一名鍊。字懋初，別號漁父，湖南桃源人。幼時天資聰穎，過目成誦。十二歲喪父，賴母教養成成人。貧而好學，刻苦自勵。性沉毅，富判斷力，重感情，好交友。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學堂肄業，便抱改革思想，開始物色同志。聞黃興由日歸國，在鄂演說，痛詆清政府的腐敗，並提倡改革，他非常悅服，便和與相結合。後與因演說遭清廷之忌，離鄂赴湘。主講明德學堂，他也於八月棄鄂回湘。當時同志集湘的，尚有陳天華，張繼，劉揆一等，於是集議組織革命團體，號曰華興會，公推黃興為會長；其餘各人，分任結攬志士和運動會黨的责任。教仁和胡瑛等，并籌設支部於武昌，名曰科學補習所，策應總會。

一一 參加革命初次失敗

華興會成立後第二年秋，各會員分頭經營的結果，都很圓滿，便決定實行發難。恰好十月初十日，爲清太后那拉氏誕辰，照例一切官吏，必舉行慶祝；就預定在那五分長沙、常德、衡陽、岳州、寶慶五路，同時舉義。先從聚殲官吏下手，并決定常德一路，由教仁主持。教仁奉令後，便返常德，聚集同志，積極籌劃。因餉精缺乏，想把自己產業賣去來抵補，一時又急切難成，只有改計赴省，另籌愷款。九月二十二日買舟起程，二十九日到省，徧訪各秘密機關，只見有被封的；有改變原狀，不留一點痕跡的。再到黃興住所，守門的說：「已十天沒回。」一時心中茫然，正在街頭躑躅思索，突然遇見曹亞伯，就同到聖公會密室裏敘談，才知道謀洩事敗，深爲扼腕。不久，又知武昌學堂，因察悉他參加革命，已把他除名，就悄然轉滬逃往日本，繼續求學。

三 加入同盟會後的建樹

到日京後，先進順天中學，補習日語英文，後入法政大學，購卷聽講。他家既貧，這時逃亡異域，自然更感困難，幸賴留日京的文普通學堂中舊同學們的協助，爲他籌了一筆款項，才得以繼續學。這雖然是友朋們的義俠，實也因致仁志行超衆，爲人敬愛的緣故。他得了資助，更加奮勉，時時作文譯書，兼任學校漢文教授，以所得聊爲補助，後來又設法領到公費，其困始解。

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春，他因感於國內人心死氣沉沉，想用文字的鼓吹，來激動人們的心絃，便會同張步青、陳天華、程家樺、黃興等十餘人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祕密運輸國內。有一夏天，他和家樺偶然同訪日人宮崎寅藏，宮崎告他：國父孫中山先生將來東京的消息，他久慕國父之名，尙未會面，聽了深盼有機一晤。過了幾天，國父同宮崎同來雜誌社參觀，致仁便領了識荆之願。當時

中事務和同志意見，曾作詳切的詢問，都由教仁等一一作答。未幾，國父又爲衆人縱論世界大勢和革命方略，教仁等聽了，都暗暗嘆服，許爲革命唯一領袖。七月三十日，就有革命大集團——中國同盟會的出現。國父當選爲總理，教仁被選爲執法部檢事。當時黃興等又提議創辦民報，教仁因二十世紀之支那，刊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動日政府隱衷，假名妨害公安，派警查封，所以更極端贊成民報出版行世。民報上署名強方齋的，便是教仁的傑作。有時他并幫助社務，在當時實是國父的左右手，黨中有名的健將。

四 病中憂國的心情

教仁好學成性，加入革命運動後，仍不忘讀書，而讀書更不忘革命。那年十一月，見日政府受清廷嗾使，頒布留學生取締規則，他的摯友陳天華，憤而投海，他爲文紀其事，語極沉痛，載之民報，一時人心激勵。他又和楊卓林、寧調元、胡瑛等發起聯合會

謀抵制。清駐日公使楊儒奏請除名驅逐，不許留學，於是改名曰鍊，入早稻田大學習法政。同時對於財政經濟各門，均一一涉獵，悉心研究。他高深的學問，可說是在這個時期，奠了基礎。這樣過了二年，卒因勤苦過甚，在宣統二年秋天，忽然染了沉疴。客中舉目無親，乃入醫院就醫。醫囑屏絕思慮，然他病中對於國事，終不能忘懷，甚至觸動愁思，不能成寐。夜闌人靜，口成一絕云：「四壁虫聲急，孤燈夜雨寒，此身愁裏過，故國夢中看。」接著想起自身如夢，此病不起，生平志願，將付流水，不禁悲從中來，伏枕而泣。適有日夜來訪問，見狀大驚，問他何以與悲，他說：「爲吾祖國事，君何能知。在這傾刻間，吾彷彿不知歷幾許時事了。」日夜地囑咐嘆息。他爲國的心緒，至此就見出大概了。

五 遼東舉義之失敗

到了冬天，大病告痊，一身輕快。覺得在異國鼓吹革命，效力不免遲緩，不如親身

回國做實際革命運動，就決計輟學返國。又鑒於當時革命運動，在南方已是再接再厲，而北方未免冷寂，所以決定從北方下手。他在日友萱野長知處，早已探知遼寧馬俠內容詳情，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春，又識日人末永節、古河兩人。古河曾做過馬俠中頭目多年，允任引導，敦仁便想往東三省運動馬俠起事。他把這事和黃興等商量結果，都認為可行，就約同志白逾桓、吳岷、日人古河等回國，共同進行。逾桓因事先行，相約在馬關相會。三月尾，敦仁到達遼寧的安東後，因清探密佈，不便入內地，乃一面細考地圖，詳察形勢，調查風俗人情宗教，為用兵的基礎；一面囑逾桓借日人小長谷，往鳳凰城調查一切；又寫信給馬俠頭目李逢春、朱二角、金壽山，聲明使命，示以革命宗旨，請其共舉義旗。李等也是草澤英雄，接信後表示贊同，從此遠近來歸的一天天加多，敦仁就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以為貫輸主義主持革命的中心機構。到了夏天，聽到革命軍已在潮、惠舉事，就擬同時發動，先佔遼寧，再逼榆關，而窺京畿。不料賊廠招兵，風聲走漏，逾桓不幸被捕。他見大勢已去，就改了裝束，逃往日

京，再待機會。

六 衛國保土的偉著——間島問題

教仁返日京後，致力於同盟會機要和民報的革命宣傳外，同時仍鑽研學術，備將來革命建設之用。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的春天，中日間島問題起，清廷沒法應付，交涉將敗。他却採取了各著述，游取了當時報紙，著成「間島問題」一書。駐日清使聽知後，就間接托人購寫意之國內外交當局，外交當局憑着這書，才把難題解決。因此會慶番請他去任外交重任，但他却堅決拒絕；僅將所獲稿價，半數購書，半數贈送同黨。而他的聲名，就由此傳遍中外了。那年冬，民報二十四期中有革命之心理一文，日政府認有激揚暗殺破壞治安作用，勒令封禁。教仁和社中同志，向法庭訴日政府違律，不得直，就擬聯合同人，繼續在英國出版，因別的原因，沒有實現。民報被封後，黨的勢力，當然受了不少影響；黨的經費，亦更困難，教仁便譯了日人

籌備之財政學一大部；由僑日華商購稿銷行國內，得款數千元，充作黨中之用。到第三年春，廣州新舉事又失敗，同盟會的精神，又更鬆懈下來，教仁深爲太息，日和譚人鳳、居正等商量整頓辦法。適國內鄒代藩來日京和譚人鳳、鄒永成同居神田北、神保町，對同盟會建議三策：一，在北方舉事爲上策；二，在長江流域舉事爲中策；三，在邊疆舉事爲下策。經教仁與人鳳約集林文、何天炯、呂志伊、蕭翼鯤、張鎮衡、鄒永成、周來蘇、首紹甫等數十人決議，以中策爲上策，實行組織長江機關。當時教仁並提案：湘省新化縣錫鑛最多，由他與日本人交涉，全數售與日本商人，可得數千萬款，其中每百兩銀，可得手續費銀五兩，是每年可得手續費一百數十萬兩，卽以此辦理長江機關進行事項。衆以爲鑛商多是鄒家親友，遂推永成、鎮衡返國和新化鑛商交涉，鎮衡等返國後，在漢口租界安善里組織廣益礦務公司，以便內外接洽；又由人鳳去香港，向諸同志傳遞。可是到時，黃興趙聲已準備再攻粵垣，就不及實行。

七 參與辛亥廣州之役

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秋，教仁因寄身異域，不易發展，就回上海，經于右任、陳其美等請入民立報任主筆，署名漁父。憑着他犀利的筆鋒，和淵博的學理，對清政府痛加攻擊，於革命主義，竭力提倡，智識界爭相定閱，成爲革命最有力的刊物。第二年的春天，香港統籌部重謀大舉廣州，連電教仁前去。那時他也正在滬上有所聞，因此同志多尼他主持中路，爲南路策應。同時又有人覺他此去危險性太大，最好不去。他却慷慨說：「這點你們不必怕，這功了是爲四萬萬同胞造福；不成於我一顆頭顱就完了！」當即將館中筆政，托方潛暫代。僑署名漁父，免人啓疑。三月中旬到港，統籌部便請他繼陳炯明任編制課課長，一切布告令文，都出他手筆。這一役，原定三月二十九日聚集各省志士，同時發難，攻取廣州。二十五日，由黃興先入省主持，胡漢民、趙聲、發仁等在港計劃，預備到師期再行入省共舉。二十七日，因事被清吏偵

悉，省中一部同志奉命退港。二十八日，又覺事有可爲，又電派人速入省。港中同志，因二十九日趕不及上省，電請展期一日。但到二十九日上午，省中重要祕密機關，已次第被破，迫得黃興不能再待，就倉猝率在黨人進攻督署。等到教仁等抵省時，大事已敗。同志死事的壯烈，黨中犧牲的重大，都在各報之上。教仁等傷感之下，只有折回香港，趕辦善後。常粵省事敗消息傳至滬上時，民立報同人紛紛爲教仁感難免。後接一電，譯至宋字，都不忍卒譯，定詞後再譯。見家玉琳，驚意始減；但仍固候他許久日子不見回來，心中忐忑難安。有一天，忽見教仁翩然歸社，都欣喜若狂。經教仁報告失敗經過，又不禁沮喪萬分。教仁却安慰說：「這次失敗，然有極多經驗；是爲日後取法。」同志聽了，方才重振精神，致力社務黨務的進行。

八 籌組中國同盟會中流總會并發動義舉

三月二十九日一役，黨中曾說盡盡，莫與俱爭，消聲匿跡而後，黨人都悲愴滿懷

，無限消極。教仁雖免不了憂傷的心情，但却沒有消極的意念，他於協辦善後事畢，便同陳其美返滬，一方主持革命言論，一方埋頭研究進行方策。他鑒於這次失敗，認為以後再舉，必須審慎周詳，嚴密籌備。當時即以在京所議之三策，加以衍述：（一）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密聯北方軍隊；更結束三省馬俠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統一全國爲上策；（二）在長江流域，各樹潛勢力，一聲令發，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爲中策；（三）在邊疆要衝，密組機關，一朝大舉，進據各塞，徐圖攻取爲下策。衆認爲上策行之較難，下策行之已敗，決行中策，亦如日京同志之意。教仁就和其美及譚人鳳等籌組「中國同盟中部總會」爲實行的樞紐。仍奉日京本部爲主體，認南方分會爲友邦，以資聯繫。由教仁起草總會和分會章程，於六月初六日開成立會。會長一職，虛位待賢，教仁和其美、人鳳、楊譜笙、潘祖彝當選爲總務幹事，史家鷹、呂志伊等爲候補幹事，組總務會，統攬事權。又設庶務、會計、財務、文事、交通五部，由總務幹事各兼一部，教仁擔任文事。總會成後，就籌立各省分會，潛佈實力。由人鳳往鄂同

居正、孫武、詹大悲等將共進會、文學社合組湖北分會；曾傑赴湘同焦達峯、楊任、鄒水成、謝介僧等組湖南分會；范鴻仙、鄧贊成赴皖籌設安徽分會。三會都直隸總會。主要任務，爲運動各省軍隊，主持革命義舉。又因長江中下流域，雖已有布置，上流的川、陝兩省，地形險惡，也須物色同志經營，以策萬全。恰巧吳永珊由東京本部過滬歸川，又有井勿幕已在陝西運動軍隊，派人來滬，有所密謀。致仁便分別和兩人接洽，囑其合作，各立分會，使成首尾一貫的形勢。至於實行方面，確定由武昌發動，理由是：武昌爲湖北重鎮，位居全國之中，交通四達，同志易聚，地理人事都相宜。但武昌東有大江，敵艦易入，西有漢口租界，對外煩雜，且爲京、漢、滬、鄂鐵路交錯要衝，清軍朝發夕至，不宜於守，故決定武昌一動，四方卽起響應，使清兵措手不及。計議既定，就通告各分會，都本此計劃，積極籌備。

九 武昌起義中的政治建設運動

清政的腐敗及苛虐，本已不滿人心；七月初，清廷忽頒鐵路國有令，一時川、鄂、湘、粵各省人民，齊起反對，川人尤爲激烈。清廷令端方調鄂省新軍入川，諭令格殺勿論，因此輿論更激。鄂省同志，就擬乘機發難，派居正、楊玉如往上海購槍，并迎教仁、人鳳、黃興等前去主持。教仁也認爲是千載一時良機，正要動身，忽胡漢來電告所事尙難急發。教仁就囑居正連械先行，自己留滬，策勸各方。他一面電黃興速來上海共商；一面囑范鴻仙、柏文蔚攻取南京；一面助陳其美、李燮和圍取上海。

八月十八日，漢口黨人孫武因製炸彈不慎，爆發受傷，潛逃就醫。警士聞聲，入室搜查，機關無意被破，密謀敗露，黨人名冊被擄去，當晚彭楚藩、劉堯、激揚宏勝三黨人，就被捕遇害，一時黨人個個自危。第二天夜晚，新軍中領事蔡濟民、吳醒漢、熊秉坤、居正等，爲不得已，軍倉猝率新軍發難，進攻督署，清吏棄城而逃，武昌就告克復。於是擁黎元洪爲鄂軍都督，宣告革命宗旨，接着督師佔漢陽，革命軍聲勢乃大振。

當彭劉楊三烈士遇害消息傳出時，教仁正抱病臥床，聽了不禁肝腸寸斷，連說：「

愈，正籌備西上，恰巧黃興到滬，就和興同行。九月初七日抵達都督府時，革命軍勢正挫，局勢危急。衆見教仁和興到達，都大喜，就推興爲戰時總司令，率師反攻；推教仁和胡瑛辦理外交事務。革命軍和清兵轉戰武漢，外人始終嚴守中立，教仁折衝樽俎的功勞，是極其偉大的。他於致力外交之外，又獨具隻眼，以爲破壞開始，建設最要，所以特別注意於新政府的創立。他和民政部長湯化龍等計議後，親草臨時約法，通電各省，推代表即日來鄂組織臨時政府。後因各代表來鄂的不多，就赴滬親促，俾速組政府，統一軍政，便利國事的推進。到滬後和各省代表開會於江蘇教育會，決定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臨時政府於武昌。會議畢，代表除一部份留滬任通訊聯絡以外，餘都紛紛西上。各代表到鄂後，開會結果，否決責任內閣，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稿紙傳到滬上，滬上的代表不同意。正在這時，漢陽失守，武昌危急，幸而南京已告克復，形勢又爲一變，就決定臨時政府改設南京，鄂中代表也就東返。教仁因開江浙聯軍克南京後，發

生江蘇都督問題，便順往調解，結果糾紛平息。衆因教仁長於政治，請其主持民政，教仁因中樞大計，尙未確立，婉辭返滬。

十 臨時政府時代的勛猷

當赴鄂代表尙未東返時，留滬代表已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并決定總統未產生前，一切職權由大元帥代理。但黃興固辭不就。後來駐滬代表將此案提請赴鄂代表追認，赴鄂代表也未予以追認。這兩地代表意見的偶左，有人誤會到教仁有圖做內閣總理的計謀。結果集會再選，以元洪爲大元帥，興副之，但因元洪在鄂，不能負責，推興暫代，興仍未允，這事就虛懸了匝月。十一月初，國父由海外歸國抵滬，舉國狂歡。教仁遂和胡漢民等集議，決請國父出主國政；又擬請興任國務總理。興仍不願，同志遂主張不設。教仁審察國情和大勢，認國務總理一職，係屬必要，就起而力爭。國父因興既不願任，就派張繼去請教仁担任。教仁聽了說：「這絕對不成！人不將以

我目前的力爭是爲自己打算嗎？」便約居正、田桐等親去勸與，好容易得與允可了，可是到南京去和各省代表協商修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加設國務總理的結果，却仍被否決。十一月十七日，國父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十九日，黎元洪當選爲副總統，同日，國父提出國務員名單，以致仁爲內務部長。亦因從前的誤會，沒有通過。凡此種種，在他必悻悻爭辯，教仁却毫不在意，其宏量實爲常人所不及。一月十五日，政府任命爲法制局總裁，他就本其宿學宏識一心草擬建國重要法規，而反對派報紙，故造蜚語，誣他納妓等等，他都一笑置之。友朋中有勸他馳函更正的，他却說：「事實勝於雄辯，豈能誣我？」他光明磊落不與舉小爭短長的氣度，又可見其一斑。

臨時政府成立後，清廷見大勢已去，遣袁世凱與革命軍進行和議。議成清帝退位，全國統一。國父就辭大總統職，向參議院薦世凱繼任。但事先約好，必要世凱南下就職；并建國都於南京。其用意：一是要藉此貫通南北聲氣；二是要打破主政人帝王迷夢。可是兩事正打着了世凱心坎，因此遲遲不肯南下，民國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中。教

仁心中憂慮，政府也頗着急。不久，政府派他和蔡元培等爲專使，北上迎世凱。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世凱大開正陽門相迎，以示隆重，一切接洽，都頗圓滿。不料第三天晚上，京中忽鬧兵變，火光燭天，大肆焚掠，槍聲不斷，人心惶惶。教仁等所住法政學堂，也有亂軍持槍闖入，幸早已隱入密室，得免於難。第二天，兵禍連結到天津、保定，一時風雲慘淡，謠詠繁興。世凱就假此爲坐鎮北方不能南下的藉口。教仁等不知是計，就電國會請准許世凱就職北京，國會也覺得顧全大局爲重，予以通過。世凱就任後，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改組新內閣，教仁被任爲農林總長，農林總長雖不是教仁所長，但經他努力的結果，在極短時期內，先後草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等法，制定農林大綱和農林政策，擬設墾事總管府墾殖廳諸制等，雖尙未見實行，然已粗具規模。不久世凱擅權縱恣，破壞約法，命令不經內閣副署，紹儀憤而辭職，教仁平日政見，向主責任內閣，至此，見內閣之權，已被侵奪，繼任的總理，又爲世凱私人，知本黨政綱，決難實現。就和蔡元培、王寵惠、陳其美四總長，同時辭職。當時總長月薪，祇有二百元，世凱

爲寵絡人才伸強私權計，曾交付各總長交通銀行支票簿一本，聽其任意取攜。至此，各總長送還原簿，獨教仁分文未動，世凱爲之失色，其妬殺教仁之心，遂由此而起。

十一 努力黨務政治和被害

教仁去職後，知世凱野心勃勃，蓄意摧殘本黨，便想運用政治手腕來制裁他。原來自臨時政府北遷後，國內政黨，如前後春筍怒生，都想在政治上爭些權利，初無所謂一貫的匡時政策和特殊的目的。其中只有世凱的御用黨——共和黨，它却是啣有和本黨抗衡勢力的作用的一個大黨，時常聯合些小黨，在議會上扼制本黨的主張，因此，教仁就想擴充本黨範圍來抵制世凱的跋扈，並鞏固共和的基礎。經他奔走的結果，就在八月二十五日實行宣布，以同盟會爲主體，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會、共和黨進會爲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會，發表宣言，請國父臨時致辭，當選國父爲理事長，教仁等八人爲理事。由是黨的勢力日漸擴張。不久，國會選舉，本黨所得議席，佔

大多數，教仁的圖謀，可說完全成功。

教仁自離鄉井，奔走革命垂十年，前因大業未成，所以公爾忘私，到這時民國奠定，選舉又如願以償，覺得老母倚門倚閭，定省久缺，便京裝返里省親。其母見教仁久出遠歸，歡慰之情，不可言狀。教仁也感天倫之樂，想暫時息影林泉，以娛慈親。可奈國家正在多事，時局猶未定，他不能不而前赴後繼，只得移孝作忠，在老母雙眼垂淚之下，拜別慈母，到京復職。他這學理，完全是個大政治家的風度，所以得到羣衆的景仰。他主張責任內閣制，但並不必自負己責。即這一點，就可見他持論的光明正大，所以敵黨對他，也不由不爲之心折。可是這事却使北京的當局驚心，先使人匿名著論，和教仁對辯；又使所謂「救國團」的通電責難。教仁却從容據理駁復，同時又代黨草具政見綱要，對政體政策作精詳的闡述，預備攜往北京，提交本部審議公布。那時正式國會議員陸續北上，國父派教仁代理本黨理事長，世凱更爲不安。便抱定兩雄不並

立的決心。當時的內閣總理趙秉鈞，是世凱平日豢養的走狗，世凱既決意剪除教仁，就授意秉鈞。秉鈞奉命後，即令自己心腹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主辦其事，述祖又把這事交付浙人應桂馨，許他事成厚酬。桂馨是個唯利是圖的無賴，胆大妄爲，受命後，開始追縱教仁，由寧至滬，暗中設立機關，祕招徒黨，朝夕圖謀報命，想圓他富貴的好夢。剛有管人名武士英的，原名吳福銘，性子兇悍，長於射擊，是前清一個失意軍人，窮極無聊，流落滬濱。有人把他介紹給桂馨，桂馨見後大喜，款待特厚，又許他重金。不久，聞教仁已定期北上，就給士英手槍一枝，教仁的相片一張，囑他率同葉玉如等預先埋伏於滬寧車站，向教仁下毒手。

教仁自奉 國父命代理本黨理事長後，即定三月二十日北上主持一切。將行之前，忽有友人告他有人謀害消息，請他嚴防，他却毫不在意，並且對人說：「在此光天化日之下，難道有卑劣橫暴不顧國法的人？恐是官僚或異黨暗佈擱障。即使果有其事，我難道可因畏懼就放棄我的責任心嗎？一當夜仍由寓所接時起程，到北站後，先和同行的及

送行的在議員接待室休息。過了一會，由吳仲華引導上車，和拓魯生、黃輿、陳秉、廖仲凱等同車站出口處橫列而行，才到剪票處，忽聞砰然槍聲，起於近處。一時行人都各自奔避，獨有子右任因尙與友人在接待室敘別，回頭見諸人都已離室，以爲已上火車，正出室匆匆趕往月台。忽聞槍聲，心知有異，急去詳察，只見教仁一人斜臥鐵椅上，慘然說：「我中彈了。」右任大驚，一面囑人從速輯兇；一面借車親送教仁入滬寧鐵路醫院治療。可是凶犯早已趁人心驚慌秩序紊亂中潛逃無蹤了。

教仁到院後，卽由醫生檢視創傷，見槍彈自右腰後射入，便用手術取出槍彈，注射止痛藥，使他安眠。然傷處適近心臟，所以流血雖少，痛苦特甚，雖用止痛藥劑，仍輾轉呼號，慘不忍聞。因不知仇殺的是何人，在痛苦呻吟中，連呼「是誰誤會我呢？」不絕。後見黃輿等都來院探視，便手招近前說：「倘我身死，諸公對國事務望勇往直前。」又囑電世凱勸他保障民權，鞏固國會，安定大局；確立憲法。當夜傷勢加重，便血不止。第二天早晨，神色慘變，危險萬狀。中西醫生都說：「腸臟已損，亟須開割，方

有生望。左右任和同志會商應允，即於當日下午二時，先施迷藥，後動手術，將腸臟修補，血塊除去，後縫合傷口，注射嗎啡，定其神經。從此後就奄奄一息，二十二日晨，曾最後掙扎，對書記劉白斷續說：「我所欲說的，已告有任了。」原來教仁自受傷後，自知難起，在醫院等候檢視時，曾以三事囑右任：（一）以書稿贈南京圖書館；（二）請故人撫卹其家，善待其母；（三）囑同志勿生悲觀。宜登報對事，復興民族。到此時，更覺得斷無生理，故對劉白再為簡單一提。不一刻，同志公集，教仁雙目注視故友，兩手時合十字或撫胸際，正像千言萬語，難吐一字。黃興和孫君，但含淚俯首在他耳邊說：「遜初！你放心，國家大事，我們一定盡去做。」一說畢，這位匡國濟時的偉人，便舍中華民國而長逝了！但口目俱張，暗示無限遺憾。在場的人觀狀，莫不失聲而哭，悲憤慎膺，誓為教仁雪恨。

當教仁遇刺消息傳出後，全國震駭，輿論沸騰，都認兇犯有政治背景。及教仁殉難。羣情尤激。而主使人的方面，反造謠惑衆，淆亂聽聞，甚有誣爲本黨自爭權利互相殘殺的。黃興和陳其美格外悲憤，因與當地警政和鐵路當局各懸重賞，嚴緝兇犯，務澈底根究，以明真相。數天後，就出本黨特派員探得線索，引導巡捕，在英租界妓寮中捕獲桂馨。繼又在其家搜得謀害手槍和證物多件，而開槍行刺的兇手武士英，也因以被獲。在證件中，又找出葉鈞、逃祖與桂馨的密電碼三本，和可疑函電數起。再加上犯人的口供，十足證明了此案內情，並非簡單，而實是當時身爲國家元首的袁世凱所主謀。真情既露，全案大白，中外人士，都抱不平。然而世凱非但不認罪服法，以平衆怒；反而更加專橫，勵兵秣馬，準備拿武方來壓迫不平的人心。本黨爲貫徹革命，維護約法，就暗中準備軍事聲討，不久即有二次革命之役。

教仁生於紀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西曆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八日，死時年僅三十二歲。有白髮老母在堂，妻方氏，生子振昌，尙未成年。因其畢生心血，致力於學，盡

瘞於國，不事生產，以致環堵蕭然，淒涼滿目。死後當由故舊陳其美等代集資金，植殮成禮。第二天由醫院移柩，暫殯湖南會館，中外各界，執紼送殯的數千人，素車白馬，備極哀榮。後來又經黨人奉葬於上海閘北某地（今稱宋公園），並樹立銅像。他的豐功偉績，便永垂千古于不朽。其家屬則由政府給恤，其子並由政府資助出國求學，以慰忠魂。

朱
執
信
傳

- 一 家庭教育的影響……………五九
- 二 天才的數學家……………六〇
- 三 革命理論家……………六二
- 四 革命實行家和革命策略家……………六四
- 五 新智識的熱烈追求者……………七一
- 六 爲革命而犧牲……………七五
- 七 典型的革命人格……………七六

朱執信傳

一 家庭教育的影響

朱執信，原名大符，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西曆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生於廣東番禺縣。他的先世本是浙江蕭山人，偶遊宦來居廣東。父親棟垞先生，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儒者，研究古代刑名之學，摹習楊越派古文，都很有功夫，而於詩詞和隸書，尤有獨得。常自評其詩說：「清而薄似信齋之說，整而弱似益齋之竹，勁而削如羸夫之肉，整而峭如蹴硃之玉。」可見其自許。母親是國學名儒汪靈庵先生的女，棟垞先生曾從汪先生學，因其才為所愛重，纔把女兒嫁給他的。

棟垞先生性情狷介，不隨俗浮沉，平嘗歡喜彈琴以自消遣。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重其才名，聘入幕府，惟不甚加尊敬，他大怒，作書責其無禮，拂袖而去。

空白页

十六歲時，他跟隨從舅汪仲器開始學習數學。這種新的功課，引起他的濃厚的研究興趣。一面聽講，一面自習，每夜非至四更不肯就寢。不多幾時，數學中的三角、幾何、微積分各門，都無不精通。乃轉而研究我國古代的曆算、從正史中的天文律曆志、周髀算經，到清代梅定九等人的著作，都通覽無遺，其造詣竟集中西算學的大成了。其後入廣州教忠學堂讀書，除學習功課之外，仍致力於數學的自修，孜孜不倦。

十九歲時，應滿清政府派遣留學。學生考試，名列第一，而年齡最輕。到東京後，因性喜數學，故選習經濟科。留學生中，有些專攻數學的，往往以深奧難解的算題相質難，他稍為疑思，便操筆布式，無不立解，同學都嘆其敏捷。

數學的涵養，給他一生事業很大的幫助，他的思想有系統，言論有條理，做事有步驟，和這種嚴格的科學鍛鍊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他曾發表一篇長文章，叫做生存之價值，在這一篇富於哲理的文章裏，他竟用了數學的方程式來計算生存價值，真是別開生面了。

三、革命理論家

清末，革命思潮瀰漫全國，日本留學界尤爲革命的重心，執信在國內時，兼治明儒王船山之學，於民族大義，印象甚深，而於當時流行的新學書籍，尤歡喜閱讀，早萌維新之志。到了東京，日與革命志士相往還，革命思想愈進。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聯名留學志士創設中國同盟會，他便毅然加入。他稟承家學，文章做得很好，乃運用新思想，發爲議論，鼓吹革命。那時候，清廷感於革命大勢之可怕，爲緩和人心，宣布實施立憲，一班意志薄弱的人，頗爲所惑，他便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發表許多篇文章，揭發清廷的黑暗。文字清則，理論透闢，很得讀者歡迎。在一篇叫做論滿洲國欲立憲而不能的文章裏，他開頭說：「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國立憲難，能立憲者惟我漢人，漢人欲立憲，則必革命，彼滿洲國欲立憲，亦非其所能也。」其立論之斬釘截鐵，往往如此。

當時革命的大敵，除了滿清政府外，尚有康有爲爲首的保皇黨。保皇黨自一戊戌政變一後，散布海外各地，打着忠君的旗幟，發表謬論，破壞革命，搖惑人心。東京尤爲其大本營。國父領導黨人和他們做唇舌筆墨的鬥爭，把他們的假面具搗破無餘，執信也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員。他斥駁保皇黨，完全根據新的理論武器——論理學，一字一字的分析，一句一句的查難，使對方無法強辯。

民國成立後，在討袁時代，在護法時代，他始終都是革命理論鬥爭的健將，他的犀利的筆鋒，常使反革命派感到頭痛。

他對於革命理論最大的貢獻，還不在破壞方面，而在建立方面。可以說，正因爲他對於革命理論有了深刻的造詣，對革命敵人的攻擊纔能適中要害。當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初成立時，國父舉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做爲革命的宗旨，民生主義的標出，不特黨外人感到驚奇，就是黨內同志也有表示異議者。他獨能認識國父的深切用意，極力擁護，并且根據自己淹博的學識，發揚而光大之。那時做了一篇叫做論社會革命當與

政治革命並行的文章，發揮民生主義的道理，和中國可能同時並行政治革命（即民族民權兩主義）與社會革命（即民生主義）的理由，原原本本非常客觀，非常透切，解除了許多人的疑惑，其贊黨主義之處實多。

四、革命實行家和革命策略家

執信不特是一個犀利的革命理論家，而且是一個英勇的革命實行家，同時又是一個巧妙的革命策略家。

他到日本去留學時，頭頂本來留着辮髮，辮髮是滿清的制度，革命黨叫他做豬尾巴，別個留學生到了國外，因受革命空氣的渲染，認為留豬尾巴是一種侮辱，都有自動把牠剪掉，只有他一個人仍然拖着，別人笑他頑固，他僅一笑置之，有些好朋友要強他截髮，他便拔出一小刀來聲色俱厲的說：『誰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他的用意何在，使人莫明其妙。後來在日本大學畢業後，他和一班黨人回國來活動，在滿清統治下

非蓄髮不能入內地，已經截髮的同志，都感到非常爲難，只有他一個人藉着豬尾巴的掩護，不爲清吏注意，坦然回來，大家纔大服其智。

執信回到廣州，一面敘書，一面暗中進行革命，未久，胡漢民等奉 國父之命在香港設立機關部，計劃南方起義軍事，他便加入工作，活動甚力。他時常隻身潛入滿清的新軍中，向下級軍官和士兵宣傳革命，吸收他們加入同盟會，以爲起義時內應之助。他的背後拖着豬尾巴，身上穿着他父親遺留下的舊式衣服，長袍大袖，招搖過市，見着不指爲頑固，便嗤爲怪僻，沒有人懷疑他竟是一個激進的革命黨的。他却藉着這種便利，恣意進行，收效甚大。

執信活動最得力的，尤在於聯絡廣州附近各地的民軍。以新軍爲革命的內應，以民軍爲革命的外圍，計劃可謂十分週到。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興一九〇八年）十月，清帝載灃和皇太后那拉氏相繼逝世，人心搖動，他認爲是難得的機會，便和同志會議，謀以巡防營、新軍及民軍同時發難，攻取廣州，巡防營由趙魯姚碧樓主持，新軍

由趙聲主持，民軍則由他自己負責。不幸事洩失敗，同志死者數人，他僅以身免。

過了一年多——紀元前三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起義準備又已成熟，香港機關部決定於五月初六日在廣州發難，事前和執信約好，到時率領四鄉民軍來援。不料正月初三日，因新軍和警察發生小衝突，致掀起新軍中的大波動，躍躍欲試，臨時由黨人倪映典領導起義，新軍人人奮勇，襲取軍械局，奪得信械，猛攻省城，不幸映典中途中彈斃命，餘衆也潰散，事就失敗，執信響應起事的準備，竟不得一試。

這一役失敗後，黨人仍然再接再厲，謀在廣州做規模更大的起義，給滿清政府致命的打擊，籌備完成後，黃興等親到廣州主持，原定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起事，旋又改爲二十九日。這一次的計劃，是分十路向廣州進攻，執信仍負統率民軍應援的責任，同時又助黃興選定選錄隊三百餘人，作爲全軍的基本隊伍。後因城內風聲太緊，黃興主事延期，電阻香港同志勿來，選錄隊也暫行解散。不料到二十七日清吏似已有覺，紛紛增兵扼守要地，並且將新軍中可疑的部隊繳械，消息傳

出於其人自危，同志會商，均主張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黃興也以為然，就決定仍於二十九日起事。執信頗不贊成，他說：「命令不能隨便變更，變更多了，便不能發生效力。況且選鋒隊已經遣散，留在城內的同志人數過少，起事成功的希望很微。但是尋求革命的事，決不能策其萬全，大家既已公決起事，我也願意服從！」

到了二十九日下午三點鐘，同志紛紛到黃興的寓所集合，聽候命令，每個人都奮發鼓舞，勇氣百倍，執信本來別有任務，但激於義憤，也想加入，同志們見他穿的是長衫，都大笑說：「看你穿着長衫，怎能衝鋒陷陣？」他祇說：「不難！不難！」立刻取刀把長衫的下半截掉，雙手挾着兩個炸彈，參加出發，他隨着黃興等去攻督署，先把衛兵擊斃直衝入內堂，想活擒清督張鳴岐，遍尋不獲。這時炸彈擲完了，胸口已經受傷，但他仍空着雙手，和黃興等轉戰到雙門底，看見地下臥着犧牲了的同志，手裏還拿着槍，便拾起來作為武器，向前衝去，直到子彈放完了，大家被衝散了，他纔把槍丟掉，拖着豬尾巴，逍遙自在的在街上走，清兵毫不加注意，他得從從容容的避去朋友家裏，到了

第二天纔搭船去香港，這便是有名的「黃花崗之役」。

還不到半年，革命黨又在武漢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廣東方面黨人也積極活動，執信仍負責發動民軍，會攻省城。後來因爲清水師提督李準的投誠，粵局不血刃而解決。胡漢民被舉爲廣東都督，聘他做都督府的總參議，兼負責編練軍隊，準備北伐。南北議和告成後，改任廣東核計院長，兼廣（廣州）陽（陽口）綏靖處督辦，核計的事情，本來非常瑣碎，但他憑着數學和經濟學的素養，兼以辦事勤勉，應付綽有餘裕，所有各機關的預算決算，一經過眼，如有錯誤，便立刻發現。陳炯明曾把軍隊中的收支送交審核，過幾天，他向炯明質問，軍隊中的旗幟何以和帳簿上的數目不相符合？炯明一時答不出來，大感不安，事後告訴別人說：「執信先生真苛細，軍隊旗幟也查到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胡漢民離開廣東到上海，旋隨 國父去日本，執信和廖仲愷等隨後也到。民國三年七月， 國父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整旗鼓，繼續討袁，以爲粵督龍濟光係袁氏心腹，實爲革命大敵，非先去之不可，便派他和鄧鏗回廣東來主持。他

們回到廣東，把軍事分做兩方面進行：東北方面，分爲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龍（門）四路，由鄧鏗負責；西南方面，分爲南（海）順（德），番（禺）花（縣）清（遠）、新會、高州、恩（平）開（平）兩陽（陽口陽春）五路，由他負責。鄧鏗所運動的，以軍隊爲主，綠林更有惠州和增龍兩處一小部分；他的部屬，則大部都是綠林。

到了十月下旬，布署略定，惠州的綠林首領。躍躍欲動，軍隊運動也已成熟，於是便由惠州增龍首先起事，謀聯合軍隊，直攻省城，不料軍隊竟失約，起事的部隊只得轉攻東莞，和守軍血戰一天，至子彈用盡纔解散。可是各方面的同志，因消息隔闕，只聞惠州起事，而不知已經失敗，紛起聲援。鄧子瑜首先在博羅響應，爲敵所敗。南順一路，也決定十一月十日在佛山起事，由執信和陸領親自指揮，時佛山敵軍雲集，防備甚嚴，黨人不顧一切，奮勇向前，從十日到十三日，鏖戰甚烈，後因查知博羅方面已敗，香山江門花縣等地未能立即響應，敵方援軍又源源而至，衆寡不敵，只得撤退，相約不犯民間秋毫，以保持革命軍名譽。

高州一路，執信委李海雲負責統率，海雲聞佛山已經起事，也於十一月十六日攻取電白城。因高州他屬未能同時動作，乃棄城東行，謀會合兩陽軍隊向廣州進發。兩陽軍隊事前已準備就緒。到時不料機謀洩洩，未能發動，致使高州的隊伍因失援而潰敗。

這次的損失不小，但執信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民國四年十二月，袁世凱悍然稱帝，革命的聲浪瀾漫全國，他在廣東愈加緊進行，來和全國倒袁的運動相配合。那時雲南的義師已經起來，分做兩路出師：一路由蔡錫率領攻四川，一路由李烈鈞率領攻廣東，龍濟光聞訊，急抽調精銳的部隊北上防禦，留守廣州的，只是些沒有戰鬥能力的新兵。執信認為乘機突發，容易得手，便邀集同志商議，擬分三路進行：一路由綠林首領謝細牛統率，從番禺縣的石澗村出發，襲取兵工廠；一路由澳門滲入內地，沿增城、羅崗洞、龍眼洞一帶前進，攻取省城小北門；一路由廣九路一帶，喬裝藏械，沿途上岸，直撲省城東關，牽制敵兵，使不能兼顧，等到襲取兵工廠得手，奪得槍械更招集綠林，分爲兩路夾攻省城的西關和大北門，以爲東北兩軍的援應。這個計劃大家都表贊同，就

決定二月九日（民國五年）爲起事日期。二月五日，他親自帶領同志數十人潛入石湖村，村中已先有謝細牛所部激發數百人，和萬二千餘人，而清遠、花縣、東莞各方面尚有綠林數千人，也約定八日來會，聲勢相當浩大。不料還未到期，村中奸細已向敵軍告密，龍濟光大驚，急選精銳的軍隊兩營交敵兵團長田春發率領出發，八日黎明潛行到石湖村，爲民軍發覺，奮勇抵抗，激戰甚烈，田春發和所部一營長被擊斃，另一營長受重傷，敵軍死亡枕藉。田特於九日早，敵軍的砲隊抵達陣地，用大砲轟擊，砲火太猛，執信纔下令引退。功敗垂成，極可惋惜！

這一役失敗後，執信轉謀他門，待機而發。未久，袁世凱憂憤暴斃，帝制告終，共和再告。聞父下令各方義軍停兵，他纔停止進行，討袁軍事到此始告結束。

五、新智識的熱烈追求者

執信的天分固高，但他並不因此而忽視學力，他的求知慾很強，對於新智識的追求

，比什麼都要熱烈，所以他的學問天天都在進步，他的思想時時刻刻都隨着時代前進，少年時候在鄉間讀書時，他歡喜閱讀新學書報，接受了新的思想；到日本後，他立刻信仰三民主義的學說，成爲最澈底的革命主義者。這都是很好的例。

討袁軍事結束後，他離開廣東到上海。民國六年，國父回粵護法，他也跟來。第二年，國父因廣東局勢困難，離粵赴滬，他也離開廣州，到福建漳州，到粵軍部隊裏住了一下，轉去上海。民國八九年間，國父命黨人在滬刊行建設雜誌，鼓吹革命建設思潮，他也是其中主要的分子。

這個時候正當「五四運動」的高潮，全國人士都被捲入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怒潮中，他便立刻進入了這種新潮流。八年七月他到滬，對於黨中國國民黨今總裁蔣介石先生說：「弟現在觀察中國情形，以爲非從思想上徹底改革不可。故決心以此後力量全從事於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軍界。」於是，他一面站在革命立場上，指導羣衆的愛國運動，如學生今後之態度，羣衆運動與促進者，要運動鄉下人愛國纔有用一類文

章，便是爲此而作。他是時寄一封信給古應芬說：「來書論爲人類奮鬥一節，恐怕中國人民尙未做得來，弟以爲惟未做得來，所以不能不提倡。至於此次風潮仍係以愛國兩字激發，弟豈不知，但欲望其於愛國之內容，更加一研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耳。愛國與愛人類，是有個程序，弟之意正與兄同。……然非於提倡國家主義時，同時警告之以尙有較高之目的，將恐流入狹狹之國家主義，而侵略主義即隨之而興矣。卽如往年主張強有力政府主張帝政者，不外謂如此始能富強耳。求富尙有不損人之途，求強則不免於侵略，故楊度謂德日能強能富，法美能富不能強，在彼誠爲贊成帝制之口實，而在信其說者，則固以富強國家爲目的，從而當效德日，不當效美法也，卽應學侵略主義，不應學抵抗主義也。觀於睡獅醒一語入人之深，可以知之矣。人人知愛國，而愛之適所以害之；如兄所謂日本人心理，仇視中國者，仍居百分之九十幾，仍是愛國的思想，正證明愛國不特不必於人類有益，抑且不必於國家有益，惟愛國同時愛一切人類，始能有益於人類，且有益於國家耳。此弟所以提出爲人類奮鬥一義也。」這一段話

是 國父民族主義最正確最完全的註解，也是他指導學業運動的苦心！

另一方面，他又以思想家的地位，參加了新文化運動。胡適之等提倡白話文，很受一班人士的歡迎，他也認爲白話文是傳播思想的利器，極力主張，自己的文章也多用白話文發表。有人寫信問他，既然主張用白話文，何以有時仍不放棄文言呢？他回信說：「所以主用白話爲文，以其潛通於然也。所以白不多用白話爲文，以少日惟操粵語，其以普通語爲文之不自然。前之文言，後之白話，皆不得已之。二所以他更進一步，主張用各地方的土話來寫文章，比流行的白話更爲便利，其種前進的思想，是夠使人驚嘆的！

由於白話文的提倡，當時更起了一種詩運動，就信譽於白話詩也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首白話詩，如胡適之的「蝴蝶」等，而對於白話詩的音節，尤有特別見地，和胡適之的胡適琛等往復討論，實不少。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支流，是胡適之等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也是自胡適之等倡導的。周代

的井田制度，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掀起了一場大論戰，論戰的兩個壁壘：一個是胡適之們的新青年；另一個是執信和胡漢民、廖仲愷等的建設雜誌。胡適之等從考證學派的觀點出發，懷疑井田制度是後人的偽託，並非實有其事；執信等則根據新的社會學原理來肯定井田制是古代的社會制度，這種解釋，直到現在看來還是很正確的。

執信在上海這二年短短時間內，學問和思想進步之快，真堪驚人。但是，這不祇是他個人的成功，同時也是黨的成功，我們如果不否認這兩年內建設雜誌和其他黨的書報的宣傳對於十三年後黨的改組成功的偉大貢獻，那麼，他的文字功勞是不容抹煞的。

六、爲革命而犧牲

執信抱着犧牲決心來參加革命，他到底爲革命而犧牲了！

民國九年秋，國父命陳炯明從閩南率師回粵，驅除桂系；執信被派負責聯絡廣州附近友軍，以爲聲援，他已經招降了虎門砲台的守兵。後來這些降軍因事和一位鄧同志

鄭軍也一致擁護。執信挺身而出，欲親去曉諭降軍，同志都來勸阻，說：「降軍內部複雜，不能不慎重！」他說：「只要大局有補，個人安危何足計較？」就於九月二十一日，不顧一切，隻身前往。不意竟被降軍包圍，他一面勸諭，一面向後退，退到半路圍仍未解，而身上已受槍傷，乃坐地上，揚着手說：「我是朱執信！我是朱執信！」降軍仍放槍如故，復中彈多處，竟為革命而犧牲了！年纔三十六歲。

過了一個多月，十一月初旬，桂系離粵，廣州克復，國父離滬南下，恢復軍政府，同志都來慶賀，國父很感傷的說：「執信犧牲，我們付的代價太大了！」聞者都為之愴然泣下！

七、典型的革命人格

執信不但有不可磨滅的革命事功，而且具有完全的革命人格，是很值得做後死同志

的模範的。

第一點，是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他曾寄家書說：「吾本東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閒，冒險殺賊，尙差足以自快。家中但視吾爲已死可也。」又說：「譬猶沙係，有用以煮飯，經歲月而後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燄藥，擲向盜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燄藥之係也。」最後竟以身殉革命，雖然可惜，但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第二點，是勇於負責的精神。當任廣東都督府總參議時，舉凡掃除清軍殘餘力，勢對付反勸派，改編民軍，整理財政等事，都一身任其勞，忙得不開交，每天只睡一二小時，有時連衣也不解，就地假寐，起來又治事，甚至因聽電話太多，兩耳爲之紅腫，也不稍顧。其勇於負責，往往如此。

第三點，是刻苦耐勞的精神。胡漢民解廣東都督職後，他也連帶解職，想出國去留學，漢民爲他籌旅費萬元，漢民本人也收到國父在臨時政府總統任內撥給他的俸金六千元，另外廖仲愷爲他籌的二千元，共得一萬八千元。因聞黃興陳其美等在上海密謀討

衰，不欲把款做無謂的消耗，乃強同坐着三等艙赴滬，外間無一人知道。到滬後，把全部款項交給張靜江，作爲起事之用。民國八年冬，葉楚傖因事離滬，請他暫代民國日報的筆政，天寒大雪，他每天從家裏到報館，身上穿的是很薄的衣服，頸間圍着一條圍巾，滿身都是雪花，同事問他爲什麼不搭車來，他說搭不到車，其實是有車而不搭，黎明從報館歸家時，仍然是步行，天天如此。其刻苦耐勞，爲常人所不及。

第四點，是處事嚴正的精神。執信臨事，一秉嚴正至公，絕不難以私情，故有時雖予人以難堪，但對方也無不諒解。在廣東和胡漢民共事時，有人向他說：「先生和胡先生共事，如魚得水，一定是沒有一點爭論的？」他回答說：「並非如此。我們每天爭論，少也數次，多則十餘次，做事沒有不爭論的！」在上海時，有一回。因南北和議問題，他和一位同志的意見不合，辯論甚烈，幾至動武，同訴於國父，國父說，某同志的意見是黨的主張，他不應反對。他聽了後，立刻認錯。像這樣服從公理的精神，也是處事嚴正的另一面。

第五點，是對人忠厚的態度。執信處事嚴正，對人則很忠厚。他寄他四弟秩如書說：「懲忿窒慾爲持己之大端，忠厚待人，必無良心苛責之結果，猜忌之術，非常人所能用，用則適以自敗。」他這種忠厚態度，是每個和他接觸的人都會感覺到的。

第六點，是修身律己的精神。革命不但是一種破壞，而且是一種新建設，所以真正革命主義者，不僅僅憑着血氣，更要有偉大的道德修養。這種條件，執信是俱備的。他寄人的信中說：「來教所以相詰者，即持論而不實行一點，然弟以爲凡對於一種舊道德習慣，加以改革，而主張新道德者，至少須如蔡先生所說：「取予之間一介不苟者，乃可言共產；男女之間一事不苟者，乃可言自由戀愛」。』這種純潔的精神，他一生信守不渝，當他殉難的消息傳到上海時，國父長嘆道：「執信是革命中的聖人！」從這句語裏，我們可想見他的人格修養了！

第七點，是好學不倦的精神。國父曾說，革命要有高深的學問，這一點，執信是完全做到的。前面所述他熱烈追求新智識，便是指的這種精神，他平時無論有事無事。

手裏都不釋卷。在漳州軍次時，歡喜翻西文書籍，鄧鏗來看他，遇不着，便檢視他的書籍在不在；若不在，就知道他已經他去了，屢試不爽。他的學問的淵博，不但革命同志中不多見，就是比於純粹的學者，也是毫無愧色的。除了數學和經濟學是他專攻外，其餘如社會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軍事學、新舊文學——等等，無一不精通。他於外國文，本來已學好英日文兩種，後來到上海，又從人研究俄文，這種好學不倦的精神，真像孔子所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了！

第八點，是功成不居的精神。執信一生做事，只知道埋頭苦幹，沒有半點權利思想。好幾次革命大役中，都是他做的主幹，但是他完全不露一點聲息。胡漢民曾批評他說：「先生做事，與衆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着一個很大的運動的中心人物。」這是一點沒有錯的。

陳其美傳

陳其美傳

一 少年異行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元年三十六年（清光緒三年丙曆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卓行的人，祖父尤好義任俠，爲鄉里經營公益事業，不遺餘力，地方官曾題「聖門狷者之流」的匾贈給他。父春倉先生，以商業起家，母吳太夫人。

他年少的時候，聰明便已顯露，做事的機警，引起了鄉人的注意。八歲時，他同一班小孩到野外去玩，用火柴燃燒枯草來取樂，其中有一小孩，忽然被火燒着衣服，焦急得大哭起來，其他的小孩都嚇跑了，只有他一個人一點沒慌張，趕緊跑上去把那個小孩推倒在地上，自己緊緊的伏在他的身上，衣上的火便馬上熄了，那個小孩一點也沒有受

十歲時，又一次，他同一班小孩在海島曠地上驅馬爲戲，突有一馬在他的後面追來，勢甚兇狂，他的遊藝都爲之驚惶不置，他獨從容步行數十步，等到將被追及時，竟然伏在地上不動，馬頓時失掉目標，停止前進，正欲轉身奔回羣中去，他忽站起來，使力衝擊，馬跑得更快，大家趕趕到快棗，他對於剛纔所遭受的危險，毫不爲意。

十一歲的一年，他在寶島的石門鎮，對峙十二月二十二日爲看開城陸路日，夜間，當地的愚夫愚婦，益于萬萬的到城隍廟裏焚香，南無阿彌陀佛之聲不絕於耳，他同友人步遊其間，深深的到鄉人的愚昧可笑，一到進城，看見土偶狀極猙獰，他指着說：「百姓已受你愚弄，你還敢再出來可惡。」一女人不信，後就直說這猙獰的一個回來，自己坐在高堂上，把土偶是誰，其之後，又問她放在小便的地方，對着她說：「你無端要百姓的香煙已入，現在我替你重洗，洗去你這愚弄。」第二天，爲別人發覺，把土

偶送回廟裏，他大怒，仍然把神拿回來，毀壞之後，復投入甕中。

又一次，他看見鄉人占卜求籤以治病，知道入迷已深，不可以理喻，便暗中把城隍廟的仙方籤和觀音殿的靈方籤互為調換，鄉人許久纔發覺，非常駭異，而不知道是他弄的惡作劇！

他的反抗習俗，可說是一種天性。

二 棄商就學

其美兄弟共三人：兄其采，弟其采，他居次。他的父親的意思，是要他的哥哥和弟弟讀書，他則學習商業，以維家計，所以在鄉間讀幾年書，到了十五歲，便到石門的當舖裏去做學徒。他暇時很歡喜閱讀書報，漸漸知道國家大事。甲午戰敗，清廷對日割地賠款，他非常憤慨，寫信給他的弟弟其采，勸他學習西學，以求實用。其後外侮愈急，他的憤慨愈多。到二十六歲那一年，其采從從日本學成回國，和他談到日本所以富強，

舖職務，跑到上海去習絲業。上海在那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他一到那裏，便立刻投入這偉大的時代潮流裏；乘學商的餘暇，一方面銳意研究科學，增進新智識；一方面又廣求同志，開始革命活動。熱烈的向上追求，漸漸使他對於當前的職業又不滿意，曾嘆道：『商賈徵逐末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想出國留學，以求深造，苦於學費無着。時其采正在湖南任新學總督，他便到湖南去和其采商量，其采欣然許諾，願以私蓄助他完成志願。那時正值美國新舊雜處，上海亦已發起抵制美貨，以爲報復，他在湖南聽見這些消息，非常興奮，立刻到浙江會同各黨同志，討論響應滬上抵貨運動，那天正是禮拜日，各黨信託他爲總督，他要去敬禮拜，不能到會，他問他說：『如果看見什麼地方着火，先替我燒幾家去敬禮拜，罷去做禮拜呢？』那位同志答說：『當然去敬火！』他便說：『這次檀香山等地華僑，被燒的被燒，被殺的被殺，其危急基於平常的着火萬倍，你難道還要去敬禮拜嗎？』他的滿腔熱誠，到底把那

位同志克服了。他又囑其采留意，聯絡湘中志士，作為反滿革命準備，然後起程到日本去。

三 投身革命

其美到了日本東京，先入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當時留日學界是排滿革命運動的重心，各省志士雲集，他以志同道合，結交同志很多。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他就毅然加入，對革命工作愈加努力。因為感到實行革命需要軍事智識，便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學。

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中國革命有了統一的組織，有了統一的進行步驟，革命運動顯然走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思潮瀰漫全國，革命起義也不斷地在各省發生。僅僅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的一年內，便有許雪秋等的潮州之役，余

既成等的黃崗之役，鄧子瑜等爲孤勇之役，徐錫麟的安慶之役，秋漢的紹興之役，王和順等的欽州之役，黃明堂等的鎮南關之役，人心憤憤，達於極點。他認爲實行的時機已經來到，便於次年春由日回國，在上海設立一個機關，藉以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和計劃起義軍事，謀在浙江大舉。不料一經密告計劃。北洋黨人劉光漢密告於兩江總督端方，機關被破，革命進行大大受了一個打擊。但他一點也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其後又和譚人鳳，宋教仁等組織革命同盟會總部，作爲規畫長江流域的中樞。在這個總發動之下，長江各省革命勢力便迅速蔓延起來。當時清廷對待革命黨手段至嚴厲，一切革命工作，都要在極端秘密之下進行。他的機關設在長江路德福里，陽爲縱橫譯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該機關爲某某機關，而不知其爲革命機關。

除了革命運動外，他還積極籌劃實業的計畫。一點也不放鬆。他曾和一班同志到漢口英租界去籌備辦個大鐵工廠，這工廠也要辦。正籌備開廠，忽爲湖北清吏偵知，向租界當局要求逮捕，他不得不忍痛放棄，寧財垂成，損失甚大，回到上海，又創辦中

國公報和民聲叢報，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此外對於各同志所辦的刊物，也無分彼此，盡力協助，宣傳書報像雨後春筍般產生，大大激動人心，收到了很滿意的效果。

在交接的人中，他認識了一位藝術家霍元甲，頗富於愛國思想，他因此計劃創辦一間精武學校，從同志中揀選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數十人，由元甲教授拳術。和軍事學，六個月畢業後，再把這幾個同志分派到各地方去組織同一性質的學校，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若干年後，更可練成千萬體力強健富於軍事學識的革命幹部，對於革命運動必有偉大貢獻。可惜元甲未久被人害斃，此項偉大計劃就無從實現。

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黃興胡漢民趙聲等謀在廣州做大規模的起義，他也被邀到香港來籌劃前線，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同志死者七十二人，清吏大索革命黨，滿城風聲鶴唳，他這時仍無絲毫息地獨自跑到廣州，暗中設法救護同志脫險，後爲清吏偵悉，嚴行緝拿，香港的同志，都以爲已遭不幸，可是他却能巧計脫險，悄然到港。

四 響應武漢起義

其美從香港回到上海，仍然主持長江革命運動，時機一天一天的成熟。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黨人起義，驅逐清吏，連克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可是倉卒起事，力量究竟薄弱，等到滿清政府調重兵南下，漢口復陷敵手，革命軍形勢非常危急，急電各省同志，催促發難響應。他在上海接得這個訊息，立刻趕到南京，和當地同志商量，謀由南京首先發動，可是南京的同志，因清吏鈇良張勳擁有重兵，猝發恐不容易，都主張稍緩。他於是又跑回杭州，建議由杭州先發，杭州同志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果上海尙未入革命軍手中。杭州先動，極爲危險，都主張上海先發，杭州隨後響應。他便立刻跑回上海來，積極準備起事。到了九月十三日，一切都已妥當，他組織了一部份同志，交與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去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到了革命軍進攻時，局中軍隊仍舊抵抗，相持未下，影響了一切

進行。他看見這種情形，便請各同志停止進攻，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駐軍開導，冀得和平解決，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力阻其行，他不顧一切，竟隻身前往。到了製造局，果被駐軍扣留，用鉄索把他鎖在椅上，外邊的同志都以爲他已被難，非常悲憤，進攻愈急，到了第二天製造局被攻破時，纔把他救出來，他一點也沒有悲喜之情，只含笑說，「大家都來了！」

占領製造局後，繼着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淞滬完全入革命軍之手，各同志齊集會議，討論善後辦法，都認爲非舉出適當的人出來統率，不能應付大局，討論結果，他便在大家一致擁護之下，擔任上海都督了，時駐淞滬海軍艦隊尙未表示態度，他力促其宣布獨立，等到海軍獨立通電發出，局面更爲安定。淞滬光復後的幾天內，杭州，蘇州，鎮江各地同志聞風，也相繼宣告獨立，東南半壁展開了新局勢，而武漢革命得到了聲援，奮鬥的勇氣也增加了百倍。

這個時候，張勳仍然盤據南京，和革命爲敵。他便和各地同志共同組織蘇浙鎮滬聯

軍，推徐紹楨爲總司令，會攻南京，而一切軍需接濟，都仰給於上海，他一身獨任其勞，未稍放鬆，二十餘日，終獲南京。東南形勢大定。這時湖北方面，漢陽雖又已失守，情形稍爲穩定，但南京之圍，懸一危綫，清軍感到大勢已去，攻勢也無形緩和。時國父適從歐洲回到上海，各獨立省分代表也先後到上海齊集，會議結果，決定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國父被選爲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便昂然地出現了。

滬寧的克復，穩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功勞最大。國父後來追述此事，曾說：「時響應之聲各方面影響以吾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其美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其美則能攻上海以抵之。而上海乃能克復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固以益振，則上海其美一本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這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五、懷抱建設理想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革命聲勢大振。清廷見大勢已去，乃由其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代表南下議和。袁對議和毫不贊成，其美反對尤烈，他認爲革命須求徹底成功，決不宜與反革命勢力中途妥協，否則必貽後患。無如當時許多黨員，都只顧目前之利益，以爲惟何滿清，革命言一已達到，於是議和，聲浪壓倒了一切，結果滿清退位，袁世凱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荐袁世凱以自代，辛亥革命就以南北議和而結束。

國父之願望袁世凱，是有時條件的，就是要他南下宣誓就職，首都永遠設在南京。這裏寫着深刻的用意，就是其他離開了數百年來封建的巢窠，不要再做皇帝的迷夢。這些條件，經袁氏一一答應。然袁料到他是有別具野心的？等到歡迎代表北上時，他便製造兵變，藉口不能南下。袁求在北京就職，北上代表和南京參議院都中了詭計，竟許可了他的請求，他便一步一步地進行他的野心計劃。但他自己也很明瞭一手決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對於黨革命勢力詳卑爲之計不可。其美在上海，隱然爲東南革命重心，袁

氏尤視他爲眼中釘，千方百計造做謠言，一定要逼他辭去上海都督職務，他也早已洞察袁氏的野心，偏偏不辭，民元三月曾作書表示態度說：「滬督去留，應視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挽或推，均非我知。現在代表北上，變遷又聞，趾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尙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之驅殼，再延滬都督之靈魂，非敢將願與情！藉此見好。」直到了八月，覺得已沒有再留必要，始行辭去。

民元局面的演變，和黨人不服從指揮，使國父感到失望。自從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他便立意暫時擺脫政治，專心從事生產建設，以求民生主義的實現。在這一點上，其美和國父是抱着同樣心情的，他曾對都督府同人說：「國家之弱，弱於貧；貧與弱，固相因者也，但欲求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經濟充足，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國自富且強矣。」又寄人書說：「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備蒙回藏，僻處邊陲，

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振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又說：「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將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所以交卸了都督職務後，同時當選為參議院議員，袁世凱把工商總長的位置來攏絡他，他一面暫就，一面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無如政治風雲日急，革命大業又把他的出國計劃打銷了。

六 協助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

民元八月，宋教仁等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會合組國民黨，謀實現議會政治的理想。國會大選結果，國民黨果然大獲勝利，袁世凱大驚，決計用卑鄙手段來對付。二年三月二十日，教仁由上海乘滬寧車赴京，袁氏派人暗殺之於車站，在反誣說是黨中人互相殘殺，以作嫁禍之計。幸其美素來熟悉上海社會情形

真相大白，全國嘩然。這時 國父適從日本回到上海，認爲袁氏背叛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應當乘著人心憤激的時候，懲罪致討，以除後患。黃興等却以爲袁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自宜依據法律以求解決，其美也贊成黃興的主張， 國父的計劃未得實現。結果國會提出彈劾，袁氏果然置諸不理。，反向列強大舉借款，添購軍械，收買議員，運動軍隊，時機 成熟，便下令將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到了這一步，黨人纔深悔沒有聽從 國父的主張，致有此失着。既而袁氏又派李純段祺瑞的軍隊陸續南下，一步一步的逼緊，黨人認爲如是不起兵討伐，便有被消滅的危險，因推李烈鈞回江西調口首先發難，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四川陸續響應。其美則被推爲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江西發難以後，他正在準備響應，不料袁氏已先派鄭汝成到上海，竭力收買海陸軍，海陸軍既傾向助袁，而袁氏大軍南下未已，上海討袁軍形成孤立，幾次攻擊製造局都未得手，遂致潰散，吳淞方面的討袁軍也因而援而敗。

●九月間，各省討袁軍完全失敗，這便是「二次革命」。其後黨人多亡命日本，只有他一個人獨留上海，再接再勵，爲黨偵悉，請上海領事團加以逮捕，他乃致函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義正詞嚴，領事團深爲感動，袁黨毒計卒不得售。

討袁軍事失敗後，國父也避居日本，他深深感到這次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黨的組織不嚴密，黨的精神萎靡之所致。於是號召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陣容，繼續爲討袁而奮鬥，便打電去上海召其美來日勸助，其美從這次失敗中，也發生了和國父同樣的感想，他曾說：「辛亥革命，手持寸鉄，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實與之並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所以一接到國父的電報，便立刻東渡，担任了中華革命黨的總務部長，一切計劃多出其美手，給國父的幫助很大。

當國父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討袁旗鼓時，許多亡命同志都說袁氏擁有精兵數十萬，其勢方盛，我黨欲與之抗，非有相當時間休養，以待元氣恢復不可，否則無異

以卵擊石，徒犧牲無益，所以對於 國父的主張多表示異議。這種情形，使 國父非常痛心。像其美這樣能夠了解和服從他的，特別在那革命勢力消沉的時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曾對胡漢民說：「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們這兩年纔算認識 總理的偉大，却已是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又對人說：「我所以服從 中山先生的緣故、決不是盲從，是因爲我現今已經實在認清楚此刻中國有世界眼光、有建設計劃、有堅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沒有第二人，所以誠心的服從他。」當時黃興也是不贊成 國父主張的，其美寫了一封很沉痛的長信給他，列舉種種事實，說明大家過去服從 國父主張，有負於國父，有負於中國革命。最後他說：「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致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 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 中山先

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歸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讀了他這封信，使我們不禁想起「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這兩句古語來！

七 主持討袁軍事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國內革命努力又漸漸地恢復起來。其美向國父建議，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失敗原因雖多，但黨人不在首都革命，以動搖敵人的基礎，使其仍有所憑藉，以壓制革命勢力，實爲最大原因，所以我黨此後討袁，應注意東北黨務，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三年春，他便親自回到大連，經營東三省革命。住在大连約五十日，成立奉天革命黨機關部，三月間歸東京。同時又請國父經營長江方面，派出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各省軍事，都因準備未充足，陸續失敗。

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迭接長江方面同志電催速回國主持，他乃於二月間由日抵

滬，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當時種種障礙，一時未甚得手，他非常憤激，曾電告國父說：『如事不成，決不再赴自亡命，』意志非常堅決。國父接電，怕他輕犧牲，函電交馳，促其東渡，但他仍不肯行。到了夏間，袁世凱爲欲換得日本承認帝制，不惜承認日公使日置益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又命楊度等組織籌安會，以資勸進。帝制運動日益，而國人之心也憤慨。國父急召他到東京去商議，他不得已於八月間東渡。商議結果，以爲當前袁氏兵力集中東南一帶，西南方面比較空虛，不如先從西南發動。他被派回廣東去主持。

十月，他離開日本到廣東，途經上海，上海方面負責的同志向他報告，說海陸軍運動已相當成熟，人心也可用，機不可失，應留他在滬主持大計。他經過詳細審察，也認爲事確有可爲，就電國父請示，得准許可，乃將赴粵之意打銷。設總機關於法租界漁陽里五號，由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和吳忠信、周淡游、楊滄白、邵元冲、丁人傑、余健光等分別担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諸事。同時仍補助盧師誦等進窺西南

以資呼應。

當時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氏悍將，袁氏顧之以保障東南。其美和同志籌議結果，認爲欲控制長江，必先取得上海。欲取得上海，又必先除去鄭氏，其後探悉十一月十日日本領事館將舉行日皇登極典禮，鄭氏必往賀，正可乘機暗殺。適有東三省同志王曉峯、王朋山自告奮勇，願担任殺鄭。又探得鄭氏要到日本領館，必須經過外白渡橋，於是就派二王在外白渡橋預伏等候。臨行，其美特勸以大義說：「我將靜候你們成功與成仁的消息！希勿負此行！」二王大爲感奮。當日正午，鄭氏果然乘汽車從橋上經過，明山因向汽車先擲一炸彈，汽車立刻停止前進，曉峯急即跳上汽車，開鎗向鄭氏連射擊，中頭部十餘鎗。立刻斃命。事發後，中西巡捕趕至，都不敢前，二王笑着對他們說：「公事已畢，願受縛！」被捕後，押解鎮守使署，從容就義。數年來全國的沉悶空氣，畢竟被這場鎗聲打破了！

鄭汝成死後，袁世凱大起恐慌，補派楊善德爲淞滬護軍使。楊氏老朽庸懦，向着嚴

重的時局，毫無辦法。於是其美乃加緊進行，欲乘其未備，大舉發難。會長江及江浙各方同志也報告時機已成熟，催促上海首先發難，各省必可陸續響應。正在緊急準備中，而北京政府的海軍總司令部忽於十二月三日下午令駐滬的肇和軍艦開往廣東，大家聽見這個消息，非常着急，因為肇和軍艦的聯絡工作已完全成熟，如果任其離開，則以後發動必倍增困難，因此都要求他提早起事。他看見情形迫急，也認為非立即發動不可，經徵得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同意，就定五日起事。當日計劃：是由楊虎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肇和艦，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另由孫祥夫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作肇和的輔助；製造局及城內各方面已聯絡成熟的軍艦，一聞軍艦炮聲，即立起響應。此外，又派夏次岩擔任在城門舉火應援；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關鈞、沈狹民。等擔任攻擊電話局及電燈廠；陸學文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余建光、楊靖波等擔任聯絡關北方面軍警響應；楊滄白，鄧元冲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他本人則擔任淞滬司令長官，以吳忠信

爲參謀長。布署既定，到了五日下午，楊處便率海軍陸戰隊同志三十餘人乘小汽船去襲取肇和，陳可鈞等在艦上立起響應。佔領肇和後，就打破庫門，取出砲彈裝好，向陸上轟擊。可惜孫祥夫所率領的一部分同志，因小汽船沒有照會，被租界巡捕干涉，不能登船，因此不能佔領瑞通濟兩艦，使肇和陷於孤立。陸上的同志聽肇和的砲聲，便立刻依着原定計劃，分別向電報局、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機關進攻，都很得手。他自己也親率幾位幹部同志向城中出發督戰。不料這時袁軍忽蜂擁而至，藉着優勢的砲火，向革命軍猛攻，同志艱苦支持多時，以傷亡太重，不得不退却。而一部份陸軍又未起響應，後援無繼，各方面就完全失敗，他只得退回漁陽里總機關部，圍攻。詎料此時捕房忽派巡捕前來搜查，捕去同志數人，他和蔣介石先生等登屋避口，僅以身免。總機關被破，聯絡樞紐斷絕，續進的計劃也失敗。

楊處等在艦上向製造局開砲後，未見製造局有什麼動靜，以爲陸上已經得手，便不再發砲。又見應瑞通濟兩艦發出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以爲孫祥夫等也已成功。

因此不加準備。不料兩艦竟受袁軍鉅金收買，趁着六日黎明，發砲向肇和猛攻，肇和倉卒應戰，彈砲多未能命中，而艦上汽爐已中砲炸裂，同志死傷慘重。楊虎等知道已經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裝浮水退走，陳可鈞等被捕犧牲，轟轟烈烈的肇和之役，就這樣失敗了！

八、爲再接再厲討袁而犧牲

肇和起事雖然失敗，但能激發予人心的影響，收效却是很大的。過後未久，蔡鍔和唐繼堯便在雲南揭起討袁的義旗了。廣東、山東、四川各省黨人紛起響應。消息傳到上海，其美非常感奮，這時他已經積勞成病，身子很不好，但仍勉強支持，苦心經營，謀在上海應援。不過這一個月來準備，時感漸熱，因定四月十二日半夜起事，約定以號砲發難，海陸軍同時響應。不料那天晚上，適值大雨，不能燃砲。直到早晨三時纔放一砲，海陸軍都未響應。乃改定第二天晚上，由海軍擔任開砲，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臨時

仍不發砲，又不能動。十四晚，又由担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聲領一部分同志親到艦上去指揮，因艦長不在，兵士開鎗抵抗，宋振憤極，投江自殺。這二次起事都未成，上海暫時已不易再發難。時黨人蕭光禮在江陰宣布獨立，他便派楊寬前往協助，義軍已把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佔領。卒因孤立無援而退。同時他又派夏次岩入浙江舉事，謀洩被害，浙江事也陷於停頓。

屢次起事的失敗，增加了他的許多困難，但這並不足使他灰心，只有更給他鼓勵，更使他堅決進行。這時袁世凱對他異常害怕，應用重金來使他離滬，全無發生效力，便懸重賞募人暗殺。上海的袁探查知他的經濟情形非常拮据，想募款起事，正苦無辦法，於是便由許國霖程子安出面組設一個鴻豐煤礦公司，勾結了革命叛徒李海秋，由李去對他說：鴻豐公司有一塊鑛地預備向日本人抵押大款，如他能從中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他聽後大喜，立刻答應，並和李約定五日十八日下午帶合同底稿來簽字。到了那一天，李及許國霖等五人來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他的寓所

他在客廳中招待，大家剛剛坐定，李忽然推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起身出門去取。李剛剛出門，外邊忽然闖進來兩個兇徒，拔出手槍來向他射擊，頭部連中數鎗，便頓時氣絕了！年僅四十歲。他生前常對同志說：『輓近以來，賢者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微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這種光榮的犧牲，在他個人是求仁的仁；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的陣線上又攢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兼領導者了！噩耗傳出，國父海內外同志都爲之同聲痛哭！他死後僅半個多月，袁世凱因義軍四起，憤而暴斃，元兇已除，民國再造，他也可以含笑於九原了！

九、性格及思想

綜觀其美一生的事蹟，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最純潔最勇猛的革命家，他對革命抱着絕大的信仰心，在實行中，絲毫不計及成敗。他常說：『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決不是由等候而來，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則雖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

也，改過再圖，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頹，志頹則永無成，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他生時曾自擬一聯，書之作座右銘，原文是：「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可見他的素志！

因為對革命抱着這樣的信仰心和熱誠，所以任何外物都未能使他動搖，四年他由日返滬主持討袁軍事，有一天，他的一個同鄉兼親戚某君奉袁氏之命來告訴他說：「袁大總統匯洋七十萬元在交通銀行，給你出洋遊歷，此款隨時可提取。」他說：「現在我們黨裏很窮，供給黨裏用很好。」某君說：「這筆款係給你出洋用的，不能作別用。如果你不要，便將這筆錢對付你。總之，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他聽了後，聲色俱厲的說：「我幹我的事，他聽他的便。」某君當然是不歡而去。那個時候，時局既急不可待，而經濟却窘迫異常，籌款的事，使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覺得這筆鉅款總應該設法弄到手裏來用用。他查知袁氏出重賞來求他，生擒若干，殺死若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尤欲生擒

去報告他的住址，並和鄭訂明生擒重賞，於捕到之日付足。一面再由吳和外人約，於賞格之中，提出若干酬其勞，餘則盡移作黨的活動費。然後指定一天，由吳引外人和巡捕來捕他，至捕去之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而黨中得了這一筆鉅款，便可圖大舉。吳疑慮捕房會把他引渡給鄭，他說：「租界官吏對於我，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如捕得，即送出洋，儘可放心！」吳又疑慮久居獄中，萬一獄卒得賄，以毒藥加害。他說：「這雖然難防，但如果擇定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想當無礙。果能犧牲此身以換得鉅款，而有補於救國，即被毒死，也毫無反悔。現在財政奇絀，向人借鈔，唇焦舌爛，始得若干，而為數不多，只可作平日維持之用，不能大有作為，況且我此次歸來，早抱定犧牲決心，不願再做亡命，若因此致死，正合素志。二次革命失敗以來，黨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我也當時不死之一人。我死之後，或能挽救黨人為主義犧牲的舊名譽，把辛亥三月廿九之役的真精神恢復過來！」說畢就催促吳同志決定去辭，吳覺得辦法雖好，

但終恐罹於不幸，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他又說：「毒死一層，若能做事迅速，想必無事。你怕居賣友之名，我可給你一證，同志有質問，你可公布出來。」吳沉思良久，終不敢辦，他爲之怏怏不樂者竟日。古人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幾句話，他是當之無愧的。

他富於自信力，同時又勇於改過。當辛亥革命後，及二次革命前，他因爲不十分信從，國父的主張，所以常有和國父意見不同的地方。自從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從失敗的痛苦教訓中，深自懺悔已往的錯誤，以後便死心塌地服從，國父的領導，他寄黃興信中所說的話，正是他對於國父的新認識，像這樣勇於改過，毫無固執成見的偉大精神，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熱烈革命實行家，而不知道他對於學問智識的追求也同樣熱烈。他由商而學，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辛亥革命後，他認爲中國必須趕緊建設，前途方有希望。他寄人書說：「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

且行且止，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彼跑百步，我當跑百步以上，則若干年之後，或可追及，否則即行百步，亦望塵莫及矣。何況一步不前耶？吾輩之心，滿襟視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苟不急進，將何以達我之目的？」所以解上海都督職後，他便準備出洋遊學，尋求高深學問，藉以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他對於教育子弟，也諄諄以注重學問告誡，其寄姪果夫書說：「爲一身，爲國家，皆非學問不成。」又說：「爲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務其小者近者。你當教你弟妹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爲將來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教子弟，當作如此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即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對於自己一身，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這雖是家庭瑣事，但也可反映出他的懷抱來。

他一生努力於中國國民革命，但却抱負世界革命的大志。他常對人說：「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

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
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於中國的革命。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當盡力助各弱國及亡
國之民革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才算完全達到。」以中國國民革命為中心，來扶
植各弱小民族革命，以求全世界民族之自由平等，這是中國國民黨世界革命的最高任務
，也是每個黨員應負的責任，這一點，他是認識最為清楚的。他在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中
，常慨然以扶植東亞弱小民族為己任，尤欲結交各弱小民族中的志士。民國紀元前二年
（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延吉邊境發生糾紛，他屢函東三省總督張錫鑾和吉林巡
撫陳昭常，請他們設法保護朝鮮僑民。又某年，他曾和朝鮮志士在上海組織一秘密結社
，名新亞同濟社，專為謀朝鮮獨立，他任該社的監督，且常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這
件事很祕密，少有人知道。民國元年辭職後，袁世凱給他匯洋四萬元，促他早點出洋，
此款收到後，兩個月內即用罄，除大部分為幫助同志之外，其中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圓，
却是完全用於資助朝鮮安南印度的革命黨人，朝鮮在中國留學生的學費也是統統由他負

革命先烈傳記 陳其美傳

一一〇

担的。他生前嘗說：「我志願太奢，恐及身不能辦到，願留之後人！」真不幸而言中！他的死，不特中國國民革命喪失了一個英勇戰士，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革命也同時喪失了一個英明的領導者！聽說他遇害後，各國革命志士多為之痛哭失聲，可見其平時感人之深了！

廖仲愷傳

- 一 從求學到參加革命 …… 一一一
- 二 大顯革命理財家的本領 …… 一一三
- 三 勤助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 …… 一一七
- 四 領導民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 …… 一二一
- 五 爲國民革命而犧牲 …… 一二五
- 六 人格修養 …… 一三一

廖仲愷傳

一 從求學到參加革命

廖仲愷，原名恩煦，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父竹賓先生，是旅美的華僑，他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西曆一八七八年）三月十日生於美國。少年時，就在美國讀書，受外國教育。可是他的父親是一個愛護祖國的人，雖遠離國門，其教育子女仍然不忘國學。因此他的中西學問，那時就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十七歲時回國，在香港繼續讀英文，據他自己說，他在香港得到的英文學識，比僑美時得到的還要多些。可見用功之勤，進步之快。

二十二歲，和夫人何香凝女士結婚。那個時候，清廷的外交失敗到了極點，內政也腐敗到了極點，革命的怒潮，震撼了全中國，而日本留學界，尤隱然居革命的重心。他

是個有大志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發生大大感觸，便對何女士說：「國家危險至此，我們豈能坐視？日本留學界朝氣蓬勃，志士雲集，我也想東渡求學，結交革命賢豪，共圖大事。惟學費無着，奈何？」何女士慨然說：「十年之內，你儘管放心，我可把我的蓄備變賣，助你成行。」於是就束裝起程東渡，次年，何女士也到東京，夫婦刻苦勤儉，維持數年。他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專攻政治經濟學。

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聯合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仲愷和他的夫人也毅然加入，開始獻身於革命事業。他認爲革命貴在力行，便和同志組織軍事訓練團，每天在大森場學習射擊及製彈術，以備起事之用。次年，國父由南洋回日本，船經吳淞停泊，法國駐華武官布加卑來求見，傳達其國政府贊助中國革命之意。國父回到東京，便派仲愷到天津去，幫助布氏做講義工作。數月後回來，繼續讀書。畢業後回國，助法防督辦大臣陳昭常

曾辦大臣吳祿貞辦理延吉的交涉事宜。延吉能從日本人的手裏收回來，他的功勞不少。其後，陳昭常調吉林巡撫，他仍居陳氏幕中。

一一 大顯革命理財家的本領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義，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克復，胡漢民任都督，仲愷被請回來管理財政。當時廣東財政非常紊亂，實不好下手，但他憑着高深經濟學識和敏捷的手腕，從容整理，有條有緒。不到幾個月功夫，已使收支相抵，解職時，省庫居然有餘財了。這是他以其所學貢獻於革命事業的第一步。一露頭角，便有如許成績，同志都為驚嘆不已；但是，他的大顯身手還在後面呢！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國父避居日本東京，第二年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討袁，他始終追隨左右，戮力。國父知道他是理財能手，便命他和張人傑共掌財政。袁世凱死後，共和重建，他隨國父回到上海。六年，國父率海軍南下護法，因陸

榮廷等從中作梗，不能貫徹主張，次年便解職返滬，專心辦理黨務。又命同志創辦建設雜誌，努力宣傳，他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發表文章很多。他在日本專攻政治經濟，造詣很深，這時所做的文章，大都是根據純粹的政治經濟學理，來發揚國父的民權民生主義。關於民權主義方面，他翻譯了一本名著，叫做全民政治，介紹民權思想，非常得力，國父後來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還提起來稱贊過。

他對於民生主義的了解，更為深刻。他很明瞭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次殖民地國家，只有發展產業，纔有前途，產業發展的可能結果：一是資本主義的路；一是社會主義的路。他以為中國應該選擇後一條路。他說：「中國在這時代，自己經濟的基礎這樣薄弱，而所受國際經濟的壓迫這樣深重，若要有所樹立，除非是建一社會主義的國家，依科學的組織，用集合的方法，解決生產問題不可。生產問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欲達到社會主義的路，只有實行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兩個方法。因此，他發表了一篇平均地權的文章，說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國父的民

生主義演講稿尙未行世，他這篇文字是很有貢獻的。他又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消費合作社概論，主張在節制資本方法未能實行以前，先用合作社的辦法來補救資本主義發達的流弊，這也是很有卓識的。

九年，粵軍由閩回師，桂系敗走，廣州光復，國父由滬返粵，恢復軍政府組織。次年四月，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將軍政府改組爲正式政府，國父被舉爲大總統，任他做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因遭陳炯明妒忌，乃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十年，國父親率北伐軍出發廣西，陳炯明時爲廣東省長，已萌異志，對北伐軍餉糈，多方留難，幸他毅然以籌款接濟自任，北伐軍費纔得勉強維持。到了十一年四月，卒因陳炯明的破壞，國父不得不率師折回廣東，把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兩職免掉，任任廷芳爲廣東省長，他仍續任財政廳長，數天之內，便籌集現款三百萬元，交與政府，作爲北伐軍經費；北伐軍乃得啟途出發閩，向江西進攻，連下贛州、吉安。時那，國父因陳炯明態度有異，返省坐鎮。不料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突然在廣州叛變，舉兵進犯

總統府，國父倉猝逃永豐寺避難，歷二月一日始脫險抵滬。事變前一天，他被陳討誘到石龍，囚禁六十二天纔釋放。

十二年二月，各方軍隊把陳炯明打敗，克復廣州，共迎國父回粵，復任大元帥職。十三年，北方發生戰爭，國父舉義樹北伐，垣任他做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軍需總監，負後方轉輸全責。那時廣東局面，非常困難，而財政問題，癥結尤多。誠如他自己所說：「粵省財政，久陷於分裂，握軍柄者，各競防地自籌軍食；掌度支者，形同守府，挹注無從。於是佔有防地之軍隊，實有餘糧；轉戰前敵者，或以缺乏地盤之故，給養無出。肥瘠懸殊，勞逸亦異，設有微詞，猜嫌四起。」又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粵省雖極富強，而此戰以後，財政久陷分裂，釐捐酒稅，悉為各軍截收，賭餉煙捐，亦由各軍支配，是全省軍政，業已瓜分豆剖，點滴無遺，官吏壟權，情同告朔，挹注勢有不能。」但信認爲北伐是革命的根本上策，不能因財政困難而中止，他寫信給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很沉痛的說：「現在強鄰環伺，而前信軍閥，盤據

北省，方且自肆時談，如籌討敵，籌糧負責至重，千鈞一髮，實非急起直追，無以應爭機，而孫危亡。惟細察粵局，又非統一財政，無以作士氣，而一軍心。」所以便不顧一切，毅然把所主張的統一財政計劃公佈出來，各方大表歡迎。都以為是廣東財政前途的曙光。但自私自利的專橫之人，則反對破壞不遺餘力，致使這種偉大計劃終成畫餅，他自己且因此種下後亦不幸的惡果！

三 勸助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

自從民國成立以後，袁世凱一心想做皇帝，對革命黨人盡其威脅利誘的能事。黨人在他的毒辣手段之下，幾全被消滅了。退縮的退縮，革命太業幾乎停辦。國父痛心之餘，便在北京成立中華革命軍，召集各省革命領袖，來和惡勢力奮鬥。但國法律太嚴，有一部分同志不願參加，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袁世凱死後，北方局更是一片糟。六年來，國父奮鬥幾時，自己可憐的年紀，只有海軍部的幾隻老艦；陸軍則全在桂系手裏。

他這次十分痛心之餘，深深的感到，依靠他人終究不是辦法，要完成革命大業，須要黨的本身有力量，要黨的本身有力量，首先須從健全黨的組織和振作黨的精神做起。那時，蘇俄共產黨的革命剛剛成功，給他很大的興奮，把他引為中國革命的好朋友，便拍電去祝賀。蘇俄也屢次表示，對於弱小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願予無條件的援助，因此雙方便慢慢發生接觸。十一年，國父督師桂林時，蘇俄派專使馬林來致敬，對於中俄兩國革命的關係，也廣泛地談及。同年六月陳炯明的叛變，給國父的激刺更深，以素來視為黨的基本部隊竟有這樣悖逆的舉動，豈不是證明了黨的生命已陷入了危險的地步嗎？這使他改組黨的決心更加堅決。這中間，勳助國父計劃最力的，仲愷也是其中之一。十一年冬，蘇俄復派專使越飛來上海謁國父，商定中俄兩國革命切實合作，並名發表了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宣言。越飛離上海到日本養病，國父便派仲愷同行，他在日本和越飛住在一塊，天天討論，非常契合。回國後，便力促聯俄容共計劃的實現。十二年

一月，國父在上海召集黨務改進大會，改訂黨章，將黨務做初步的改進。二月廣州光復，陳炯明敗走。國父由上海回到廣州，計劃澈底改組黨務。十一月就發表改組宣言。接着十三年一月又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順利結束，黨務改組圓滿完成，國民黨從此走上了成功的坦途。在黨務改組當中，他是始終贊助最力的一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國民黨成功的偉大文獻，其中他曾貢獻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代表大會閉幕後，他被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立刻把廣東省長的職務辭去，一心辦理黨務。

黨的改組成功，黨的幹部力量亟待培養，國父於是派他和蔣介石先生共同籌備陸軍官學校，訓練黨軍幹部人才。那個時候，廣東為一班專橫軍人割據，弄到整個局面不生不死，他們認為黨軍的建立，和他們自私自利的企圖是根本衝突的，便聯合起來，千方百計，設法破壞，使他和蔣先生感到有無從下手之苦。甚至連要找地方做籌備辦事處，也不容易，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但他倆憑着堅定不拔的信心，和不屈不撓的勇

氣，來與惡劣環境苦鬥。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在黃埔成立了。蔣先生任校長，他任學校的黨代表，常常到學校去做精神訓話，把三民主義灌輸到學生的頭腦裏去，使每個學生都成爲健全的革命份子。後來把這些革命幹部人等來組織陸軍教導團，奉行主義的黨軍一批一批地產生了。其後征東江，討楊劉，統一廣東，乃至出師北伐、統一全國，都是這時奠下的基礎。

他對於這次黨的改組，是具有絕大信仰和決心的。當時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對他說：「同志中反對改組的人頗不少，你應該考慮考慮！」他堅決的答道：「我爲國爲黨，無論何人反對，我都不怕，就使殺死我，亦所不計。如果天能假我三年功夫，以從事國民革命，成績必有可觀！」他對黨的功勞如何偉大，我們最好引用和他共嘗艱苦的蔣介石先生的話來說明，蔣先生說：「廖先生是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在民國十三年輔助總理改組本黨。無造本黨和中國革命的新生命。當時如果沒有廖先生，如吳沒有他那樣的決心和熱誠來輔助總理，恐怕十三年本黨的改組，難得有那樣澈底精神和偉大的結

果。本黨因爲有十三年的改組，成功了一個嶄新的組織，孕育出一種新生的力量，所以能夠在十五年出師北伐，十七年統一中國。這種革命的進展，廖先生就是最初慘淡經營領導我們一般同志刻苦奮鬥的人！」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四 領導民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

國父的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話，仲愷認識最深，而奉行也最力。國父的聯俄政策，可說是他變成的，而喚起民衆的工作，尤爲他的努力中心，他曾說：「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及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資本主義者戰；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國資本主義者則已，否則必先與國內軍閥戰；吾人其不欲打倒國內軍閥則已，否則必先喚起全國國民共圖國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這幾句話何等斬釘截鐵！又說：「我們

可以說，那一派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革命派；那一派反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反革命。我們依着現狀，可以說，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公敵。那一派人代表民衆來打銷這兩種力量便是革命派。估我國人口最多的是農工階級，那一派人替農工階級打銷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並壓迫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這種認識又是何等透澈！

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主持民衆運動工作，尤其特別着重農工兩階級。他認爲民衆運動，若祇要求民衆加入本黨做黨員，猶不可靠；必要使他們明瞭何以要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之成敗與他們有何種利害關係，他們方有參加革命之希望，此爲最要之點。所以第一步便要做宣傳工作，都市工人智識較高，可以接受一般黨員的宣傳；鄉村農民智識淺陋，對他們宣傳，需用着特殊的技術不可。因此他便幫助 國父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來訓練宣傳的專門人才。宣傳工作做到了，民衆醒覺了，接着便須指導他們組織起來，於是工會，農會，便如雨後春筍般產生，民衆的力

量圍繞着國民黨蓬蓬勃勃地生長了！

全國民衆在國民黨的直接領導或精神影響之下，普遍地醒覺起來了。民衆運動的狂潮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面前像排山倒海地洶湧而來，使他們感到脚忙手亂，不知爲計。只有對中國民衆加緊壓迫，加緊摧殘，因此釀成了許多血淋淋的慘案。而最使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是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因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紅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南京路對遊行民衆的大屠殺，這便是反帝運動史上有名的「五卅慘案」。當時廣州國民黨的革命政府，是中國民衆解放運動的明燈，帝國主義者和國內軍閥尤視爲眼中釘，必欲消滅之而後快，一切毒辣手段，都赤裸裸地使用出來。革命政府對付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這種聯合攻勢，便是領導民衆起來施行反擊。在革命政府的領導者中，仲愷便是最主要的一個。十四年六月，帝國主義者和楊希閔輩互相勾結，謀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政府靠着軍事的力量和民衆的擁護，僅僅幾天功夫，便把反動勢力削平了。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民衆七萬餘人起來響應上海慘案，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至沙

斃羣衆五十餘人，擊傷一百七十餘人，中國民族的血史又新添了一頁。革命政府便立刻宣佈對英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同時又領導香港的工人起來罷工，全部退回廣州，使香港成爲一個死島，結果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中國民衆的面前屈服。領導工人罷工最勇敢不屈服的，便是仲愷。他對罷工委員會代表說：「諸君此次罷工，是爲國家民族，不顧一切而奮鬥，比兵士去打仗，尤爲難能可貴。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若果一旦死了，比之士兵衝鋒陷陣，尙覺得更有精神，有毅力，令人欽佩。所以諸君此次奮鬥，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吳；什麼都大！」又說：「在政府方面，盡力爲全民而爭，在黨方面，也出盡全力而爭。所望全體工友一致奮鬥！」可見他是怎樣的熱誠！

革命政府在全民衆的擁護之下，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無論如何陰謀破壞，始終是不能撼動絲毫的，這個功勞，我們第一個就要數到仲愷！

五 爲國民革命而犧牲

仲愷是最勇於負責的人。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政治方面，他先後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長、財政廳長諸要職，努力消滅專橫軍人的割據局面，以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奠定了國民政府的基礎；在黨務方面，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領導民衆與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搏鬥，勇往直前，一點不退縮，不姑息，不妥協。因此，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派仇視國民黨和革命政府者，尤痛恨他個人，認爲欲消滅國民黨和革命政府，尤必先從他下手，他的一身便成爲反革命勢力的衆矢之的了。十四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他偕夫人何女士從東山寓所驅車到中央黨部去開常會，中途遇着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啟霖，同載而行。車到門口停下，他和啟霖先下車，入門登至不設第三級時，突然樓梯上跳出暴徒二人，向他開槍轟擊，大門鐵柵內也有暴徒同時發槍，共二十餘響，他身中三彈，俱中要害，當場仰面倒地，不能作聲，氣息

僅屬。秋霖也中一槍，帶傷避入宣傳部辦事處。何女士已驚慌倒地。時隨行衛兵三人尙在門外，聞槍聲纔趕入內，舉槍向兇手追擊，中其一人，餘均奪門逃去。事稍定，大家急把他和秋霖扶上汽車，送去東川馬路公醫院，他因受傷過重，途中卽已斃命，秋霖則兩天後也不治而死。出事前數天，何女士曾對他說：「外面謠傳有人要行刺你，以後何不多添幾個衛兵？」他只冷笑道：「我一生沒有負黨、負國、負人，祇盡力爲民衆謀利益，何畏人仇？而且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防也不勝防。倘要暗殺，由他去罷！」遇害前一天，又有人以正確消息報告，他復慨然說：「際茲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爲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尙未解決！」真不料竟遭兇徒的毒手！他的死，距 國父逝世僅整感五個月，也是 國父逝世後黨國的一次最大損失！

無疑的，仲愷是爲國民革命而死，是死於反革命勢力的手裏。反革命勢力對他的逼害，卽無異對國民黨和革命政府的逼害！可是他遭毒手以後，反革命派却又造謠言，說

他是共產黨，他的死，是共產反共產爭鬥的結果。反革命深造作這種謠言的用意，顯然是在掩護他們的罪惡，和企圖分化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現在雖然已經事過境遷，但這件事不但關係他個人，而且在黨國史上關係也很重大，我們覺得還有替他辨別真相的必要。

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伴着改組的成功，產生了黨的三個政策，就是聯俄、容共、扶植農工，這都是本黨 總理中山先生親自決定的，實具有不可動搖的時代意義。關於聯俄容共的態度，國父和蘇俄專使越飛在上海共同發表的宣言中說得明白：「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就是說，中國所需要而且唯一可走得通的路，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如果蘇俄政府願意以平等的態度，對中國國民革

命做友誼的援助。國民黨自然不予接受。同樣，對於共產黨，如果他願意放棄共產主義，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來，共黨也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國民黨也無可拒絕之理。而且接受國外的資助和吸收外黨份子加入，在黨史上是不乏前例的。至於扶植農工，更毫無疑義。因為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全民衆的幸福，農工佔全民衆大多數，必須他們起來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才有成功希望。農工的智識程度比商學爲低，要他們起來，就非加以特別扶植不可。國父定三六九政策的偉大用意，仲愷是最清楚的，所以他擁護最力，奉行也最力。正因為如此，反共各派便造謠中傷了。說他已經背叛了國民黨，加入了共產黨。爲着這件事，他還曾以廣東省長名義佈告闢謠說：「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原與我國革命成功之途，尙不能實行，且以新經濟政策爲救時藥劑，可知謠言之不確。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案落後之境遇，方當爲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卽狂。本省長爲國民黨黨人，非共產黨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願大元帥手著

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其實業之性質，分爲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並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講演，彭彭在人耳目，無可疑者。『這裏所表明的態度，再坦白沒有了，也再正確沒有了。又一次，他的夫人何女士曾問他說：「人家都說你是共產黨，你有什麼解釋呢？」他說：「夢話！夢話！中國決不能共產！因爲中國產業落後，無大資本家，大地主，拿第一公團來共嗎？至謂扶助農工階級和聯合弱小民族，便是共產，更屬笑話！我們接受孫總理遺囑，欲達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須喚醒民衆，現在中國受着帝國主義和軍閥直接間接壓迫，欲打倒壓迫階級，必須聯合全民。我國農工占人口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們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夫，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們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爲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嚴寒盛夏風雨飄搖之時，辛苦工作，每日充飢者不過

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幫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這不僅僅是悲天憫人的話，而且包含着絕對的革命真理。我們再看他對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訓話再三叮囑道：「今日之農民運動，其根本原因為國際問題，國民革命問題，非祇為對付地主之內部問題，願諸君此後再三注意。」換句話說，農民運動的目的，是在喚醒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求中國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以反對地主為對象；工人運動也具同樣道理。這是中國國民黨民衆運動的永久不變的基本原則，與共產黨全不相干的！

總而言之，國民黨對於民衆運動並沒有應不應起來領導的問題，而只是怎樣領導的問題。如果仲愷熱心領導民衆運動，便說他是共產黨，那麼，不但侮罵了他個人，而且侮辱了整個國民黨，這是不可寬恕的！我們最痛心的是：自從他死了之後，國民黨喪失了民衆運動的偉大導師，民衆運動漸漸落在共產黨徒的手裏，他們全不顧到客觀事實，

只一味盲目襲用蘇俄式的階級鬥爭方式，釀成後來中國民衆自相殘殺，僅有的民族產業被摧殘，農村組織被破壞，國家元氣被斲傷。民衆運動的結果，不特未能有助於國民革命，反且阻礙了國民革命的進行；不特未能爲民衆謀福利，反且增加了民衆的痛苦；這是仲愷所未及料的，他在地下有知，也當爲之痛哭罷！

讓我們說：仲愷是 國父的誠忠實的信徒，也是最忠實的國民黨政策執行者。

六 人格修養

以上所說，都是仲愷一生的革命事功，最後我們看看他的人格修養，也不愧爲革命同志的模範：

一、是勤勞好學。他平日爲革命工作，每每超過了常人所能忍耐的程度。尤其在十三年以後，一身兼黨政數要職，每天辦公少則十二三小時，多至十六七小時，全沒現出一點倦容。最爲難能，是工作無論怎樣煩忙，每天臨睡前總要看看書。好學是他的天性，

平當手不釋卷，吸收新知識，如渴如飢，惟恐不及，因此，他的學問思想能夠與時代以俱進，這一點關係非常的重要。他的學問很淵博，除政治經濟是專攻之外，文學和歷史的涵養也很深。他平日歡喜填詞，所作有《雙清集》。八九年時，他在上海和胡漢民、朱執信、胡漢民、陳天華等六人共同編定《革命方略》，他負責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二、是廉潔自守。民元以後，他屢次掌理財政，可是廉潔自守，絲毫不苟，十餘年如一日。每一度卸職移交時，沒有一條不清的賬目，沒有一紙收條不經其簽字。他生前所居的廣州東山住宅，還是他的夫人由她母家所得忍番積聚下來的。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因此有這種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勇往前進的革命精神，歷久不移，這一點也是值得重視的。

三、是服從黨紀。他獻身革命二十餘年，平日在國父左右的時間最多，國父每發一議，必定一策，他必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無論他的意見被採用不被採用，一經決定，他

便忠實服從，忠實奉行，絕不因自己的意見被拒而發生一點隔閡。對國父如此，對黨的決議也如此。

四、是公而忘私。他生平對於個人的出處遠退，純然以公事為主，絕不參雜一毫私見。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後，他因為擔任黨務方面的職務過多，政治方面的事無暇兼顧，便把廣東省長辭掉。夏間，國父用省長難得其人，命他復任，他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到了秋間，廣州商團生變，他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黃埔軍校。十四年國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都要他出來擔任財政的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又担負起來。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着眼在公事上，沒存絲毫私見。只要怎樣有利於黨於國，他便怎樣做去，所謂意氣之爭，權位勢利之爭，他是全沒有想到的。

五、是不屈不撓。他從獻身革命之日起，便抱定了犧牲的決心。所以平日做事，一經決定，便放手做去，不猶豫，不退縮，無論如何困難，務必達到目的而後已。在廣東省

長兼財政廳長任內，他計劃要統一全省的軍政、民政、財政，儘管割據的軍人怎樣反對，他不顧；國民黨改組時，儘管反革命派怎樣造謠中傷，他不顧；創辦黃埔軍校時，儘管有人阻撓破壞，他也不顧。可以說，他要為黨為國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成功，不徹底。然而，他却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之下犧牲了，在他個人也不算是意外的歸宿吧！

趙

聲

傳

一	幼年特性	：：：：：：：：：：：：：：：：：：：	一三五
二	游學和立志革命	：：：：：：：：：：：：：：：：：：：	一三六
三	北極閣演說的壯舉	：：：：：：：：：：：：：：：：：：：	一三八
四	服務新軍時的革命運動	：：：：：：：：：：：：：：：：：：：	一四〇
五	參與革命各役	：：：：：：：：：：：：：：：：：：：	一四四
六	逝世和身後遺念	：：：：：：：：：：：：：：：：：：：	一五八

趙聲傳

一 幼年特性

趙聲，字伯先，別號雄愁子，因是宋王室之後，亡命時，曾易姓名曰宋王孫；江蘇丹徒人。父蓉會先生，字鏡芙，是邑中諸生，以理學聞名，行止端正，兩次入鄉闈不第，遂絕意功名，退隱講學，門弟子受他薰陶而發名成業的甚衆。生子三人，長卽聲，次念伯，再次光。聲幼時就聰慧異常，加以家學淵源，八歲就能作文，一時都目爲神童。九歲應童子試，文章應列首名，但因作字縱橫溢格，失去冠軍。然他的書法，正自有異稟，後來頗負盛名。此外又善作詩，興之所至，便信手揮成，毫不修飾。因是真性所寄，聲調多悲激動人。然詩與書亦不常爲，所以得到的人，都視作珍品。他於文事之外，又擅神力，疾惡如仇，見義勇爲。十四歲時，有惡吏枉捕市人入獄，市人母哭訴於蓉會。

先生，蓉曾先生尙在躊躇，聲已奔入獄中，破囚機挾人出。一時邑人都驚，惡吏亦無可如何。十七歲入邑庠，有向他道喜的，他却說：「大丈夫當爲國宣力，區區一秀才，何足言。」其後舉拔萃科，才名更甚。然他的志向，固不在科第，不久便往南京投攷學校。

一一 游學和立志革命

轉至南京，心想爲國建績，必從武備下手，就投攷江南陸師學堂，不料被黜。正自無聊，準備歸去，有觀察某，聞名聘他去任西席，他因居留都會，可以擴張見聞，就應其聘。那知觀察頭腦頑舊，聆了他的言論，常常搖舌搖頭，因之賓主不投，而弟子又不好學，任教三月，就辭職去投攷水師學堂，竟以第一名錄取。入校後，因才學出衆，深受同學愛戴。正值校中章程不良，衆皆要求更改，他便被推爲代表，向當局力爭。因性情伉爽，言語侵犯監督，雙方都動了憤怒，他就自請退學。然其才名，就由此洋溢於學

界了！他退學後，雖居妙見山僧寺，閉戶讀書，可是學界中聞名來結交者，終日不絕。有陸師學堂學生某，偶然將課藝文請他捉刀，爲監督俞明震窺出，經詳細詰問，吐實情，大爲稱賞。便將其文張布於課堂，召聲往見。見後深爲器重，特許他入校肄業，於是他的素願得償。欣幸之下，便刻苦於學業，課餘則和同學抵掌論時事。那時風美雨，已隨革命潮流澎湃於東亞大陸，國內外有識之士，都已受自由平等學說的薰染，一致貶訐異族專制的淫毒，提倡民主政治，新論譯著，像雨後春筍勃生。他便力鑽研，尤心折於民族民權之義。每見旨趣正大而駢詞犀利的論著，就欣然說：「這都是我胸中所欲言，不料他竟先我而發。」自此就以革命事業自任，嘗告同學說：「我輩今日痛苦求學，豈爲高官厚祿，乃預備他日手拯神州於茫茫巨浸中，使之重觀青天白日！」同學都爲感動。

畢業後，見清政更腐敗，就欲聯合同志，爲實行革命準備。可是他環顧國內士子，誰聯誰咄咄，埋頭於科舉，全不知世界與國家爲何物，他所提倡的，竟無人應和，於是

居常鬱鬱。後聞國中後浪，都集中在日本，就假考察軍政的名義，東渡一游。果然同氣相求，革命士志都來訂交，他一時得了許多同志，心胸大快。然而想到革命非可徒托空言，久居異國，也非得計，就束裝回國，另尋實行革命的途徑。

三 北極閣演說的壯舉

趙壽歸國後，先從事啓發民智工作，在鄉里創閱書報社，繼又辦一小學堂。又以革命事業，深依武力，更組一體育會，使地方青年都在其中練習體力。其他公益事情，也多有所贊助，不久應甯江師範學校之聘，任教習，於是內結員生，外聯同志，聲徒日衆。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俄人強佔東三省，威迫清廷改訂滿洲新約，清廷無能，勢將屈從。上海商學界見國事危殆，紛電表示堅拒。留日學生，也組織拒俄義勇隊，預備回國殺敵。一時拒俄風潮，瀰漫全國。聲亦假拒俄事。召集學生大會於北極閣，發壇演說革命，慷慨陳詞，聲淚俱下。聽衆個個動容。清甯江總督聞訊，謀

置之於死地，同志孫凱勸他走避，他先不允，直率勸者泣下，方才出走湖南。

到長沙後，兩湖同志開北極閣演說壯舉，都來納交，並薦他爲實業學堂史地兼體操教員。於是湖南學界，亦受他革命思想的培植。然他仍以無所發展，不能爲民族爭榮爲憾。不久聞袁世凱在北洋練新軍，就和同志密謀說：「學堂只能造就人才，不能挽救目前危局，我本是軍人，應趁這良機，投効軍中，俾爲日後革命實力基礎。」同志都以爲然，他就北上保定見袁世凱。世凱巨奸多智，知聲有革命思想，見時虛與委蛇，詳問履歷住址及生活所需。聲不知是計，竟以實告。世凱暗喜說：「這小子雖英俊，但涉世未深，當可入我彀中。」於是委辦文書，月給贍家費五十金，使其下榻於署中樓上，樓下設兩守衛任監視，一切便和外界隔絕。到此，聲恍悟已入彀中，就百計設法逃往北京。到北京後，默察清廷虛實，又出榆關，觀邊塞形勢。那時皖省黨人吳樹，正在京師窺伺構緣，謀殺當道。聞聲由榆歸京，便專去訪候，兩人相見，互傾肝胆，聲喜甚，對樹說：「我此行遇君，誠爲不虛！」就訂心交而別。聲南歸後，接樹書，中有「某爲某易，

君爲其難。」語，變閱後，大爲感動，寫詩數首報樹。樹接詩後，反覆誦讀，竟至心酸淚下，聲詩感人之深，可見一斑。其後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樹竟以彈擲清廷所派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於前門車站，不中身死。聲得訊大哭說：「天呀，喪我良友，我誓報這深仇！」那天竟未曾進食，聲對友情的真摯，於此也可見到。

四 服務新軍時的革命運動

聲南歸時，聞保定陸軍，是歲舉行秋操，以爲機不可失，急投某鎮爲隊官。不料那時北方軍人思想之銅塞，正和官僚一般無二，所以大失所望。然却因此得了秋操數月的經驗，返後對人說：「余自學陸軍以來，至此始確有心得，乃知學校中所學，不實地練習，未可盡恃。」

那時端方已去江督任，同志就招他往江軍充督練公所參謀官，因策劃多中，特受官

建師器重，不久便派赴北洋調查新軍編制和教練方法，返後改任教練江陰藩軍職。當時存道負郭人漳，以新學負名，又和革命黨人黃興、張繼、陳天華、章行嚴等有交，聲深爲嚮往，人漳也聞聲名，二人就結了兄弟交。不久人漳約聲同往廣西任新軍管帶，聲除日夕灌輸士兵民族主義外，因廣西是洪秀全革命策源地，士大夫多有太平天國君臣的後裔，就借之常爲論天國之得失，說：「洪王定了金陵，不乘機席捲，直搗幽燕，而乃安坐謀議，袖手待困，遂至反客爲主，情勢一變，豈不可嘆！」聽衆都爲咨嗟感奮。這樣過了年餘，衆心大部歸附，本想就此發動軍事，後因那時兩廣和湖南的革命運動，鬧得正烈，廣西大吏，防範特嚴，無可下手而罷。同時南京已創辦徵兵，同志都招歸去，他便對所部士卒，撫慰再三而去。

南京徵兵初創時，地方阻力甚大，應者極少。新軍統制徐紹楨，正感缺乏得力幹部，陶駿保與聲同鄉，就薦聲與紹楨，紹楨便將徵募全責交聲。他奉命後，奔走故鄉，苦口勸喻，鎮江府屬青年，大多來歸。將校中日後負盛名的，如柏文蔚、林樹慶、顧忠琛

冷遜、楊希說、林之夏、鄭爲成、倪炳章、熊成基、薛新等，都是由澤偉轉接引而來。所以第九鎮的官兵人才特多，守紀律講大義也爲全國陸師之冠。徵募既畢，紹楨委他任第三十三標第二營管帶。

澤偉自隸義勇陸師，就隱以圖復河山自任。畢業後，決計入軍，謀握兵權，待時而動。奔走數年，遷徙軍職好幾次，都爲明告行，未曾有獲發助。這次到新任後，仍本一貫精神，養成兵士革命思想，設圖書報社於營中，爲兵士研究學識之需。某日假哥操之名，親率隊伍出朝陽門，謁明孝陵，猝然向士兵說：「你們可知道這是太祖高皇帝的陵寢麼？」士兵有回知道的，也有回不知道的，他就慷慨大聲說：「高皇帝逐去胡虜，重奠漢業，功業之高，無與倫比，至聖安皇帝，又亡於胡虜，於是閩浙被陷，滇黔遭劫，吾輩亡國民，應怎樣報高皇帝於地下？」衆人聽了都大聲說：「決服從主將命令！」他大喜，從此誘導更力，不上半年，全體士兵，都有革命思想，而南京徵兵雄武之名，也漸漸地揚溢開去。不久，紹楨因他有治軍大才，擢他爲五十三標標統。他見事有可爲，

就約同志組織俱樂部於樞本部，做聯絡聲氣討論進行的機關。當時合金鑄士兵和答樓有志學生以及黨人可以受他指揮的，約有二萬之衆。他本慕項羽八千子弟起而滅秦壯舉，暗喜羽翼已成，只待所運動的蘇皖贛各軍成熟，便可大舉。那知規劃未就，端方重疊兩江之命忽殞；同志有勸他乘端方蒞任時，即狙殺之以起義的，但他却因蘇皖各埠運動尙未成熟，南京巡防水師兵艦也不及聯絡，軍裝子彈又不敷應用，主張不可輕動。他說：「如果這樣做去，豈不是破壞了第九鎮的基本，而演一套漢人和漢人滿且的慘劇？」同志聽了，都佩服他的見解。

端方於聲在北極閣的演說，大已生根，復任後，又聽見他在明陵誡衆的話，更爲深忌。正值新軍在後湖神廟聚賭，縣會圍賭像，嘗會爲戒同種媚慶廷的罪人，並數清軍下金陵日慘無人道的罪惡。就想趁此根究，羅織大獄，對人說：「三十三標都是革命黨，可用砲轟毀它。中滿將舒清阿尤爲首惡。」一時同志都驚駭自危，並爲尋危。幸賴紹楨的庇右，向端方力保，而端方也憚紹楨有兵權，就褫免辭職了事。所部官兵，聞他將

行，如失慈母，列隊相送，甚至泣下。他却撫慰說：「大丈夫勿作兒女態，共事之日正長，幸各自勉，勿忘我言！」說時，也不禁淚珠奪眶而出，和士兵一慟別去。

五 參與革命各役

(一) 紀元前六年萍瀏之役

聲於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夏，曾因蔡民友、孫毓筠的介紹，和中國革命同盟會會員胡毅生相契，因之於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深表服膺，允相機協助。端方重督兩江後，黨人多畏端方殺人手段毒辣，都謀乘其立足未穩，猝起發難。那時贛、湘、鄂、川都遭荒歉，人心浮動，黨人急進的就在贛省運動會黨，於十月十九日以安源礦工起事於萍鄉；瀏陽和醴陵的會黨，同起響應，幾天之內，集衆數萬，佔據三四縣。贛督電端方告急，端方遣紹楨率新軍赴援，紹楨力薦聲勇毅，請仍任爲三十三標標統，可是端方終疑不許。紹楨就任聲爲中軍官，使和倪炳章、熊成基

就遣。行後，端方忽又疑悔，就再派心腹跟蹤偵察。聲未行時，已先使人報端方，可是到萍時，革命軍已敗於清軍，首領蕭克昌、龔齊台、裴紹南都已身殉。聲和江南同志，雖欲相繼盡力，已來不及；又加偵斥在旁，更難入手，只有暗中抱憾。這一役，在革命史上稱為萍瀏之役，係會黨自動發難，並非奉有同盟會命令而發。當東京同盟會本部得訊後，急派孫毓筠、楊卓林等分赴蘇、皖、湘、鄂爲聲援，不料事機不密，同志有被捕的，有被誘擒的。毓筠在端方嚴審之下，又供露黨情。端方便急調紹楨回省，嚴加防範，聲弁有嫌疑的，多被撤職。聲知不能立足，就走廣東。

(二) 紀元前五年欽廉之役

聲到廣州後，先爲督練公所籌運科提調，不久便擢升爲第二標新兵統帶。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春，屬欽州管轄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墟人民困苦，捐輸繁重，舉代表向府吏請求減捐，不料府吏竟將代表囚禁，因之引起墟民公憤，組織萬人團和政府對抗。由豪族劉恩裕爲首，率數百人操械入城，破牢劫囚而去。官

軍追擊，死鄉民數十人。於是鄉民團結更堅，而清吏竟指爲匪羣，飛報粵督張人駿，請發兵赴援。聲見機會到來，就向人駿自薦，率步兵一營砲四門，即日乘船赴北海。那時人漳也在粵任防軍統領，轄新練軍一營，巡防隊三營，亦請命援欽。人駿就命聲和人漳會同總兵何長清進勦。聲到目的地後，傾知黨內同志，已有入抗稅兵內主持的，就一面邀胡毅生去約黃興入郭軍結人漳，一面密派代表去和恩裕接洽。那知人漳原是革命動搖份子，他前當失勢憤抑之時，雖曾倡言革命，並曾和黃興幾番訂盟，然其本心仍存利祿，此番身任軍職，正想立功進官，故聞聲通恩裕，便向人駿告密。聲知事敗，急諷恩裕逃走，而恩裕不理會，只得揮兵急進，企圖相機應援。無奈到時，何長清已殺恩裕，並慘屠三那，竟是無能爲力。

三那自被屠後，民怨益深，便派梁建葵、梁少廷請援於同盟會越南總部。原來其時國父正和黃興在河內規畫攻取粵、桂、滇三省。國父見胡毅生和建葵、少廷等先後到來，立即派員赴欽州調查實情。及知民氣可用，便派黃興往欽州佐人漳；毅生往藤州

助聲；王和順入欽州腹地陸屋、三那等地，聯絡民團預備大舉發難。人漳見與千里赴約，做賊心虛，不禁一驚，然仍假爲周旋。興性素來坦率，不疑有詐，竟盡將所謀告人漳。人漳便刻意防範，陰圖破壞。毅生與和順到聲軍後，聲囑和順改名張德興，給他軍事委員名義，並派差弁送往欽州，沿途防軍，但信爲委員張某，不知其爲革命黨人。和順到達三那，三那父老都出郊遠迎。和順便告訴他們，趙郭二部，都是革命軍隊，以前抗捐舉動，多有誤會，主屠殺的，乃是何長清部隊。現下如能高揭革命旗幟，必得響應，大事可成，並引黃胡二人在趙郭軍中爲證。衆人聽了，都大喜。於是糾集民軍約千人，槍數百桿，本擬照聲所約，先取南甯，由聲部從後尾隨，相機暗助；後因南甯清軍，不受關說，就改計取防城。防城駐兵，如約內應，和順率部入城，殺清吏，安百姓畢，就揮兵進取欽州。適因大雨滂沱，道途泥濘，黨軍行一日夜，才到達城外，而人漳奸算在胸，已約了欽廉道王瑚，扼險相待。黨軍見城上燈火如織，就不敢前進。興見狀，便請於人漳，欲假名出巡，去晤和順。人漳就托興告和順說：「城中有王瑚爲梗，請先攻廣

西，佔南宮後，當謀誅瑚反正，並允助和順彈藥。」和順聽了，不允。輿就私約和順，當夜襲城，自己開門迎軍。原來人漳所部，大多是與故交，沒有人漳命令，輿也有指揮可能。不料輿的出城，已被王瑚所疑，竟親自督軍巡視，防備極嚴，使輿無從下手。當夜和順率部到城下，見城上沒有動靜，就知事變，只有退去。不一會，輿密使到，告和順城中已有備，不易動，仍應設法攻南寧。和順想：自己部下能戰的，只有數百人，城中的兵有數千人，戰必不能勝。南寧又屯有重兵，前次聯絡又失敗，也不敢去。人漳又背約，說不定還要來襲。只有靈山方面，清守軍單薄，便率軍直趨靈山。輿也已察知人漳變節，設計脫身出走。

聲在合浦，知黨軍將取欽城，正謀響應。忽聞改取靈山，大異。當夜和胡毅生馳往武利軍中，營長彭大松告他說：「革命軍攻靈山，駐紮環秀橋，命陳發初製竹梯三十具，備登城之用。到期只成兩具，兵士僅上數十人，梯已折斷，無人再能繼援。先登的數十人，就和城中防軍，苦戰一晝夜，傷亡殆盡，清援軍又至，革命軍就分兵拒敵，戰至

彈盡械折，長間始率隊他去。聲聽後，暗暗太息。後聞梁建葵已率精銳入十萬大山，和順返越南，方始釋念。

欽廉事定後，省令頒師回省。聲就在廉之南門海角亭，設宴款待同袍將校，飲至半酣，感慨叢生，便賦詩寄懷。中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這十四字，寫盡了他所志弗遂，爲虜馳驅的鬱感。後聲偵知人漳負約始末，憤甚，又知人漳借故殺死軍中傳遞黨人的哨弁王得潤圖滅他自己會迫黨人的口實，更憤，就於知府柴維桐座上痛斥他，宣布絕交。

(三) 紀元前二年廣州新軍之役

人漳既爲聲所擯斥，就日對人駿進讒，同時端方也自江南密電人駿稱：「聲才堪大用，願志弗可測，毋養虎肘腋，致自貽患。」人駿遂漸漸疏遠他。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冬，調第一標統帶，第二年春降任督公所提調。聲覺事無希望，就棄職回江南省親。端方得知，即令文武協捕。同志急報其家，促他快避，就於夜半

間道走西湖。第二天，省中探吏和丹徒捕役巡防營兵，果來圍宅，搜索不得，乃派密探伺窺，數月後方去。

當聲任總統職時，各標的統率和教練事務，都由聲獨任，所以士兵之間，早已受民權民族學說的灌輸。同時新軍的下級軍官，大多是陸軍速成學堂和虎門講武堂畢業生，在校時已由黨人姚雨平、張六材、劉古香等，以同學資格聯絡，所以同情革命的，十居八九。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粵省設模範學兵營，黨人又有屈身應募的，畢業後，皆充新軍下級官，所以新軍中已布滿革命種子。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冬，倪炳章、方楚因因助熊成基起義安慶，事敗被緝，來粵投聲。聲其時雖已解去實職，但仍有力量，見粵軍新編未久，正缺砲隊軍官，就薦炳章爲砲營排長，易名映典，以避耳目。砲營兵卒大部是皖籍，映典皖人，故部勒甚易。聲既離職他去，陸軍就借了聲的威望，繼續經營。事首胡漢民受 國父命，在香港已成立南方支部，爲一個指揮南方革命進行的總機關。支部內有實行委員汪精衛、林時煊

胡毅生、洪承點、林直勉、李文甫、莫紀彰等，其後朱執信、李海雲再行加入。分爲軍事、民軍、宣傳、籌餉四組，由胡漢民任支部長，主持一切。這年，爲籌備新軍運動，乃由支部派員到廣州城內天官里設立機關，後遷高第街宜安里，由方楚囚主持之。又派胡毅生、朱執信運動各屬民軍。各處會黨，則由支部和分會同志分頭接洽。籌備稍稍就緒，映與便請港支部電聲商來主持。那時聲因清吏債伺稍弛，又潛歸故里，得訊，即忙南下，爲主謀劃。軍中聞聲到來，歡聲如雷。於是協議於明年（紀元前二年）元旦發難，胡毅生率會黨攻城，映與率新軍夾擊，師期將近，毅生因內地民軍彈藥尙缺，漢民亦因籌款未集，商主展期至元管後。那時黃興、譚人鳳都已從東京來，興說：「期已定，不應輕易！」毅生方臥床上，笑說：「你想馬到成功嗎？時局還甯靜呢，急甚麼？」興默不作聲。到二十七日，支部尙無發動的意思，而省中新軍自兵入會證，已有洩呈粵督的。聲情急了，便對漢民說：「令出難收，我們不能因區區數千金壞大事！」過了二天，映與亦由省來港說：「軍心已蠢然動了，延期太久，勢將不可收拾，如何是好？」

「衆人聽了，方都着忙。然計算時日，元旦決來不及，最早也須初六日。那知這後命尙未至，省城事已發動了。」

原來廣州的警兵，和新軍向來不和。大除夕，有二標兵士因賭圖章論僱小亭和警兵衝突，一巡尉受微傷，警兵就把兵士二人捕去。三標管帶，載慶有去領保，不許，求見警官，也不許。新軍就於元旦日集衆入城，打毀局所，並毆死警兵以洩憤。清吏見了出亂子，大懼，等新軍退後，便令關閉城門，同時下令取消軍士年假。那時一標軍駐紮着，並未參與毆警事，標統劉雨沛也令禁年假二日。軍士不服，漸漸鼓噪。忽有人呼警隊來攻營，全體便嚴裝操械出營去。雨沛喝止無效，協統張沅培忙逃入城，揚說兵變。水師提督李準聞訊，馳往彈壓，路遇斥隊，對他說：「我輩是革命黨，若不降，就請決戰！」準大驚，急入城，和總督袁樹勳商量增兵，調派兵進砲臺城守禦。

映典在港得到事變消息急馳返軍中。是初三日早晨。看見長嘯說：「半生心血，碎於一朝，若守師期，君等此無唯類。」就殺一標管帶祈某宣布起義，衆推映典爲司令，

砲中，映典死，軍心就亂，外援又不及來，槍彈又於前被查獲入會證時被收，不敷用。經響數年的軍事，一旦就告潰散了！

看事變時，聲正在省城內，不能出，後賴同志何侶俠之助，方纔出險。至南海上棋村，遇面映典，兩人就抱頭大哭。聲尤痛映典之死，當即揮書稟老父云：「大事去，良波死，無面目見人矣，乞恕不終養之罪。」是夜，就馳往順德，想運動會黨發難。後因會黨志趣不全相同；清吏方面，又因此次舉動聲爲主謀，懸賞購捕甚急，同志力促赴港，始罷。到港後，變更姓名，躬耕沙港鄉，朝荷鋤，夜執筆，自食其力，並食同志。然從這時起，便有鬱氣病，時痛時隱，成了痼疾了。

（四）紀元前一年廣州之役

聲居港數月，聞 國父由美抵日，就同胡毅生、林文專談到東京去謁見，致了多年欽慕之意， 國父亦深爲器重。初秋， 國父在庇能謀再舉，就召他往商大計。時當新

敗之後，新軍亡命的樞衆，衣食且有不繼的，在座的都爲經濟生憂，主張暫緩；獨他主速發，並且慨然說：「請先付五千金回國接濟同志，免得散去，然後集合同人，再接再勵。至經濟方面，若募得十萬金，事無不濟。」國父聽了，深以爲然。卽約各埠黨人來庇，十月十二日，在四間街 國父寓所開會，到會的有 國父， 國父的長兄孫眉、聲、黃興、胡漢民、庇埠的黨員，和怡保、芙蓉的代表，決定先籌款十萬，仍以新軍爲主幹，另選五百人（後增至八百人）。爲選鋒。發難地點，聲在東京時，向主長江流域，興因不忘河口之敗，主經營雲南。會議後，乃一意謀廣州。並決粵事定後由聲統一軍由江西取南京；與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理由是：聲是江南新軍創辦人，衆情愛戴；興曾舉事於湖南，羽翼衆多，易於收功。大計既定， 國父因受居留地約束，不便久留，便自任赴美勸募款項之責，而將南洋籌款之責，委給興、漢民、鄧澤如、謝良牧等，將撫慰新軍事交聲。未幾，興和漢民從南洋歸，就組織統籌部於香港，舉興爲長，以聲爲副，兼主交通，漢民任祕書，姚雨平、胡毅生、陳炯明、羅熾揚、李海雲、洪承點各

各縣的民軍會黨。三月十日召開發爲戰時總司令，與副之，決定十路進攻。與率南洋和福建同志百人攻總督署；莫紀彭、徐維揚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防截旗界並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以小北門以延燕塘新軍入；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率五十人攻龍王廟；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槁二巷砲營；羅仲霖率五十人破電信局；聲自率蘇院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水師行台爲李準所駐，準是粵吏中的梟雄，屠殺黨人最酷辣，善戰而狡，聲因準是殺映典的兇讎，又爲此役中堅，所以由自己來承當。大計方定，事出意外，十日那天，忽有新從南洋回來的粵人溫生才，在廣州謀刺李準，誤殺了孚琦，一霎時把平靖的廣州弄得大大的泛動起來；清吏便立刻戒嚴。接着黨中的謀事，又被走漏一些風聲，李準和張鳴岐就更加嚴防，一面將新軍的槍械收回；一面下令檢查。黨人居所因嫌疑被迫遷出的，有好

幾處。黨人見謀已洩，有提議立刻解散待後再圖的，興反對說：「網羅已布，敵無可散，戰也亡，不戰也亡，不如先發，事即不成，也可以謝天下激後人！」就於二十五日率同志先入，聲因省中識他的人太多，暫與漢民留港。

黃興入省時，省中同志，因荷屬及美洲之款未到，軍械也須緩期方能抵達，已擬緩展師期爲二十八日。興到後覺二十八日仍不能舒齊，主再展期一日，爲二十九日。這樣一再展期，同志集省的，因避免人多生疑，行止遲退，都感到參差。清吏方面，也已有所覺，開始嚴查。二十六日夜，漢民接興電云：「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在港同志，都相顧失色。聲憤甚，欲即入省和虜拚命，被同志力阻方止。省城方面，二十七日胡毅生和陳炯明察知已有奸細混跡黨中，向興建議再改期，興見衆心已渙，改期無異解散，心中大痛。欲以一身和李準拚命，以謝海內外同志，立命各部退散，以免多受犧牲，一時聞命出省的有三百餘人。不料衆人散去不久，忽傳清吏將實行搜索戶口，若不速發，必不能自救。二十八日，炯明、雨平又偵知從順德開來的防營都可恃，告興，興便於

當夜又急電滬：「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聲接電後，渙散的心情，爲之一振。因同志都沒有辦法，省港往來，早輪只有一次，晚班較多。爲避耳目計，就定計分兩批進省，宋教仁、何天炯等和閩、粵、蘇、皖一部同志搭二十九日早輪先行，自己因省中熟人太多，就和其餘同志乘晚輪進省。又因港人到齊，最快須待三十日，先電請展期一日，又派譚人鳳、林直勉上省向陳述改期的理由。不料黃興在省，因清吏實行搜查戶口，謝恩里和二牌樓的重要機關都被破獲，事機益迫，萬不及待，就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時，變計爲四路，親率黨人直撲督署。鳴岐早逃，李準親率大軍應戰，姚雨平來不及延新軍入城，北江民團亦未得全入，防營兵本已入城援義師，因方聲洞錯殺其弁將，遂致反顏助清軍。在這種惡劣情況之下，革命黨人仍以一當百，曾不稍怯。和清吏巷戰歷一日夜，卒因傷亡殆盡而敗。事後檢埋忠屍，得七十二具，後葬黃花園，稱七十二烈士墓。這便是驚天地、泣鬼神，植辛亥革命基礎的，世稱爲黃花園的一役！

當省中事敗之時，聲和漢民等正率二百餘人分登兩輪，三十日拂曉抵省，見城門嚴

閉，知事已敗。漢民卽率黨人回港；聲獨自馳往順德，欲促順德民軍譚義、陳江、張炳等踐約攻省。方欲渡河南，遇見莊六，告他與斷兩指，已負傷逃出，避女同志徐宗漢家，聲卽去視與，兩人見了，相抱慟哭，都暈過去。宗漢等灌救過來，與欲裹手渡河，聲竭力阻止；與知聲刺激過甚，亦不令聲赴順德，當夜發病大作，由莊六送他歸港寓。

六 逝世和身後遺念

聲歸港後，痛大志未遂，精英全喪，自己又未及親執干戈，殲一國讎，環顧黨內人力財力都竭，來日舉事大難，感憤之下，疾病更劇。後聞順德民軍，也給李準所創，更爲氣傷。從此便縱酒狂歌，哭笑無常。四月八日，氣大痛不止，醫生斷爲盲腸炎，必須速割。與和漢民扶他入日醫馬島病院，十七日用手術，可是因遷延太久，已成了腸癰，腐處不知痛楚。十八日咯黑血，就入昏迷狀態，時時狂呼「黃帝」「岳武穆」，所言已無甚理則。十九日午後，稍清醒，對侍疾的人，極加勉勵。又誦唐杜甫詩：「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句。誦時，淚落兩枕。接着又張目說：「吾負死友，君等當爲死者雪恨！」說畢，雙目漸闔，淚出不已，其後就不再能言。延至二十日下午一時，就棄世長逝。聲生於紀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西曆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七日，年僅三十一歲。死時距辛亥革命告成僅半載，竟不及目覩日月重光，誠是他最抱恨之處。噩耗傳出後，海內外同志，均爲傷嘆。夫人嚴氏，秉性堅貞，聞耗自裁，幸由家人救護得以不死。無子，以弟光之長子俊庠爲嗣。

聲死後，遺體初葬香港茄菲公園之側，黨人爲他立一碑，署曰天香閣主人之墓。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國父緬念助烈，追贈上將軍。弟念伯，迎遺柩歸鎮。四月一日，鎮人舉行追悼會於琴園。翌日舉殯，送者十萬人，卽日安葬於南郊竹林寺。再過十五年，黨軍北伐，奠南都。同志又爲他築園立像建祠，以資紀念。

聲爲人重義嫉惡，善感人。治軍有儒將風，士卒愛戴如父兄。江南軍中聞聲死，有失聲痛哭的，有結伴登山遙祭的。譚人鳳論他說：「君豪邁爽直，肝胆照人，不喜用權

術，待下和平樂易，所在得士心，見忌官場亦以此。兩撤標統差，一撤統領差，議者疑其爲過於激烈所致，則未窺其實際也。程德全爲聲稟誌云：「以一匹夫持民族民權主義，日與專制政府相激戰，其敗也固宜。然君堅直之性，英颯之姿，屢仆屢振，不達目的不止。迨身死，中外之士，譏與不識，聞之皆爲流涕，尤足以振蕩天下之人心。繼此接踵而興，以發揚神州之光榮者，何莫非君之英聲義氣有以扇被之耶？」古人蓋棺論定，看了兩氏的文章，聲是何等樣人，可以不言而喻了！

陸皓東傳

陸皓東傳

爲中國革命流血第一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前追述他親身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對於爲革命犧牲的許多同輩，都寄予無限的懷想和敬意，而對於陸皓東史堅如兩烈士，緬懷尤深，他嘗論二人說：「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每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讀了這一段沉痛的文字，都應該永遠追念兩烈士對民族對國家的勇勞，更要鼓舞奮發，效法他們的犧牲的精神！兩烈士都是最先爲革命

而犧牲的人，史烈士陸如之兄又在陸烈士皓東之後，所以陸皓東實爲中國革命流血第一人！

皓東，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清同治七年西曆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那天正是中秋節，所以家裏給他取個名叫中桂，字獻香，父親曉帆先生，向在上海經商，積資頗豐，可是皓東二十九歲時，他便死去了！母親王太夫人，直到民國成立後還活着，年紀很高。

皓東是 國父的小同鄉，兩家相距不遠，倆人年齡又相近（皓東小 國父二歲），所以從少便時常玩在一起，而且很快便成爲很要好的小朋友。倆人的性情又相似：他和 國父一樣的聰明，一樣的好對世俗表示反抗。八歲時，他開始入鄉塾讀書，在塾中最歡喜畫圖畫，爲塾師責備，罵他不專心讀書，他反駁說：『圖畫也是讀書的事，爲何禁止？使塾師無詞以對。』

在他十六歲那一年， 國父正在檀香山因受耶穌教洗禮被他的哥哥德彰迫令回國，倆

人久別乍聚，倍覺親密，在別離的這幾年內，他仍在鄉間讀書，進步很快，學問已有了很好的基礎；國父則與西洋環境接觸，知識日廣，尤富於新思想，所以倆人一談起來，便非常投機，而彼此間的友誼，顯然是超過童年時代的階級了。有一天，倆人相偕外出遊玩，經過一座北帝廟時，看見鄉人向神像叩頭，狀至誠虔，他倆以其愚昧可笑，乃向鄉人演說開導，鄉人不聽，仍然叩頭如故，他倆便把神像毀壞，鄉人大嘩，羣向兩家家長提出嚴重交涉，要求懲治，國父的父親，執着手杖去追尋國父，國父因避去香港，他跑到上海。這可說是倆人之合作革命的開始；却也是象徵着亡命生活的開始了！

他到了上海，便選定學習電報，畢業後，被派到蕪湖，電報局去工作，積功升到頭班。二十三歲，他回廣東來和黎女士結婚，這又給他和他國父添好了共事革命的機緣。

先是，國父自從離鄉到香港後，便投入拔萃書院和皇后書院讀書，中法越南戰役

中，清廷所表現的庸懦無能，給他很大的刺激，因此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在香港不能滿意他的志願，便到廣州去，肄業於博濟醫院，在學校裏和鄭士良等相結識，天天談論革命。因感到廣州清吏耳目太多，言論不自由，又轉學到香港的西醫學院。於是結交同志更多，革命思想更成熟。當時和國父爲最秘密的，是陳少白，尤烈，和楊鶴齡三人，被人家稱爲「四大寇」。皓東這時剛好從上海回來，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國父在西醫學院畢了業，到澳門去行醫，旋又在廣州開設藥房，名爲行醫，實則是暗中進行革命。時尤烈正擔任廣雅書局內之廣東輿圖局的測給生，便利用局內抗風軒作爲同志的聚集場所，國父和皓東及程耀震，程奎光，程璧光，魏友琴，尤烈，鄭士良等時常在這裏談話，對於革命進行，已有了初步的具體計劃。經大家的推舉，他和國父便從廣州北上，先到北京天津去窺察清廷的虛實，後來又轉到武漢，瀏覽長江形勢，作爲將來起事的根據。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國父到檀香山去組織興中會，聯絡華僑革命，他和其他同志

仍然在港粵暗中進行。他父親死後遺留下財產頗豐，他毫不吝嗇地提取出來作爲運動費。

這一年七月，因朝鮮事件引起中日戰爭，在戰爭進行中，滿清陸海軍節節潰敗，人心惶惶，國內同志認爲是加緊革命活動的大好機會，便拍電去請 國父回國來主持，十二月 國父偕鄧蔭南等從檀香山到香港，立刻召集同盟黨人，鄧士良等會議，決定擴大與中會組織，聯合全國志士，共策進行，結果於第二年（即光緒十七年）正月成立了香港與中會幹部，楊衢雲，謝讚泰等都加入。

這年二月，中日戰爭結束，清廷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沸騰，黨人暗中進行愈急。這時廣東剛發生了幾種有利於革命的事實：

一、中日戰爭初起時，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這些遣散軍隊，多流入山澤，即留者也憤懣不平。革命黨從中運動，盡收爲己用。

二、廣州的巡防隊四出劫掠，與百姓發生衝突，百姓派代表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

反斥爲犯上作亂，下代表於獄，百姓憤怒，多願投身革命。

三、李瀚章是一個貪官污吏，只知徵錢積財，其爲吏也暴起效尤，剝削百姓，無所不用其極，民怨日深，對黨人革命宣傳，多表同情。

這種種客觀情勢，給黨人活動以莫大便利，於是香港黨部召集會議，議決襲取廣州，做革命的根據地。皓東當時特創一種青天白日的旗幟，提請作爲起事之用，經會議採納。他如果現在還活着，看見這面旗子飄揚於全國，他的心裏該是怎樣高興呢？

起事計劃既定，國父便率皓東和鄒士良等到廣州來籌備，留楊鶴雲、陳少白、黃詠襄、鄧蔭南等在香港主持幹部事務。國父仍然掛牌行醫，優良的醫術，取得了軍政各界的信仰，得以進行無忌。革命機關設在香港，王雲五、爲避外人耳目，假名爲農學會，農學會初創立時，居然得到許多軍人的捐款贊助，國父籌備工作進行得非常嚴密而順利。

過了半年，聯絡工作已大體就緒，如城外三元里的團防，北江、西江、汕頭、香山

、順德的綠林、都矢志歸服，願做革命前驅，即境內外各防營及水師，也已多率聯絡範，於是擇定九月初九日實行起事，因為粵俗於黃陽節舉行秋祭掃墓，四鄉大族子弟常千數百人結隊來省拜掃祖塋，黨人容易混入，不致覺曉，當時的計劃：是由香港方面招集會黨三千人，初八晚乘輪廣州來，並用木桶裝載鎗械，充作士敏土，暗報稅關，初九日早抵廣州時，齊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鎗械，先向城內各重要衙門進攻，同時以附城各處的會黨，防軍及團練為中軍，汕頭的綠林為左翼軍，西江北江的綠林為右翼軍，分途會攻廣州，以為響應。又由陳清率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正在祕密進行中，不料有黨員朱淇之兄陔生，向辦清平局事務，知其弟列名黨籍，恐將來事發時被牽累，便用朱淇名義向巡捕委員李家焯去告密，李一面派兵監視，國父行動，一面又轉向督署報告，幸國父平日處事機警慎密，不瀟半點痕跡，李到督署報告有人造反，粵督譚鍾麟急問何人，李以「孫文」對譚之笑說：「孫為狂士，安能造反？」堅不肯信。機密幸未洩漏。

到了初八日，各路的高隊都已集中候命，九日黎明，軍隊，民團及會黨首領都到總機關來領取命令口號，準備大舉進攻，惟香港一路始終未到，正詫異間，國父拿來楊衢雲的電報，通知港部須改遲二天，方能出發。就在這延宕的時間內，被清吏探破了祕密，譚鍾麟急調駐長洲的營勇千餘人回省防衛，並令李家焯索兵搜索黨人，雙門底的機關本來由皓東主持，他最先得到消息，便即刻通知各同志散開，自己也和國父等避往別處，一會兒，他忽然想起遺下黨員名冊在機關裏，沒有拿出來，想冒險去取，大家都勸阻說，機關最為清吏注目，必先被搜查，回去危險實多，徒犧牲無益。他說：「黨員名冊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冊株連，我輩豈尚有餘類。我個人冒生命危險，去保安全多數同志，實分內事！」就不顧而行，大家欲阻止已來不及。他到了機關，暗探已隨其後，密密地把機關包圍起來，他知道已難倖免，便把門緊緊閉上，取出黨員名冊放火燒掉，毀滅清楚，警探破門而入，公使執捕，當時在場被捕的，還有程耀臣，程懷，劉次，程榮等四人。

機關被破後，國父急電香港阻止楊衢雲等勿來。但此電到達時，人和軍械都已登船，無法阻截。十一日晨，船到廣州，黨人登陸，岸上伏兵突起截緝，捕去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餘黨一闕而散。

皓東和諸同志既被捕，清吏嚴刑訊問，使供出同黨，藉興大獄，他甯死不供，叱他使跪，也不爲屈。只索取紙筆，慷慨直書說：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亨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說，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醜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吾輩踐土食毛。試思誰食誰之毛

？誰踐誰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次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洪更以其排僑激烈，且不肯供出同黨，更施以釘插手足和鑿齒的種種毒刑，慘不忍言，死而復甦者數次。他仍抗聲訶斥說：「你們雖以嚴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至二十一日遂和朱貴全丘四二人同時就義。南海縣令李徵庸對他甚表敬重，臨刑時，特飭人給他穿上長衫，其餘同志被殺被禁的尙有數人。

這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次起義，也是第一次的犧牲，皓東和其他被難同志便首先以他們的頭顱來喚醒民族的覺悟，以他們的鮮血來灌溉主義之花丁！

鄒士良傳

鄭士良傳

一 國父革命同志的第一人

烈士鄭士良，別號炳臣，是廣東惠陽人。從小就有大志，秉性俠義。因為和洪門黨人相往還，乃具反清復漢思想，不久，由惠陽到廣州去求學，初在油欄門德國教會所設的禮賢學校求學。畢業後，轉入博濟醫學校學習醫學，這時，紀元前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二年西曆一八八六年）國父孫中山先生也肄業於這校，每課餘與同學們暢談國事，籌劃救亡辦法，一般同學多不重視，獨士良對國父的言論豐采，都很佩服，國父認爲同志，欣然和他訂交，遂爲國父革命同志的第一人。

二 第一次起義的中堅人物

士良既見重於國父，自然國父無事不推心置腹，和他商量，尤其是關於革命起義的事情，更事他聯絡會黨來做幹部；因為當時革命起義，除了拿會黨做幹部以外，沒有再好的憑藉了。

過了幾年，國父爲了言論自由，轉學香港，昌言革命，結交同志；士良也停學回惠州本鄉，在淡水埔開設同生藥房，專做聯絡三合會黨，以爲起事的預備。

經過了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結果，滿清政府的紙老虎被戳穿了。割地賠款，一切任人予取予攜，國家的危急存亡，間不容髮，那時人心憤激，達了極點，國父認爲革命的時機已到，便從檀香山回香港，召集幹部會議，士良參加會議，決定襲取廣州爲根據地。會中初要士良聯絡香港九龍新安——即今之寶安——等處四會黨，後因楊衢雲自告奮勇，他乃改負聯絡廣州附近會黨之責。接着第二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便正式成立與中會幹部於香港，決定在香港挑選會黨三千人運入廣州，而由在廣州附近的會黨響應發動。這樣決定了後，便就所有

與會的同志分配任務爲二部份：一部份在香港辦理後方事務，一部份入廣州設立機關，主持起事。楊衢雲陳少白黃詠襄鄧蔭南等在香港負責，士良則和陸皓東隨 國父率歐美將校幾人去廣州，設軍事總機關於雙門底，同時，並在鹹卦欄河南等處，設了幾個分機關，以通聲氣。

士良和 國父經營了幾月，除了聯絡西江北江東江順德香山各處的團防祿林，如李杞，侯艾存大砲梁等以外，所有廣州省河的海軍和城內的清軍防營，也大半聯絡就範，部署就緒；便約期九月九日發動，因爲九月九日這天是廣東風俗秋祭掃墓日，乘這個熱鬧的節日，可便於混進城去。

革命軍的計劃，規定廣州光復後，便先成立臨時政府，所以這時對於臨時政府的領袖，自應先行選定，以便屆時執行職務。這領袖稱爲總統。楊衢雲對於此席，早欲得之，曾對 國父說：「非得此席，不足以號召中外」。士良聽到這話，大爲反對，說：「此席大家都屬意於 國父，如有他人敢作非分之想的，我鄭某當殺死他！」雖經 國父

深恐黨內因紛發之內國，極力勸他不要暴動，以顧全大局，而沒有發生變故，但亦可見他忠於 國父之一斑了。

到了初九日早上，文良和陳少白率領各處民團和防營的首領齊集雙門底機關部領取命令口號，預備進接自香港來的弟兄，分頭舉事。不料，由香港運兵到廣州的計劃，竟給廣東在香港的偵探章寶珊知道，由章某電告廣州清吏，而革命軍所運的軍械，果被海關抄獲，隨派警隊和鹹水欄的機關部，都被查抄，搜去旗幟等物，並捕去陸皓東，和程懷、程次、梁榮、程耀宸幾個同志。 國父知道事洩，為保全革命實力，急用止辦二字致電香港楊衢雲，要他們暫勿全省。不知楊衢雲則已派丘四，朱貴全等率領集中在九龍的二百餘人，和軍械子彈等類，乘船由省，並覆電給 國父，說入械已上船，不及中止。丘四等四十餘人遂於初二日早，到達廣州時，被南海縣吏捕獲，其餘人衆，各自散去，於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舉義宣告失敗，結果陸皓東，丘四，朱貴全等三個人，即爲此次舉義而犧牲了。士良與 國父商量，一時無法重整旗鼓，遂同 國父先後間

和陳少白隨 國父乘日本輪船廣島丸去日本橫濱，再謀捲土重來之計。

三 參與改組興中會事

士良在日本居留不久便奉 國父命回國，一面收拾餘衆，一面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各省會黨，以謀統禁於興中會旗幟之下，同時， 國父並派兩個同志和他提挈進行：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鼓吹革命，史堅如入長江各省，聯絡會黨。於是，便有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三月各省會首大會於興中會本部，歃血爲盟，公推 國父爲總會長之事。這會到的各省會首有哥老會畢永年，李雲彪，張堯卿；楊鴻鈞、李葆山、辜天恩、辜天保等，三合會黃明堂等，士良自然也加入，可謂極革命英雄會合之大觀了。

四 庚子惠州之役的司令官

到了五六月間，滿清政府藉義和團排外，仇殺外人，攻擊使館，北京天津因而給八國聯軍所陷，光緒母子倉皇出走西安，看去滿清政府已是根本動搖了。士良奉 國父命便握着這個良機，準備再舉。當即聯絡好惠州各屬的會黨和綠林首領黃福、江恭喜、梁慕光，黃耀廷諸人，做起義先鋒，並選定歸善縣——即今之惠陽縣——的三洲口地方做發難的根據地，而由 國父接濟軍械。三洲田南去香港，九龍，僅一天水程，西北通惠州，循東江可直達廣州，於接濟軍械和進取廣州各方面，都很方便。士良的計劃，只等軍械運到，便即可舉事。嗣因軍械沒有運到，他爲防事機敗露，乃令各弟兄散居於三洲田附近，各山寨，不使閒人入內。倘遇有閒人如樵夫牧子之類入寨的，都把他留下，不使回去。因此謠諑繁興，說革命軍有幾萬之衆，聲勢很大。廣東總督德壽聽到了這個消息，不覺大驚！特於閏八月十日飛調水師提督何長清新舊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進駐

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千餘人，駐淡水鎮隆，堵塞三洲田的出路。士良見戰機日迫，急電台灣向 國父請示， 國父覆電說，籌備未周，囑他斟酌動止。可是，何長清已移兵二百人，駐新安縣屬的沙灣，前哨且佈至橫岡一帶，有進窺三洲田的趨勢。士良爲先發制人計，便於八月十五日命統將黃福率領敢死隊八十人進襲沙灣，這一場激戰，斬了清軍四十人，奪槍四十枝，彈藥數箱，生擒三十人，其餘只有逃命，革命軍聲勢大振。

沙灣一戰，旗開得勝，士良擬隨即進攻新安，直搗廣州。恰值台灣總督日人兒玉源太郎以滿清政府縱惠義和團作亂，北方已陷於無政府狀態，很贊成中國革命，派他的民政長官後藤和 國父接洽，答應革命軍發難後，當給予軍械上的援助。 國父乃命士良改變原定計劃，率軍趨廈門，候軍械接濟，暫不取廣州，而先佔領沿海各地，多聚黨衆，以等 國父到來，方進行攻取。

可是沙灣之戰雖勝，清軍何長清尙擁着三千人駐淡水，鄧萬林也有千餘人駐鎮隆，

不甘屈服，時常向革命軍示威。革命軍僅得六百人，槍三百支，士良乃就平山龍岡等處，再召得一千餘人，於二十二日向鎮隆進擊。清軍已先在佛子坳扼險據守。士良令持矛的在前，持槍的分左右翼，爬行上山，衝鋒陷陣，敵兵不敢戀戰，便大驚潰。此場擊死守備嚴某，生擒管帶杜鳳梧和清兵幾十人，奪槍七百餘支，子彈五萬發，馬十二匹。預在惠屬佈置的同志梁慕光江維善等聞訊，也聚焦了一千多人，崛起響應，包圍博羅惠州。德壽飛調提督馬維騏，劉鄴盛總兵黃金福，鄒潤芳都司吳祥達，莫善積等各率所部計有一萬多人，趕去惠州救援，梁慕光等以衆寡不敵，撤圍而退。至是，清軍遂越注全力攻士良。士良覺得清軍人衆，聲勢很盛，非出奇勝不可，乃率隊向永湖前進，途上經過二三次小戰，所向披靡，一路秋毫無犯。各處鄉民都燃爆竹迎送，羣以酒食慰勞，各地投効的幾千人。二十四日由永湖出發，行未數里，即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派來的清軍大隊約五六千人。士良急派一千多人，包圍攻擊，激戰了幾小時，清軍大敗，分向惠州，白芒花，淡水等處逃竄，陸路提督鄧萬林中鎗墜馬逃去。此場奪得槍六百支，子彈幾萬

獲，戰場三千多匹，俘虜幾百人。當晚率部隊追至白芒花，沒有見到敵人蹤跡，才收兵而回。二十六日到崩岡墟，見隔河有清軍六七千人，他即據高地，布陣遙擊，相持整天。入夜，復出小隊襲敵，清軍稍却。第二天二十七日早上，以全力進攻，激戰半天，清軍又大敗。二十八日，他率領各弟兄到三多祝，各鄉同志來投効的更多，前後共得二萬多人。因為補充餉糧，乃暫駐白沙，厚集餉項，以備由三多祝更向前進。

那時，國父以士良連戰皆捷，乃致電日本同志宮崎寅藏，令將前向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預商借用的軍械，趕快輸送惠州沿岸接濟，一面向台灣總督兒玉接洽，請他履行諾言，協助武器。不料，因有日人中村彌六棍騙菲械案發生，菲械不能接濟。而日本也適於此時更換內閣，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對中國的政策，與前不同，既令兒玉勿助中國革命，又不許日本武官投効革命，並禁止軍械出口。國父不得已，乃派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和同志幾人攜函從香港經海望而達革命軍司令部，傳達士良說：「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也無所得，軍中事情，請自決定進止。」士良於二十九日早上在白沙

接到這函，便宜示給各弟兄，全軍二萬多人，莫不慷慨激昂，呼聲震野。士良接着開軍事會議，解決進止問題。大家都說：廈門一路，既不能進，不若沿海退出，再回三洲田大寨，設法自香港購買子彈，再會合新安虎門的弟兄進攻廣州。議既定，士良乃不得不忍痛解散各處來投効的同志，只留攜有槍械的一千多人，分水陸兩路退回三洲田。不料行至橫岡地方，給何長清所部攔扼，經過一場激戰，寡不敵衆，士良只好揮淚解散各弟兄，和黃福，黃耀廷等人先後去香港。

五 竟給奸人暗算

經此兩次戰役，士良的威望大著，於是，他在原籍所有的田園廬舍，全給清吏沒收。但他仍往來於日本香港之間，和國父籌謀再舉策略。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他奉國父命，由日本回香港有所活動，事被廣東的清吏偵悉，懸大賞購緝他。有一個漢奸要得這重賞，於七月十四日那天，設計誘他到水坑口的宴瑯林

酒樓吃飯，暗中把毒藥放在菜裏，他誤吃，不幸就因此身殉，聞者莫不悼惜！遺妻鍾氏，子雲初，身後蕭條。國父在日本聽到這個消息，悲悼異常，特派同志黃士龍到香港慰，給款維持遺族，並帶雲初去南京讀書。雲初學成後，曾在粵漢鐵路服務云。

徐錫麟傳

一	少年志行	：：：：：：：：：：：：：：：：：：：	一八三
二	軍國民教育的提倡者	：：：：：：：：：：：：：：：：：：：	一八四
三	光復會的中堅人物	：：：：：：：：：：：：：：：：：：：	一八六
四	大通學校的創辦人	：：：：：：：：：：：：：：：：：：：	一八八
五	中央革命的企圖	：：：：：：：：：：：：：：：：：：：	一九一
六	獨樹一幟的革命運動	：：：：：：：：：：：：：：：：：：：	一九三
七	慘澹經營的皖局	：：：：：：：：：：：：：：：：：：：	一九四
八	舉事的經過	：：：：：：：：：：：：：：：：：：：	一九七
九	就義的情形	：：：：：：：：：：：：：：：：：：：	二〇二
十	皖事餘波和影響	：：：：：：：：：：：：：：：：：：：	二〇六

徐錫麟傳

一 少年志行

徐錫麟，號伯蓀，浙江紹興東浦人，紀元前三十九年（清同治十二年西曆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於鄉。先世是邑中望族，祖父桐軒先生，擅長錢穀會計之術，又負文名。父鳳鳴先生，是位崇奉宋儒的學者，行爲謹飭。母嚴太夫人，生錫麟兄弟姊妹十人，錫麟居長。幼時就聰穎異常，最爲祖父鍾愛。但秉性剛愎，器物過手輒毀，所以不得乃父的歡心。十二歲時，曾挺走錢塘爲沙門，家人費盡心力，纔把他找回來。讀書敏慧過人，特別擅長數學，尤長天官。每每深夜危坐，攷察天象，甚至忘寢。曾自出心裁，製渾天儀一具，徑三尺，卽此就可知其天賦過人了。二十一歲爲諸生，他父方轉惡爲喜，望他從此青雲直上，博取功名富貴。可是他却懷抱不凡，小視功名。那時西洋文

化，已經東漸，他受了新文化的洗禮，出任山陰縣學堂堂長。辦學之外，對於地方公益事業，力事興革。雖受地方頑固紳民百般阻撓，却毫不悔心，仍埋頭苦幹，到後來成績顯著，衆人才無辭反對。然仍因他做事違反古制，目爲怪誕不經，錫麟只有嘆息而已。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夏，義和團事起，他便曉諭衆人說：「朝廷這種舉動，於國無益，而且有損。官府不可恃，我們應速創團練自衛！」衆人不信，且恐其干犯官府，貽累地方，多方阻撓。他見里人醉生夢死，大爲失望，就決意離鄉，展其抱負。

一一 軍國民教育的提倡者

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九月，紹興府學堂聘他爲數學教師，數學是他專長，教育是他初志，任教不到數月，聲譽鵲起。知府熊超蟠聞其才名，收爲門下，並擢升他爲副監督，他便得更展懷抱，短短二年的期間，才名播及全府。不

久又從父命，應鄉試，中副榜，事後却甚悔之。那時國人已厭清政，草野間言革命的，到處皆是。他本是一個不凡之才，伏櫪老驥，聞風後，慨然地說：「大丈夫當創大業，豈能侷促轅下以終其身！」遂決意出國考察，以廣見聞。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日本大阪舉行博覽會，便和校中東文教員日人平賀深造東渡參觀，順便一游東京。那時留東學生，至爲俄國對我中止履行上年中俄東三省條約，且迫清廷承認其關於東三省利益問題，憤清廷無能，進行組織義勇軍，預備赴滿拒敵，他便大受感動。接着聞有留日學生爲着章炳麟因鼓吹革命入獄事，在某地開會謀援救，他就以同鄉資格參加會議，慷慨捐金，贊助其事。這豪爽熱烈的行動，在會場上打動了兩位革命志士 陶成章、龔寶鑫，出來和他訂交。成章又爲轉介紹於鈕永建，永建和他暢談宇內大勢，使他更爲興慨。就在這個時候，他便決了覆清排滿之志，於是購置圖書刀劍歸國。返籍後，更放言無忌。鳳鳴先生素性謹慎，見子如此，責戒無效，就析產與他，并且使他出嗣己亡伯父，以輕子累。龔寶鑫了財產權，做事更加方便，辦理公益事業更爲積

極。先建一蒙學於東浦，名曰熱誠。爲興軍國民教育計，校中功課，特種兵式體操，和友人陳志軍親自督訓，並聘軍樂家教軍樂。一時學生儼然有軍隊氣象，里人素來對他不諒，這時乃謠言他將以學生造反。鳳鳴先生大驚，忙迫他解散學校，後見學生年少，不足有爲，方始中止。他又規建越羣公學；繼又創設一書肆，名曰特別書局。時將提倡新文化的書籍，強售與各學校，意欲用文化的力量，來啓導人心。可是就爲這事，爲人所擠，並且被免副監督職。他見溫和的改進沒有希望，就決定致力革命運動了。

三 光復會的中堅人物

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留日學生因反對俄約，組織義勇軍於東京。後因日本政府不許他國人在其國內有軍事行動，就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做國內同胞的聲援。不久，風聞清廷欲逮捕國內請願代表，覺得滿勝甘心賣國，若不從事根本改革，國家將不能保全，遂紛紛歸國，謀軍事的進行。有一部分會員，還想組織暗殺

團，來狙擊一二大臣，張舉事的聲勢。龔寶銓是其中一人。他返國後，正在滬招集同志，謀組中樞幹部機關。恰巧蔡元培自青島來，表示願意合作。於是改變從事暗殺初意，重新修訂規章，組織正式革命團體，定名曰光復會。以推翻滿清光復漢室為宗旨，公推元培為會長，這是光復會成立的經過。

錢麟決心從事革命運動後，便調游各地，陰求志士。到嵒縣後，由友人的介紹，結識平陽黨首領竺紹康。平陽黨是浙省反清復明秘密結社之一，紹康是當地文生，擁有黨徒萬餘人，大多數是農工份子，錢麟甚為喜悅，便和訂交而別。但仍感到智識同志的缺乏。第二年冬，竄往滬上見蔡元培於愛國女學校，聞光復會的宗旨，和自己的意旨不謀而合，就很高興地加盟，協力謀會務的發展。紹興的商學界因他的號召而來入會的，陸續不絕。事有湊巧，陶成章也於此時從東京返滬，就被邀入會，成章又轉介紹各地會黨首領前來加盟，一時光復會很有興盛氣象。可是時隔不久，有嘉興人教嘉熊，創辦溫台處會館，羅致志士，際和光復會對立。元培是個學者，穩練有餘，進取不足，光復會會員

，竟漸漸爲所吸收。中間雖由光復會派一說嘉熊將會館併入光復會，嘉熊却只允發難時相助。因此光復會便黯然無色，錫麟心中憂悶，立志重振會勢，並決易地以移其重心。

四 大通學校的創辦人

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正月錫麟由上海歸紹興，和弟子數人，出游諸暨、嵊縣、義烏、東陽各縣，一意結交奇士，回後告人說：「游歷數縣，得俊民數十，中國尙有可爲。」於是本着他一貫的軍國民主義，就地倡一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學習射擊。同時又因浙省會黨中不乏奇才力士，可惜智識淺陋，組織散漫，不能爲革命用，想法訓練。忽元培族弟元康從上海來，告同志劫錢莊助軍需的計劃。他聽了，便暗記在心，逕向同志許仲卿借銀五千元，往上海購買後膛九響槍五十枝，子彈二十萬顆，率先向知府領取憑照，托詞將爲各學校體操實習之用，所以通過省城時，未受警吏的干涉。抵紹後，將槍彈寄存於府學校，自己便赴嵊縣晤竺紹康，選黨中強

有力的二十人，每人發銀二十元，約期到紹候命。接着又返東浦，和陳志軍商議立一學校爲容置二十人和儲藏軍需的地方，親自向東浦大通橋旁的大通寺方丈商貸數屋爲校舍。事給鳳鳴先生知道，便力向方丈阻止。他正苦無計可施，恰巧成章、寶銓、呂熊祥和繼來訪，告他教嘉黨因家財中落，所辦的溫台處會館已無形解散。此來是爲磋商發展會務。他聽了大爲興奮。隨將設校之謀告成章等。衆人都表贊成，就由成章和他同赴府城謁豫倉董事徐詒孫，商借倉屋。詒孫一口答允，乃將寄存於府學校的槍彈、悉數移倉。鳳鳴先生無可如何，只有聽他。不久，竺紹康和其徒二十人都到。於是着手籌備，定校名曰大通。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學，除紹康生徒二十人爲基本學生外，會稽人陳伯平，黨錫麟名，也來入學。

錫麟創設是校的動機，原爲做剝錢莊助軍需匿伏藏儲之所。後因同志中沒有一人長於此道，就改計謀於開學日邀集紹城大小清吏，一網打盡，隨時起義。請成章預約各府黨人同時響應。但成章却以爲浙江地勢，不利於守，如欲在浙起事，非先上通安徽，並

暗殺擾亂南京不可，勸錫麟息謀。他認爲不無理由，便改變計，和成章專意辦學，積極規劃校務，改校名曰大通師範學校。內設體操專修科，廣招各府縣有志之士來學，並稟請杭州學務處轉達三司備案。文中有云：「東西各國，盡徵民兵，號曰國民軍。其人皆中學或高小卒業，在校時習兵式體操有素，故一旦有事，號召即能成軍。我國欲與列強並存，不能不行徵兵之制。然市民村夫，罔識步伐，遑言兵他？若不及早訓練，無以爲他日實施徵兵制張本。今特設大通師範學校，內設體操專修科，六個月畢業，學成分發各鄉，先事創辦團練。如是漸資推廣，徵兵可立基礎。」這冠冕堂皇的陳詞，說服了學務司，便准其所請；那知骨子裏還含有重大的作用呢！學校基礎既穩固了，錫麟便在校主持校務，戊午和寶銓等却駕游各縣，邀集金鏡紹三府會黨頭目來校入學，使受革命洗禮。凡入學的，都是光復會會員，畢業後須受節制。爲挾制官紳計，畢業文憑，由紹興府發給，正而加官印後面則誌暗號，開學卒業，必邀請本城官吏士紳蒞校主持，共同揚影。後來學校雖然偶有風潮，沒有人敢道短長，都是錫麟事先周旋，佯爲親善的效果。

。同時該校因爲不受人注目，革命志士都漸漸被會其中。所以該校不僅是一個革命播種的園地；也是一個革命的陣營。光復的聲勢，也從這時中興起來。

五 中央革命的企圖

錫麟是一個實行家，進取家，萬事決策後，便力行無阻；他人獻計，一經採納，也就以之自任。大通學校成立後，錫麟仍不以爲滿足，適陶成章提議捐官學軍，謀進身軍界，握取軍權，俾可出清廷不意，行中央革命或襲取重鎮，實行搗巢覆穴的計劃。他深覺有理，便約龔寶銓、陳志軍、陳德毅共同進行。由錫麟去說許仲卿出資，仲卿原是大通學校獨力出資人，是同志中富而仁的，聞言慨助五萬金。錫麟大喜，就往湖北訪其戚俞廉三。廉三曾做過湖南巡撫，爲人頑固。那時正因謀做浙江鐵路總理不成，爲朋黨所羞，鬱鬱不歡。經錫麟甘言巧諛，不由大悅，就爲錫麟等納粟捐官，又爲介紹見浙撫滿將軍壽山。錫麟見過壽山，看他可以利動，就賄三千金。果然壽山就批准資送錫麟等五

人出洋學習陸軍，又爲作書介紹於駐日清使楊樞。

那年冬天，錫麟將校事委託曹欽熙，將會黨受訓事囑託呂熊祥後，就和妻子王振漢，友人陳伯平、馬宗漢等一行，先行東渡。先由日外務省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介紹進聯隊，因非軍人出身，不合資格；改入振武學校，又因日患近視被拒，把他滿腔熱望，完全冰解，不免閒居鬱鬱。忽聞清吏因章炳麟獄期將滿，將賄獄卒毒殺炳麟，就奮然回國，奔走謀救。後知其事不確，方始釋然東返。那時陶成章也已東來，就和商量共進陸軍經理學校，結果又爲校章所格。他眼看國事日非，神州待拯，不容坐延，便主張和成章返國，謀任軍校或軍正司令等職，爲革命的入手途徑。成章却堅持非謀直接統軍不可，並主張暗殺擾亂北京，兩人意見就不相洽。同時成章又因大通學校六月畢業日期將到，主張於首班畢業後就停辦，免得日後破露。錫麟則主張續辦，以使多多造就人才。兩人見解又復相左，從此就分道揚鑠，各行其是。

六 獨樹一幟的革命運動

那時 國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已成立於東京，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都已集中在一個旗幟之下，光復會會長蔡元培，於最初就已加盟，且被推爲上海主盟員，故國內光復會會員，亦大半隨元培入同盟會。成章因和錫麟意見不合，就不約錫麟，獨自入會。錫麟也不以爲意，最後因謀學警政不成，就於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春，偕陳伯平、馬宗漢等返國，謀樹革命旗幟於一方。

錫麟有表妹曰秋瑾，明慧豪俠，是女界的翹楚。原游學日本，因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事，偕同志數人於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冬返國，謀實行革命，錫麟就邀她入光復會，共圖大舉。相約秋瑾主浙事，錫麟入宮，相機行事。於是瑾入浙，錫麟則先往湖北謁廉三。廉三爲兩介紹於張之洞，之洞轉爲兩介紹於袁世凱；又往見壽山，壽山也爲修函於其岳父慶親王奕劻；於是和曹欽熙賚書

北上，欲游說王公大臣，爲進身之階。不料世凱素惡留日生好談革命，疑他不是孫黨就是康黨，拒絕接見。奕劻雖然見他，也沒有引薦的意思，一番雄心，又成泡影。悵觸下就北走山海關，游遊吉，覽山川形勢，窺測滿族虛實而歸。歸時，恰逢淮安徐海大飢，就撥清例加劑捐賞，求補實缺。不久奉發赴皖省，以道員候用。剛巧皖省巡撫恩銘，是壽山的連襟，同時又是廉三的門生。他就請二人介紹與恩銘。召見時，憑着他懸河之口，蓮花之舌，雄詞滔滔，竟將恩銘說得危切悚動，大爲激賞。旋，恩銘自兼安徽武備學校的總辦，委他做副辦。又因自己職事繁多，不能兼顧，給他便宜行事全權，錫麟入官的謀劃，就告成功。

七 慘淡經營的皖局

錫麟的捐官，原來是從成章的提議。後來因二人意見中道分馳，錫麟又入皖就任，成章就疑錫麟熱心利祿。背棄革命，所以百計非難他。可是錫麟却忍受了不加一辯，僅

刻意於事實的建立，以爲表白。他自到任以來，決定專事經營校務，先求取得恩銘的信任，暗中則和秋瑾等互通聲氣。不料任事不久，便感到三種困難：一、因自己不諳官場陋儀，屢受同僚竊笑；二、因所入甚薄，欲廣事交游，不夠使用；三、因口操鄉音，聯絡兵營，極爲隔閡。因此就懷惠異常，曾想棄皖返浙，秋瑾却力阻他。理由是：「浙撫會赦，前於陶成章運動上八府起義事機謀敗露後，知他和成章同黨，所以對他不懷好意，去必不能見容。」正在徘徊不決，恰巧廉三又專函恩銘，稱錫麟才堪大用，恩銘就升遷他做巡警處警辦，兼巡警學堂堂長，地總息了去念。從此重振精神，白日戎裝，親自督課，夜晚釐酒和僚友將士宴飲，交游便一天天廣泛，從他的也漸漸多起來。世居安慶的湘人張伯寅、兵備處提調胡維棟、馬營排長常桓芳、督練公所學員龔鎮鵬、兵弁孫師武等，都先後成爲同志，過從很密。可是錫麟作人素來深沈，機謀絲毫不露，再受了成章等見疑的影響，言行更多戒懼。所以在皖半載，對於光復會的擴張，毫未進行。會友來助的，亦只有陳伯平、馬宗漢兩人。

錫麟努力辦事的結果，更得了恩銘的信任，時時對人說：「徐道辦事認真，操守廉潔，真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不久就奏賞二品銜獎他，接着又值皖中武備學堂改名陸軍小學，又委他任監督，一時竟至權位顯赫。正是蛟龍得水，初則優游其中，終將掀起大浪了。

他爲灌輸學生革命思想，曾經召集巡警學堂教職員學生於一堂，作愛國的演說。然其言辭仍重在灌輸最新智識，以激盪思想。對於種族的大義，和革命的真諦，終不敢清楚地揭出。在錫麟實已盡謹慎之能事，可是仍瞞不過明眼人的觀察。當時就有人去向恩銘進言說：「留學生大多有機謀，不可輕信。」恩銘聽了，雖稍有忌意，還不加深疑。後有巡警學堂收支委員顧松，他看出錫麟行爲奇特，向恩銘進讒。恩銘就戲告錫麟說：「人都說你是革命黨，你應該好好做去！」錫麟雖吃一驚，却從容回答說：「惟大帥明察！」神色絲毫不變，恩銘就不再疑他。然他心中從此就不自安，知道舉事不容再緩了。

八 舉事的經過

錫麟和秋瑾原有浙皖兩省同時起事之約，由陳伯平往來其間，暗通機密。那年四月，黨人葉仰高被上海偵探捕解至南京，由江督端方派員嚴審。仰高熬不住酷刑，就供出同黨數人，說其人大多在皖，且有入官的。並供錫麟別名光漢子爲首領，其餘所供人名，也多是會員間所定的暗號。端方看了，不得要領，電請恩銘嚴密偵緝。恩銘接電，忙召錫麟計議，並將電文名單給他閱看。他猝然省到自己別名列在首端，不覺大驚，然仍持鎮靜，回恩銘說：「職道定當查拿到案。」。恩銘絲毫不疑。錫麟退出後，就決定殺死恩銘，先發制人，以防不測。五月初旬，陳伯平和馬宗漢到安慶，他就告二人事機已迫，速爲準備，立派二人赴滬印起事文告，並添購自備手槍。恰巧秋瑾亦因經營浙事已妥，定五月二十六日起事，親由紹抵滬，囑伯平轉告錫麟，請踐約同舉。那時皖省有常備兵二標，第一標方在操練，未發槍械；第二標是新兵，尙不諳操法。緝捕巡防各隊，

十六日爲期太促，就商改爲二十八日，因那天是巡警兵生畢業日期，照章應由巡撫親臨主政，欲乘此機會，殺死巡撫潘吏，以策臨餘衆，事定後再湖江南下，徐定大計。那知天下事往往不如人願，恩銘因二十八日欲去祝壽府張次山母壽，下令改期爲二十六日。錫麟陳說爲期太迫，恐準備不及；而校中收支委員顧松，却告恩銘校中各事早已齊備，因是不敢力持原期，恐啓人疑。

到了二十外，各處所約的人馬，都未到，皖垣同志因關係尙淺，不敢預約。錫麟心中極感惶憂，每天只向學生演講時事激發學生意旨。講到沈痛處，甚至涕淚俱下。到二十五日，他穿了全副禮服，親到各官署邀請各官於翌晨到堂觀禮，暗中却預埋炸藥於花廳地下，置酒席於上，欲使巡撫以下，在樽俎之間，全成灰燼。因恐各官閱操後，先後散退，又決定先讓會後閱操。不料到了二十六日，恩銘臨時令改先閱操後設饗，將錫麟計劃完全推翻。不由他不疑及機謀洩露，暗想不舉也死，與其失敗而死，不如冒險一

試。就下令全體官兵站隊，親往操場演說道。「我來皖省，並非貪以利祿，實在矢志救國，諸君行止坐臥，應不忘救國兩字！……我自到校以來，與諸君相處，雖爲日未久，然感情極洽。我爲救國責任所在，不敢苟安，所以有特別意見，而且有特別辦法，定於今天實行。諸君應諒我心，助我做法！」反覆推言，聲調激越。諸生聽了，雖然感動，然多茫然，不知所措。到了鐘鳴八下，恩銘最先到堂，各司道陸續後至。錫麟更爲心疑。恩銘將升座，欲先閱外場操演，他力請先攷內堂功課。恩銘便和司道依次入禮堂，錫麟就戎裝佩刀立階下，伯平、宗漢立於堂側。先由官生行謁督辦禮，恩銘答禮剛畢，錫麟忽急步上前行舉手禮，隨呈學生名單於案上，大聲說：「今日革命軍起事！」這是他和伯平、宗漢所約的暗號。所以恩銘正驚問：「你從何而知」？句還未畢，就有炸彈聲轟然爆發，可是恩銘却沒有受傷。那時宗漢眼快，就拿短銃向恩銘射擊，僅中右手。錫麟見了，忙在靴銃中拿出六響快槍兩支，用左右手連向恩銘射擊。因雙目近視，就不管命中或否，直向恩銘亂發。恩銘脣和兩腿共中七槍；文巡捕陸永頤以身護翼恩銘。中五

槍死；武巡捕車德文受重傷；道員巢鳳儀、首府鹽鎮湘也受傷。錫麟因發彈過濫，子彈用罄，入室裝彈。恩銘左右就乘機背恩銘圖逃，給伯平追擊一槍，中尾間洞穿小腹，又仆地。藩司馮煦急命左右負恩銘塞入轎中，兩足拖轎外，狼狽拾回府署。回署後，恩銘還能大呼：「快將徐錫麟拿獲收監！」並飭令閉城緝捕餘黨，加調兵營，以保大局。又呼腹中痛甚，立請教會同仁醫院醫師英人戴瓊起彈。戴以彈入臍腑，請即剖腹。恩銘口不能言，以手指腹，促其速剖。可是一剖再剖，不見彈影。不久恩銘就一命嗚呼了。

當變起一剎那時，錫麟手握雙槍施放，口中却說：大帥放心，「此革命黨職道定可拿到。」所以禮堂外皆不知槍聲由何人所發。但聞到「革命黨」三字，都驚做鳥獸散，總不疑就是錫麟所為。錫麟發彈出室，見恩銘和各官都已逃去，恨閩人不遵令閉門，便一槍結束了。又恨顧松是奸細，見宗漢已從門外捉了進來，就用刀劈他，見他沒有死，命宗漢槍決他。自己却返身入堂，對着學生拍案大呼說：「撫台已被刺！快去捉奸細！從我革命！」學生早已驚得魂飛魄散，聽了錫麟所說，都不知所措。錫麟便率伯平、宗

漢，左執刀，右持槍，橫目視學生，喝整隊出校。本擬先往撫署，因知已有備，就改趨城西大朱巷軍械局，預備佔領後奪械大舉。又恐學生中途逃脫，自爲先導，伯平殿後，宗漢居中，以爲監視。然學生仍有乘間逃脫的，到軍械局時，只剩三十餘人。

軍械局提調周宗煌，聞風就將軍械庫鑰匙投於溝中而逃。錫麟入據後，命伯平守前門，宗漢守後門，自率學生殺盡局中護勇。又命學生取局中所有新舊兵器試用，都不得手。欲開倉取槍彈，但不見鑰匙，就舁巨炮五門，運出裝彈。而機件又不全，不能應用。正在着急時，清兵已到門首。原來那時藩臬各司已懸重賞購捕錫麟，賞金由三千金加到七千金，可是首先開到新軍的隊官，却是錫麟的朋友。兩軍相見，僅各舉槍爲禮，毫無敵意。到後來輯捕營和巡防營隊伍趕到就開始圍攻。錫麟親率學生拒戰，清兵見其驍勇，都不敢前。馮煦聞報，立派觀察黃潤九前往督戰，仍不進，直至出示獲錫麟的賞萬金，方始爭相猛攻。相持有六小時，伯平戰死。宗漢和錫麟說：「大事完了，不如火焚全局。和清兵同歸於燼。」錫麟不允說：「我輩要殺的是滿人，若焚局則全城俱爲灰

軍帽戎裝，都丟在地上，知是改裝出走。報到撫署時，衆皆相顧失色。奸險的馮煦，又加懸五千金賞額購錫麟，到午後四時，遂被哨弁杜某獲於軍械局第三重室。宗漢逃至半路，也被執。學生和夫役被捕的二十一人。歷史上的革命義舉，又多了一次失敗。

九 就義的情形

錫麟被捕後，解至督練公所，由馮煦和撫幕張次山臬司毓朗會審。錫麟到庭，昂立不跪。馮煦先責他說：「中丞是你恩師，你爲何毫無心肝？」錫麟說：「他待我誠厚，但是私惠；而我刺他，是爲天下的公憤！」煦又問：「你究竟是革命黨否？」他答：「是！可是這事只是我和我友光復子、宗漢子所爲，此外附和的學生，都不知情，是我用槍脅他們隨行的。我的罪，我一人當，可以寸磔我身，幸勿累及他人！」接着反問說：「新甫死了沒有？」（新甫是恩銘字）毓朗誑他說：「沒有死，他只受小傷，經西醫診治已愈。明

天將親審你！」錫麟聽到恩銘未死，霎時心神沮喪，低首不語。忽聞堂上又有聲說：「你知罪嗎？明日將要剖你心肝了！」不由大悟，仰天大笑說：「那麼新甫死了，他死，我志已償，就粉碎我身，也甘心，何惜於心肝。」半響，突然手指毓郎說：「你幸得不死！」毓郎聽了，幾乎驚倒。接着又說：「殺你也沒有用，不殺你也不關事，我的志願，是先殺新甫，次殺端方、鐵良、良弼。」問他：「你平日常謁撫台，為何不在府中擊他，而乃必待今日？」答說：「府署是私室，學校是公地，大丈夫作事，須使衆目昭彰。」又問：「黨中有若干人？」就堅不答。再問「教習中有同謀者否？」答說：「這輩人爲衣食計，沒人能同謀的。」審到這裏，馮煦問他說：「請親書數言作供詞好嗎？」點頭說好「好」！就接紙筆寫出下面一篇供詞來。

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其意專爲排滿，作官者僞也，使人無所備也。滿人虐我漢族，近三百年矣。觀其表面日言立憲，不過籠絡天下人心，實則主中央集權，以膨脹專制勢力。滿人之妄想，以爲一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

知目今中國人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乃萬萬做不到。若以中央集權爲立憲，是則越立憲，我漢人將越速死，我祇寧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其時漢人自然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蓄志排滿，已十餘年矣，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爲漢人復仇，乃竟於殺恩銘後，卽被拿獲，實難滿意。我今日之意，僅僅欲殺恩銘與毓鍾山（卽毓朗）耳。恩銘已擊斃，可惜便宜毓鍾山了。此外各員，均係誤傷，惟顧松係漢奸，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死。趙廷樞他要拿我，故我亦欲擊之惜被走脫耳。爾等言撫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旣以排滿爲宗旨，卽不能問滿人作官之好壞。至撫台厚我，係屬個人私惠；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公理。此舉本擬緩圖，因撫台近日稽查革命黨人甚嚴，又嘗面囑我革命黨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發以制之。且欲當衆將他殺死，庶其文武官吏，不能不服從。那時我直下南京，可以勢如破竹，我從此可享大名，此實我最得意之事。爾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現已一併拿獲，均不肯供

出姓名，將來不能與我大名並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論亦是。但此二人，實有學問，日人皆知其名，以我所聞，在軍械局所擊死者爲光復子陳伯平，此實我之好友。被獲者或係我友宗漢子，向以別號稱，並無真姓名。至爾等所說已獲之黃復，雖係浙人，我不相識。衆學生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爾等殺我，剝我兩手兩足，將我全身粉碎均可，不要冤殺學生，彼等皆是爲我誘迫使然。至革命黨雖多，其在安慶者，實我一人。因排滿事，欲創光復軍，助我者僅光復子、宗漢子兩人，不可拖累無辜。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也未嘗使我行刺。我自知卽死，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

錫麟具供後，司道敘議，主張爲張文祥刺馬新貽例，剖心祭恩銘。毓朗並主先挖心後斬首，勞文琦和之。馮煦却謂「斬首是國法，挖心是私刑，不可先私後公。」就決定斬首後再挖心，由勞文琦、宋芳實監督。當晚，錫麟就被解赴東轅門外刑場，臨刑前，先照小影，神態泰然，對人說，「功名富貴，非所樂意，今日得此，死亦無憾。」遂就

義。死後即被挖心祭恩銘。遺體用薄板四塊封釘。置於草地。當夜大雨傾盆，翌晨始掩埋於北門外荒崗之側，年三十五歲。

馬宗漢被囚後，先供姓名爲黃復，清吏未曾發覺。及查出後，就窮審黨羽，拷掠楚毒。然宗漢僅供起事經過，不供同黨一人，七月十六日也就義於安慶獄前。至被捕學生，則由輿論的拯救，紛紛保釋。

十、皖事餘波和影響

皖事發生時，清廷欽后方避居頤和園，得訊後，大震。其他王公大臣，也都抱了戒心。一般封疆大吏，竟有因此設置衛隊，深居簡出，諭道府以下免迎送。端方於得訊後，立開水陸軍師嚴密戒備，並查逐江各督撫協緝餘黨。及聞錫麟欲殺他而甘心，也不禁寒心。會黨電賊良，謂「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朝廷不如放開手段，力圖改良，期有益於天下」錫麟以五步流血，陷清廷於恐怖之境，事雖不成，死亦不虛。

宣揚起義要旨。又獲子彈四箱，刀槍多枝，討虜大元帥印一顆，光復會軍政府告示一百餘張，黨人書信八封，炸彈數枝，及其他書札多件，中以沈鈞業和錫麟胞弟偉書信較多。當皖事發生時，其弟偉，剛和學生盧宗嶽由鄂赴皖。過大通時，便傳省中事變。偉恐被累，急東下圖脫，仍被獲於九江。偉與錫麟向來不和，及被逮，竟深恨其兄，將錫麟先後同事人；陶成章，龔寶銓，陳志軍，陳德毅，秋瑾諸人，和盤供出。紹興士紳與瑾有宿怨的，就乘機控瑾私藏軍火。知府貴福，立即率兵搜索大通學校，瑾竟被捕殺。革命健將，又弱一個。海內外同情革命的，都爲惋惜不置。而清吏却引爲快事。且惡錫麟以職官手刃上峯，罪不容誅，竟有議誅九族的。軍機處也擬恢復族刑，以戒將來。肅親王善耆，知道了便竭力反對。他說：「革命黨人，早已甘心鼎鑊，不畏一死，酷刑重罰，決難禁止其謀。爲今之計，只宜刷新政治，以去黨人口實；寬容黨人，開其自新之

路。利導久了，禍患自可消滅，倘株連及族，則起咫尺之水，搏之可使過額；一泓之波，積之或至滔天，豈是善計？「清廷雖不能盡如其議，而族刑一事，却被他阻止，僅僅抄了徐氏和岳家王氏的財產。同時又因許仲卿會資助錫麟的緣故，也將許氏財產抄封，至於錫麟之父鳳鳴先生，則因其訓子書中有忠君愛國語，被開釋。弟偉，不久也出獄。妻王振漢，因留學日本免於禍，後卒於民國十四年，子學文，現留學德國。

自錫麟和秋瑾相繼死後，與瑾約期舉事的各縣義師，因失聯絡，相繼失敗。各屬會黨頭目，且多殉難，倖免的也遠走海外。浙省的革命勢力，竟為大挫；即是革命全局，也受相當的損失。然而却正因他們鮮血的灌溉，浙江革命的弱苗，才能於辛亥年和其他各省同放燦爛之花。民國成立後，浙省同志，為崇奉功績，追慕義烈，奉錫麟遺骸，改葬於杭州西湖孤山之麓。並將陳伯平、馬宗漢附葬其地，和岳莫遙遙相對，使今古英雄，共湖山永垂不朽。

秋

瑾

傳

一	革命思想之萌芽	：：：：：：：：：：：：：：：：：：：	二〇九
二	東渡留學與投身革命運動	：：：：：：：：：：：：：：：：：：：	二一六
三	歸國後之革命運動	：：：：：：：：：：：：：：：：：：～	二二〇
四	起事計劃之失敗及其犧牲	：：：：：：：：：：：：：：：：：：～	二二五

秋瑾傳

一 革命思想之萌芽

——秋雨秋風愁煞人

這是秋瑾女烈士臨刑時的一句遺詩。秋烈士於民國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六月初五日晨三時就義於浙江紹興城內的軒亭口大街。我們今日口裏哼着這一句遺詩，心裏不由得不浮起一位巾幗英雄慷慨就義時的一幕悲慘的情景！

秋瑾字璿卿，號競雄，又號鑑湖女俠，生於紀元前三十七年（清光緒元年西曆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一日。原籍浙江紹興，因祖父來福建做官，寓籍福建，她便在那裏生長。父親益山先生，是一個儒者，考中了舉人後，便遊宦於台灣和湖南。母親單太夫人，出浙江蕭山望族，也長於文學。所以她的家庭真夠稱得上「書香之家」。她生長於這樣

爲人，又好騎馬，善飲酒，全不像一般閨秀千金模樣。二十二歲時，隨父到湖南任所，依父母之命，和湖南人王廷鈞結婚，夫妻感情頗篤，未久生子女各一，子名沅德，女名燦芝。王氏家世業商，富於資財，廷鈞徵得父母同意，攜資入北京捐官，她也同行。

北京是當時首都，也是全國政治的樞紐。那個時候，正常清廷對日本作戰大敗之後，全國捲入了革命的怒潮，北京的人心尤爲浮動。秋瑾以生性好動，和感覺銳敏，立刻迎上了這個時代的怒潮。她開始閱讀新學書報，留心國事，日積月累，對於中外大勢和世界潮流，漸漸認識，由認識而引起對於新學智識和改革思想的信仰。這時她最歡喜和人家談論政治問題，議論風生，慷慨激昂。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演成城下之盟，她身經目擊，大受刺激，（她曾做黃帝紀元大事表，把這一年稱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之年）思想更進了一步——就是由改革思

想進爲革命思想。我們試看她當時所作的寶刀寶劍歌，便可想見她的懷抱了：

漢家宮闕斜陽裏 五千餘年古國死

一睡沉沉數百年 大家不識做奴恥

憶昔我祖名軒轅 發祥根據在崑崙

關地黃河及長江 大刀霍霍定中原

痛哭煤山可奈何 帝城荆棘埋銅駝

幾番回頭京華望 亡國悲歌淚涕多

北上聯軍八國衆 把我江山又贈送

白鬼西來做警鐘 漢人驚破奴才夢

主人贈我金錯刀 我今得此心雄豪

赤鐵主義當今日 百萬頭顱等一毛

沐日浴月百寶光 輕生七尺何昂藏

革命先烈傳記

秋瑾傳

誓將死裏求生路

世界和平賴武裝

不觀荆軻作秦客

國窮匕首見盈尺

殿前一擊雖不中

已奪專制魔王魄

我欲雙手援祖國

奴種流傳徧禹域

心死人人奈爾何

援筆作此寶刀歌

寶刀之歌壯肝胆

死國靈魂喚起多

寶刀俠劍孰與儔

平生了了舊恩仇

莫嫌刀鉄非英物

救國奇功賴爾收

願從茲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兮

鉄聚六州

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

澄清神洲

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

一洗數百年國史之奇羞

寶刀歌

炎帝世系傷中絕

茫茫國恨何時雪

世無平權祇強權

話到興亡賦欲裂

千金市得寶劍來

公理不恃恃赤鉄

死生一辜付鴻毛

人生到此方英傑

飢時欲啖仇人頭

渴時欲飲匈奴血

俠骨酸憎傲九州

不信大剛剛則折

血染斑斑已化碧

漢王誅暴由三尺

五胡亂晉南北分

衣冠文弱難辭責

君不見劍氣棱稜貫斗牛

胸中了了舊恩仇

革命先烈傳記

秋瑾傳

鋒芒未露已驚世
 養晦京華幾度秋
 一匣深藏不露鋒
 知書善著世難逢
 空山一夜驚風雨
 躍躍沈吟欲化龍
 寶光閃閃驚四座
 九天白日開無色
 按劍相顧讀史書
 書中誤國多奸賊
 中原忽化牧羊場
 咄咄腥風吹萬域
 除却干將與莫邪
 世界伊誰開暗黑
 斬盡妖魔百鬼藏
 澄清天下本天職
 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
 但恃談血主義報祖國

——寶劍歌

今日尙可看見的她的舞劍小影，也是這時候攝的，英姿奮發，全無半點女兒態。

由於革命救國思想的啓發，同時又孕育了她的女權思想，於是毅然以提倡女權爲口

任。她認爲「女學不興，種族不強，女權不振，國勢必弱。」她又認爲女子欲與男子平等，必「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她又認爲纏腳是束縛女子的鎖鍊，「欲興女學，振女權，又必先自放足始。」因創辦天足會，提倡放腳運動。到處演說宣傳，期喚起社會的廣大注意。有一天，她在一所女校講演纏腳之害說：「我雖沒有學識，但却是最愛國愛同胞之人。現在試舉纏腳之害告訴諸君：蓬門幼女，常捧着小腳呻吟叫苦，金屋小姐，每對纏腳痛心而飲泣，姿容消瘦，舉步艱難，與廢人何異？陋習相沿，憚於改革，實我女界的大污點。我今舉辦天足會，願爲我女界放一線光明。」辭意沉痛，聽者大爲感動。她更進一步說：「放足僅爲開通女界之起點，女子更須培養學識，求自立，不當事事依賴男子，恢復女子應享之權利與應盡之義務，實行男女平權，以雪男尊女卑之恥辱，乃能進女界生活於正軌。」更博得全場熱烈的喝采。

她的不斷的積極活動，愈促起舊社會的醒覺，同時也愈引起舊勢力的嫉視。譽她的稱她爲中國的羅蘭夫人，毀她的說她是人羣的妖魔鬼。她的密友吳芝瑛女士當誠她說：「

妹出言駭人聽聞，宜加審慎！」她答道：「姊勿怪！我所持宗旨如此。異日女學大興，必能達到目的。其收效雖或在數十年後，但今日我不提倡，後來何以爲繼？」可見其認識的透澈和立志的堅決！

纏脚在今日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女學在今日也沒有人再會反對了，但我們試想想，在數十年前，「女子無才便是德」被視爲天經地義，和三寸金蓮被視爲標準美人的封建社會裏，她以一個舊式女子，竟投下這樣一顆富於爆裂性的大炸彈，該是多麼英勇而冒險的事啊！

一一 東渡留學與投身革命運動

思想愈急進，愈使秋瑾對於當前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不能滿足，她感到寂寞的悲哀了，我們試從她當時的作品中領略她的苦悶的心情：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爲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

華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却比，男兒烈。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滿江紅詞

她的丈夫王廷鈞是一個忠厚拘謹不求前進的人，和她的意見自然不相投合，於是兩人之間，感情愈離愈遠，終至引起小家庭的破裂了。協議結果，由廷鈞分一部財產給她。兩人實行分居。

那個時候，留學風氣方開，國內有志之士，因受時代刺激，都紛紛負笈出洋，以吸收新智識，日本留學界尤極盛一時，但女界則未嘗有。秋瑾悠然有出國之念，以為女界倡。因將所分得的財產化為資本經商，欲以所得做留學基金，但因所托非人，結果完全失敗，資本蕩然。她至是乃決心把所有的首飾變賣，作為學費。就於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三月起程東渡。時適有寧河人王昭，因戊戌政變自首，被繫下獄，她聽見這個消息，便分出學費一部分，托人送入獄中，以濟其急，并囑勿告姓名。

。昭後來出獄，始知其事，欲往謝，而瑾已東渡，昭爲之感激流涕。從這件瑣事看來，也可見她對於革新思想是如何的表同情。她的天性又如何俠義了！

到東京後，她入留學會館日語傳習所學習日語。過了三個月，日語日文都已通曉，便入青山實踐女校正式肄業，刻苦用功，學問大進。這時結識革命黨人日多，因感到革命必先團結力量，便和最親密的同志劉道一等九人組織祕密團體，名曰十人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原」爲宗旨。旋聞馮自由、梁慕光等在橫濱組織三合會分部，聯合會黨革命，乃報名參加，受封爲白紙扇之職，即俗所謂「軍師」。其後又在日本旅次結識陶成章，成章盡將運動浙江會黨的實情相告，并介紹她回國去見蔡元培。她回到上海，在愛國女學校見到元培後，又到紹興熱誠小學校去看她的表哥徐錫麟，取得聯絡，然後返日。時湘人陳範因上海蘇報案關係，避居橫濱，有二妾湘芬、信芳，均出浙江名門，她爲抱不平，使其脫離陳氏範圍，並勸同鄉留學生助以學費，使兩人能夠求學自立。

紀元前七年（清光緒卅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孫中山先生由歐洲到日

本，聯合十七省留學志士組織中國同盟會，秋瑾首先加入，浙省人士加入同盟會的，除了蔣尊簋外，便以她爲最早，因此被推爲浙省主盟人，她也以物色同志，宣傳主義爲己任，其後浙人入會者，多爲她所介紹。

和革命黨往來愈多，思想愈激進，對於世態的感覺也愈銳敏。當時留學界中一部分人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又大六引起她的憤慨，她曾經痛論道：「當學堂不作，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詎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繙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惜哉？十年來此風稍息，此論亦漸不聞。然而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爲終南捷徑，以學堂爲改良之科舉矣。今且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耳矣。自茲以後，行見東瀛留學界蒸蒸日上。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退步歟？」因聯絡留學女同志，組織共愛會，互相策勵，藉挽頹風。她自任會長。每次集會，必登壇演說，對社會人心痛下針砭，慷慨激昂，聽者多感動。

在這個時期內，她常常寄書回國，勸女界多出洋留學，其致湖南第一女學堂女同學書說：「今聞貴學堂遭頑固破壞，然我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頹其志，而永永沉埋男子壓制之下，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不可，非合羣不可。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生，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得不強耶？我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學日本不可。如願來者，妹處俱可照拂一切。」提倡女權的熱忱，不因熱心革命而稍減，反因熱心革命而增加。

三 歸國後之革命運動

自同盟會成立後，革命空氣瀰漫整個留東學界，清廷大感焦灼，乃令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本政府交涉，是年冬，日本文部省頒佈了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留學界聞之大憤，陳天華投海自殺。黨人對此事抱兩種不同意見：一部分人主張休學歸國，另一部分人主張暫時忍辱，結果各行其是，秋瑾是前一主張最力的一人，就和易本義等相率返國。她

寫信給一位尙留在日本的女同志說：「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劃，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燾、史堅如、吳樹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從這裏可看出她此後的志向與決心。

到上海後，與其他同志創設中國公學，以安置歸國學生，並作黨人活動機關。復與教嘉熊、呂熊祥等開始運動長江一帶會黨，相機發動。旋任潯溪女校教員，未久辭去，復由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時有同志董鴻禔在南洋爪哇辦學，來函邀往相助，她頗有行意，爲陶成章等力阻而止。乃賃居虹口祥慶里爲同志往來通問地點。有一天，她和中國公學教員陳伯平等暗中製造炸藥，以備起事之用，不料炸藥忽然爆炸，伯平傷目，而她則傷手，巡警聞聲來查究，幸佐證已毀滅得免。

在革命進行中，她仍不忘女權運動。這時候，她在上海刊行中國女報，為鼓吹婦女解放機關，她親撰發刊辭說：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為醒獅之前驅，為文明之先導，為迷津筏，為閨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類，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可見她的抱負之偉大！此對於婦女解放運動所抱的見解，仍然和往時一樣，就是：女子要想與男子平等，固然須打破封建社會的鎖枷，但最緊要的，仍然要靠著女子本身的努力，女子本身沒有自立的能力，吶喊也是徒然的。她有一段文字把這個意思說得非常透澈，值得婦女界三讀：

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闇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

朵兒札的鑲的戴着，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着，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擦抹着，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着，氣兒也是悶悶的受着，淚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身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爲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還有那安富尊榮家資廣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諾，奴僕成羣，一出門真個是前呼後擁，榮耀得了不得，在家時願指氣使，威闢得了不得，自己以爲我的命好，前身修到，竟靠着好丈夫，有此尊享的好日子；外人也就嘖嘖稱羨，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氣，好榮耀好尊貴的讚美。却不曉得她在家裏，何嘗不是受氣受苦的？這些花兒朵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緞，好比錦的纏綿的帶，將你束縛得緊緊的；那些奴僕，真是牢頭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說，就是問官的獄吏了，凡百命令皆要聽他一人喜怒了！試問這些富貴的太太奶奶們，雖然安享，有沒有一毫自主的權柄呢？總是男的佔主人的位子，女的處了奴隸的地位，爲着要依靠別人，自己沒有一

毫無獨立的性質，這個幽禁閨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覺苦了。呵呀！諸位姊妹！天下這奴隸的名兒，是地球萬國沒有一個人肯受的，爲什麼我姊妹却受得恬不爲辱呢？諸姊妹必說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著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祇好說「命也」這句沒志氣的話了！唉！太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職業呢？如今女學堂也多了，女工藝也興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來呢，可使家業興隆，二來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禍，歸來得家族的歡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攜手同遊，姊妹聯袂而語，反目口角的事，都沒有的。如再志趣高的，或受高等的名譽，或爲偉大的功業，中外揚揚，遍國敬慕，這樣美麗文明的世界，你說好不好？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於牛馬奴隸的生涯，不思自拔麼？

這段文字發表的時間，距今已經三十餘年了，但在現階段的婦女解放運動上，它似乎仍然有着重大意義的。

四 起事計劃的失敗及其犧牲

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冬，黨人劉道一等回湖南活動，密謀起事，各省同志集議於上海，欲起兵爲援，秋瑾也參與其事。她自告奮勇，願担任浙江方面的事，議既定，乃從上海回到紹興，入居大通學校，大通學校爲徐錫麟所設，是金處紹三府同志和會黨聚集的地點。她和各會黨的首領商定，待湖南舉事後，即起來響應。她又親自到諸暨、義烏、金華、蘭溪各地去接洽，十二月十九日到金華，寓會黨金阿狗家，并訪會首蔣樂山有所計劃。未久回紹，聞湖南萍瀏起事已失敗，各地同志被株連的甚多，非常憤恨，決再接再厲，以與滿虜一拚。

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春），因徐錫麟已赴安徽，大通學校之

人主持，瑾被舉爲督辦，主持校務。開學之日，紹興知府貴福及山陰會稽兩縣令皆蒞臨致頌詞。貴福且題贈一聯說：「競爭世界，雄冠全球。」她至是更爲所欲爲。常來往各地，運動會黨及軍學兩界，使參加革命，而以大通學校爲其中樞。其後又在校中附設體育會，欲招納女生，練習兵式體操，編爲女國民軍，因受舊勢力反對而罷。乃函召金處各屬會黨來紹，加入體育會，學習兵操，前後相繼至者百餘人。她身衣男裝，親率學生到野外去操演，騎馬出入城中，大遭舊社會的非議，但他全不理會，舊勢力也莫奈她何！她暗中仗會黨首領吳琳謙（義烏），徐買兒（金華），周華昌（武義）等的幫助，聯絡會黨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聯絡既妥，他便頒發號令，嚴密組織，其編制係用一首七絕詩來做標誌。詩云：「黃河源溯浙江潮，爲我中原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從黃字到使字，凡分十六級，卽以黃字爲首領，首領凡五人，推徐錫麟等担任天驕。河字爲協領，員額不定，她自居其一；源字爲分統，由洪門首領担任；溯字爲參謀，由洪門紅旗担任；浙字以下爲部長副部長等職。另外又分派每人金指環一個，上面鑄着

各自的職銜，或用A B C等英文字母來代替中文，暗爲表識。其勢力所及，包括金華全府及處州之縉雲，紹興之嵊縣等地。而中心勢力，尤在金華府之金華、蘭谿、武義、永康、浦江各縣。這個時候，大通學校的畢業生都紛紛回到本鄉去創辦團體，鼓吹革命，大遭清吏的畏忌，縉雲縣官首先借故逮捕學生，橫加侮辱，學界大憤，醞釀巨變，其後漸波及武義、永康各地，風潮日急。她見時機已到，乃命大通學校職員趙卓到武義一帶去接洽，結果推舉本城士紳劉耀勳督辦黨軍事宜。她自己又將各洪門部隊重新編爲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個字來做記號，統稱爲「光復軍」。每軍設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中左右軍、中左右佐尉等職，軍服也有定制：自大將至佐尉都穿的對襟短衫，用白布包頭，並加胸帶，帶分黃、白、紅、淺藍諸色，以別等差。士兵則於制服上的白月中書明所隸的軍字，（如光字軍的兵士寫着光字是）。旗幟用白布製成，中間寫着一個大「漢」字，另有一種三角旗，寫着「復漢」兩字，是黃地黑字的。其他文書、勅令、鈐記之類，都有定制。布署既定，她便和諸將領議定計劃：先由金華發難

，處州立即響應，待杭州清兵開去金處後，即以紹興黨軍渡江攻省城，城內應，萬一攻省城不克則返紹興轉攻金華，取道處州出江西，以通安徽，和安黨軍相呼應。定五月二十六日依計起事。到期之前，她招選壯士三十二人編爲敢死隊，周華昌、俞璋、葉頌清帶領潛入杭州，另派二百餘人散佈江干，相機應援。事畢並親赴上海晤陳伯平，囑伯平通知徐錫麟按期起事。旋因時間迫促，準備未及，改期爲六月初十日。可是各縣黨人却以爲舉事日期仍在五月二十六日，咸躍躍欲試。五月初，紹興黨人裘文高忽召台州黨軍由東陽到嵊縣，駐紮西鄉，高豎革命旗幟，聲息漸洩，清軍嚴加防範，大索黨人，武義、金華各方面相繼敗露，風聲緊急，錫麟所經營的皖局又因消息走露，迫不及待，就在五月二十六日倉猝刺殺恩銘起事，不幸當日就失敗，錫麟等均就義。

過了幾天，她在紹興看到上海報紙，始知其事，非常悲痛。左右有知者，來相勸慰，也未能使她稍爲解懷。時金華黨軍既已被破，處州方面又消息未通，只有嵊縣一路

可以調動。校中同志見事急，咸主張襲殺貴福，佔領紹城，先發制人，勝於束手待斃。他獨力主張必待嵎縣黨軍到後，始行起事。又分派體育會學生二十餘人出發杭州，分途埋伏，以爲內應，力量分散，大通學校愈陷於孤立。這時有紹興劣紳胡道南，素來和她有嫌隙，風聞她聯合會黨起事，便密向貴福報告，貴福大驚，親自微服夜行，上省請兵，浙江巡撫張會敷據報，立派兵渡江到紹興來圍捕。因恐士兵暗通黨軍，臨出發時，一按身搜查，異常嚴厲，事爲武備學生所聞，派人飛報消息，她六月初三日聞報，便連忙指揮學生把槍械藏起。初四日王金發自嵎縣來，她還和他從容商議十日的起事計劃。金發離去後，黨軍偵探隊陸續飛報清兵已到紹興，大家勸她離開，她不肯，但命學生快逃避。過一會兒，清兵已臨學堂門外，但恐遭埋伏，不敢遽進，留在左右的學生又勸她從後門乘船渡江逃走，她也不應，而鎮定仍如故。因爲她早已抱定不成功卽成仁的決心，到了生死關頭，心地反覺甯靜！清兵見裏面沒有動靜，便破門而入，和衝出的學生相遇，互相糾纏，雙方互有死傷。清兵進入內舍，她從容就捕。同時被捕的，尙有教員程

毅，來賓蔣紀，學生徐頌揚、錢應仁、呂松植、王植槐等六人。一併被解去紹興府署，又轉押赴山陰縣署，途中一清兵故擲下手槍二枝於道旁，指爲是從她的衣帶中落下的，後來就以此定罪。當被審訊時，她態度安詳，默不一語，施以酷刑，仍忍痛不言。強迫作供狀，始寫一「秋」字，再三逼迫，勉成一「秋雨秋風愁煞人」一句，遂於初五日慷慨就義！其遺骸爲女友吳芝瑛、徐寄塵等收拾，葬於杭州西湖西冷橋畔。這一代巾幗英雄，便與名山水共垂不朽，永受中華兒女的憑弔了！

吳
祿
貞
傳

吳祿貞傳

一 從幼年到立志革命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縣人。祖父道亭先生，是個慈善家。父利彬先生，是遜清有名的秀才，胸襟遠大，壯年幕遊四方，後因年紀老了，不願意在外奔走，便回武昌講學。生子二，長祿貞，次祐貞。祿貞秉性聰敏過人，每天讀書約可千言，又受他父親的家庭教育，所以在八九歲的時候，已能下筆成文。長後喜學國術，好舞劍，研究兵法，尤能深入堂奧。爲人尚俠義，廣交游，更能急人所急，都是從天性流露，所以他的詩歌，慷慨激昂，楷書草法，雄偉豪邁。十五歲便入邑庠，不久補爲廩膳生員，時人目爲文學天才。十六歲時，他的父親因病中吃了黃瓜，致病不治而死，所以他終身不忍吃黃瓜。又因爲父親早死，所以他侍奉母親，更加孝敬，有名鄉里。十七歲的時候，去赴

鄉試得中舉人。要是一般人中了舉人之後，從此可入官途，憑緣進官，其後就在家充作鄉紳，交結官府，藉資溫飽；但祿貞非此輩人。適逢這個時候，滿清相繼設館學堂，祿貞便棄文從武，入接肄業，另求深造。入校不久，因為學業進益的緣故，就被官廳選拔，派送日本留學，放入士官學校，學習騎兵。留東年餘，看到日本滿洲新支國昨日視清室政治的窳敗，滿人當道的昏瞶，深深感覺國勢的岌危，非改革政治，何獲濟寧。不能反危為安，轉弱為強，從此就以革命排滿為己任。每于課業之餘，動時便到當國留學生中，有志革命的，如鈕永建、傅慈祥等往來切磋，革命學識，更為進步。

一一 入興中會後的活動

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即西曆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興中會中首先從歐洲到日本運動革命，祿貞同永建、慈祥等，便同時受了革命的鼓舞，也開始策劃久已思潮，得革命真理的撼動，更為洶湧而澎湃。祿貞以後的事業，可以說全繫於這個時期。

八月，康有爲倡議變法，清帝光緒聽從康說，事爲那位太后所忌，就派袁世凱之弟殺譚嗣同等六人。後來稱爲戊戌政變。有爲和譚能榮啓過先後亡命日本，在日成立革命會，主張君主立憲。其反對革命和反對共和，比較清廷還要利害。一降邪說亂興，留日華僑和學生鼓誘歸國的很多。與中會中一部分的同志，也有被搖動內。譚他和嚴復、沈雲緜、林奎、馮自由、鄭貫二，却堅信國父，不爲所動。後來同志中的顛覆黨趨覺悟，與中會的基礎得以重固，不可不說是祿貞等諸中堅骨子的力量。

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清廷利用義和團殺洋人，鬧事諸，惹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宣帝后，倉皇出走，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國父預見這種情形，就召集同志，會議於日本的鎌倉，決定起義備起事；分長江、珠江兩流域，同時進行。珠江方面，由國父自行主持，長江方面，命祿貞和譚慈祥主持，並須互相策應。

祿貞奉到命令以後，正感財政困窘，無法進行的時候，事有湊巧，偏遇意外的助力，那時有新加坡閩僑邱菽園，受了保皇黨的煽惑，不惜以三十萬元巨款，幫助保皇黨。保皇黨又以二萬元付給唐才常，命他回國運動長江一帶哥老會。才常得到這一筆款項以後，被他的好友畢永年知道。永年素來傾向 國父，贊助革命運動，得到保皇黨付給唐才常款項的消息，就向才常加以說辭。才常經永年的勸告，大為覺悟，當下就脫離保皇黨，加入興中會，並成立自立軍，表示不屬於保皇黨。祿貞當時以才常既能翻然來歸，改變他的趨向，皈依 國父，從事革命大業，就暫輟學業，和才常一同祕密歸國，運動長江各地獨立，聯絡會黨，造成潛勢力。將所有收服的武力，編自立軍為前後左右中五路，分佈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各重要地方。才常駐漢口，總統各路軍隊。祿貞駐大通，形成犄角之勢。預定在八月二十九日各地同時發動。不料事被奸人告密，才常、慈祥，竟為清吏捕殺。祿貞幸脫虎口，由上海轉赴日本，繼續求學。事後祿貞對同志談及此事，常嘆功敗垂成，引為一生的憾恨。

三 歸國後的命革運動

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祿貞畢業回國，到了武昌，兩湖總督張之洞，委任訓練新式軍事人才。總督以下的官吏，因為大通的舊案，深存芥蒂，遂發生阻力。祿貞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祕密進行革命運動，不但不為所阻，反更加倍努力。他既幫助劉敬安擴充日知會，為革命機關廣佈消息；又在武昌花園山天主教堂設祕密機關，聯絡各地同志，互通聲氣。此外則派遣同志投入清軍，造成革命勢力；運動會黨，造成各地社會力量；翻印「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各種書籍，易名為「富言」「學學聲言」等名稱，散佈到軍學各界，用作宣傳。那時武昌學生，因受清廷對俄外交失敗的刺激，都存排滿革命的思想，因之陸續加入花園山組織的人，非常踴躍。每天到會商討革命進行事宜的，有朱和中、李書城諸人。其在軍營學校的同志，則每逢星期，都來報告他們運動經過，和工作推進的情形。外省遠來的志士，沒有不到花園山接

治的。所以近則滬杭，遠則日京，一律有這股氣。一時開普濟風潮，異常濃厚，滯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清吏雖探聽到種種消息，因為察覺其關係，不敢公然查辦，後來偵知參加的人，大半為軍學兩界的人，就想分化辦法，大設歡迎留學。激烈而如孫和中等派往西洋；和平的如李書城等派往日本。從此花園山的革命時潮人物，為之星散，祿貞和軍營學校中的少數同志。祿貞以為軍營學校中的工作，進行上較為順利，就將花園山的機關撤消，以免惹人注意。自信革命運動，終有成功的一天，決不為局部的變動，影響大計，所以極力勸戒同志，埋頭苦幹，不事浮議，必須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動。

四 入京企圖和攷察西北的挫折

孫文前序

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的冬天，黃興在湖南運動大有成效，約他赴湘籌設速成武備學堂。他到湘後，正助興籌劃一切，忽北京練兵處因成立伊始

，物色優良軍事人材，來電指名徵召。祿貞本意不願前去，他說：「爲清廷練兵，無異勦敵以力，贈盜以糧。」正在踟躕不決，左右同志對祿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受管道器重，與其在外面無所建樹，不如投身其中，假與周旋，暗中結交志士，以待機而動，將來如果成事，所獲結果，將不可估計。」祿貞以此說爲然，就決計北上。

大正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春天，祿貞領京，被任爲騎兵監督。監督一職，徒有虛名，毫無實權。他的職務，不過開辦和編購軍器訓練教材而已。主管上司兵部尙書滿人鐵良，素知祿貞志大才長，每每並進其說，遇事每加挫折。對祿貞建議分派訓練完畢的人員，到各軍充下級幹部和他約種種意見，竟不採用。同亭滿人鳳山，對他猜忌尤深。祿貞處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之下，幾年的中間，簡直是一籌難展。

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的秋天，他就決心改變作法，另闢途徑，預備脫離練兵處，游歷西北各省，觀察邊疆形勢。就是請會稽大臣鐵良，說明願

單獨去到陝、甘、新疆、蒙古各地調查，川資一項，請軍機處飭令沿途藩庫供給。幸獲銑良允許，就開始作西北之行。他出了北京，一路經過河南，向陝、甘前進，沿途見聞，作爲詩歌，藉以發抒他的懷抱，著有西征草一書，慷慨悲壯，讀之令人興奮。到了甘肅，訪晤巡撫樊增祥，陳詞多主革新，樊係反對戊戌維新的守舊派，聽見祿貞所說的話，錯疑他是康黨，加之軍機處又沒有行文到各省藩庫，又擬他冒充軍官，就稟明陝甘總督升允，準備將他就地正法。幸而升允未敢冒昧從事，並說：「他既然說他是軍機處派來，何不奏請後，然後辦理。」當時就拍電請示。這個時候，銑良已出軍機，軍機處各大臣，多半不知道這事的經過，就上奏西太后。西太后召詢銑良，銑良奏認任上所是他派。西太后就命銑良電復升允等，升允、樊增祥接到覆電後，見祿貞誠係奉命前來，就加他沿途滋擾的罪名，把他押解回京。祿貞經此番挫折，刺激更深，他的革命思想，益發尖銳化。

五 辦理延吉邊務的成功

（續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清廷命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世昌呈請着應直隨從同行。祿貞饒不得志於西北，就隨世昌前去。到了奉天，被任爲軍事參議。他趁這這個機會，結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又秘密聯絡綠林中的朋友，以爲將來之用。胡適之延吉邊事緊急，祿貞奉命出巡，他所結交的鬍匪張作霖、湯玉麟、馮麟閣諸人，聽見他要到邊去，就寫信給盤據延吉夾皮溝、光濟峪一帶的馬賊韓登舉，爲他介紹。祿貞帶了濟野營、李額周維楨、李恩榮和測繪生十餘人起程。到了夾皮溝，投信後，韓匪帶既招待人燕飲甚盛。可是祿貞問到他們的實際情形，他們却大吹法螺，一無誠意。祿貞必往詳，就騙他們說：「我原本是南方盜首，手下有三四萬人，槍械齊全，團練助奉，不祿你們散漫，沒有紀律，並且大半徒手，不能成就大事。」羣匪忍不住祿貞的諷刺，當下就招集了部屬三千餘人。馬約千匹，請祿貞觀看，祿貞看到人馬的數額都

不願槍被雞不一律，到也二人一槍，暗中歡喜，便拿出銀錢犒賞他們，並贈牛羊糞給他們大吃不願。羣匪從此就感激報從。

。順直林省的縣吉府，和朝鮮接界，清朝初年，本係南荒園場。順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五年）有漢世八為一。地丁墾禁因漢人鮮人沒有產業的，就即以此地為他們藏身的場所。地處北極風厚，森林野獸，礦產，更是非常的豐富。日本垂涎三尺，很早就想要掠奪這個寶庫。後來併吞了朝鮮，更想乘機佔，為他們的所有。這時，朝鮮統監伊藤博文，藉藉口朝鮮十餘萬人民受了馬賊和無賴的凌虐，並且說圖們江以北延吉廳所管屬的臨江一帶地方為間島，是中國和朝鮮沒有劃定的地界。就命令中佐齋藤季治郎領兵佔取局子街，張貼荒謬文告。

祿貞看見這類文告，勃然大怒，就告訴羣匪說：「我們為匪，必須愛國，現在日本強佔我們的土地，為什麼不同心協力抵抗他，一定要等國家的保護呢？」羣匪說：「吳大哥既然不怕日本的軍隊，我們還怕他嗎？但是我們抵抗日本，惹出禍來，將來徐總督

要剿滅我們，向日本謝罪。那時怎樣呢？」祿貞說：「我們大家保衛祖國土地，立功邊疆。徐總督也不能這樣喪心病狂。我現在雖然爲匪，徐總督舊日同職，很有交情。打大膽的說，敢保你們安然無事！」衆聽還不相信。祿貞就把他所帶的軍服佩刀龍旗各樣重要物件，通通拿出來，和隨從他的眷屬，立即着起軍裝來。竟是威儀凜凜。羣匪看見，心驚肉跳，下馬叩頭說：「我們今天纔知道吳大哥不但是南方的豪傑，又是徐總督的老友。」

吳祿貞敢撫衆匪，大加整頓，部署妥善後，通知齊藤，跟他即日退出中國地界。齊藤接到通知後，大驚說：「這個地方向來沒有大清國官署，又那裏來的駐軍，必定是欺詐假冒的。」正在疑惑的中間，祿貞的最後通牒又送來了。齊藤就跟着送信的人，一同前來會祿貞。這個時候，祿貞站在廟前檐下，屋上龍旗高懸，兵士有數千人之多，排成無數行列。雖然服裝不大整齊，精神却是非常雄壯。齊藤看見，心裏暗暗折服，就走到前頭，和祿貞握手。祿貞用日本話同他招呼，請到廟內，首先問他：「你爲什麼擅自發

給韓國的領土。齋藤回答說：「這個地方，本來是朝鮮管領，現在朝鮮是日本的保護國，所以我們要求保護朝鮮的人民。你爲什麼來到這裏發生事端哩？」祿貞說：「我是中國約官，應當保護中國的土地，並且向來就在這個地方，你們強佔這塊地，豈能說我惹起事端。吳某性情剛直，不願意多說廢話，貴軍能夠趕快退出這塊地方很好，不然的話，祇有武力解決！」齋藤說：「你要我們退出此地，可以送還文書到朝鮮統監處，如果有統監的命令，我們就退出去，不然是不可能的！」祿貞說：「我不能同貴國談判外境，祇知道保護領土。若果是要談判外交，那有我國的外交部和貴國的外務省。齋藤知道他不是他的對手，就退出局外街，但仍插標標明「朝鮮國地界」字樣。祿貞得報，立命拔法令自己，又晝夜趕回奉天，向世昌痛陳延吉形勢，並報告自己同齋藤交涉的經過。世昌贊成他的辦法，就轉奏清廷。清廷以祿貞幹練有識，便詔命祿貞爲正參領，幫辦吉林邊務。他返回防地以後，設立邊務公署。在局子街各重要地點，設立派駐所，派兵防衛，安撫慰問朝鮮的百姓，使他們知道中國是以仁愛和平立國，揭穿日人的陰謀，

以免韓民受他的麻醉。對於日人的侵當政策，防禦得極其周到。此外又測量邊界地形，研究歷史，準備將來的應用。又設立學校，教育韓民子弟，修築道路，便利交通。在邊一年，成績大著。日人雖然狡詐成性，也沒法施展毒計。當齋藤出兵的時候，駐北京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守信太郎同時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間島究屬那一國的領土，很久沒有解決。朝鮮十多萬人民，常受馬賊和無賴的凌虐，因為貴國不加處治，我國已派朝鮮統監帶兵前往保護。」等情，就和清廷大開界務談判。我國外交部對於吉林邊境，向來沒有細詳地圖，又沒有可作徵信的歷史書籍，而日方則捏造事實，謬論橫生，因之遷延多日，不能解決。清廷無法辦理，就調祿貞進京詢問詳細的實在情形。祿貞根據地理歷史的參攷和證據，作了一部延吉邊務報告書，約數十萬言，並附詳細地圖，證明延吉為中國領土。當時外交部藉此作為鈇證，再同日方交涉，結果日本就承認延吉為我國領土，祿貞因為辦這件外交的事件有功，被升為協統兼督辦吉林邊務大臣。不到一年的工夫，已經失去的主權，就慢慢恢復；各項事務，都陸續開辦起來了。終究因為，因忌他

而說壞話的人太多，到了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陸軍一萬二〇〇〇人的春天，清廷下令將邊界撤消，調祿貞進京，不久即以總核辦蒙古事務部統制官特選爲法，德、兩國閱案委員團頭士。

六 響應武昌起義的宏

到了冬天，祿貞從德、法閱操回國，清廷任命他爲第六鎮統制官。到任以後，極力整頓，革除歷來的弊病，軍容煥然一新。祿貞爲同陸軍大臣薩昌言意見不合，總不想儘量展露他的才幹。第二至八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於武昌，祿貞聽見這個消息，請求軍政府他高節舉動去平亂。薩昌言疑他存有武心，不准他的請求。却由自己統帶大軍南下，並調走第六鎮的軍隊去協，向代命令祿貞隨行，預備在中途把他殺害。祿貞刺探出這種奸謀，就託病不去。九月初，深州軍要求清廷立憲，京師大爲震動。因爲祿貞在新軍中其名聲最著，並且和一般將校多係友好，非命他前去，不能解決這個難。

到一深州，就集合兵士演說革命的歷史和革命的風潮，多麼真水真火，說成天說地，所到之處，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非專為漢族謀幸福。說者未嘗不痛哭流涕，也就化爲一隊。祿貞看見全軍將士一心，即刻電稟清廷，陳述事實，並請派員慰問，並請派員慰問。清廷第一軍，已離清廷的戒備。暗地却同各將領開會商討籌備民軍計劃：以深州張紹勳爲第一軍，以秦天蓋天蔚部爲第二軍，新民屯盧永祥部爲第三軍，各地的軍隊均與民軍會同，直逼北京。這樣，可使南下的清軍，不戰自退，清室自然顛覆，共和即可實現。預備會商計劃，就將派份份子，竟秘密報告清廷，清廷聽見這個消息，非常驚訝。立刻派員調查各路大軍，集中北京，來阻止各軍的行動。不多幾天，山西民軍已起，清廷下令八營六鎮攻打娘子關。祿貞在灤州接到報告，辭別諸將領說：「我先阻擋各軍去攻湖北，今天自己反而要率部去攻山西，還有什麼臉見諸公。」就從興台取道唐澤橋，一直回到石家莊。這個時候，祿貞部下的旅長吳鴻昌，已經奉了清廷命令，率領六營大隊，開始攻打山西。一部分旗營部隊奉了清廷密命，陽爲助戰，暗中監視，以防變故。

、朱泉勳視察前線，到了乏馱嶺，深知晉軍城防不大堅固，內中有主張迅速攻打的，何燦是祿貞心腹，見祿貞還沒有到，便捏造虛偽的言辭，阻止前進，六鎮的兵，就暫駐石家莊。祿貞一到，立派周維楨去到山西，和民軍首領商議，組織燕晉聯軍，一同計劃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山西民軍首領閻錫山，疑惑祿貞不是真心，告訴維楨說：「吳公若果誠意幫助義軍，請下令旗軍攻打固關。山西軍攻擊他前方，吳公攻擊他後方，旗軍消滅，燕晉聯軍的事，才可以商量。維楨把閻錫山的話，報告祿貞。祿貞就在九月十四日帶領吳鴻昌、何燦在晉軍防地的城下，請出守城的官長仇亮，對他說出一片大道理，仇亮聽了這席話，十分佩服，當日帶領部隊前來歸服。他又到太原去說閻錫山，錫山還是堅持前日的主張。祿貞笑着說：「我是老革命黨，你知道嗎？山西軍事，我什麼都知道。某年某月成軍多少，某年某月購買槍械子彈若干，現時消耗外，尙存若干。」說得明明白白，就像數家珍一樣。錫山聽見之後，半天說不出話來，立刻推舉祿貞爲燕晉聯軍大將軍。祿貞見已說服了錫山，也就趕快回去，約同晉軍，同駐石家莊，截留清廷運往

湖北的軍火，減少清軍的戰鬥力。當九月八日山西民軍起義，祿貞到達石家莊以後，清廷恐怕祿貞將來有變，就任命他爲山西巡撫，希圖拿高官籠絡他，可是祿貞絕不爲利祿所動搖。趁這個時候，上書清廷，大意謂：「自湖北兵變，各省響應，如黃河決口，莫之能禦。爲今之計不如大赦革命軍，停止戰爭。夫革命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家之幸福。而非存心同朝廷爲難也。現祿貞已招撫晉軍混成一協，巡防二十餘營，可供調遣。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祿貞願隻身赴鄂，說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如不從，祿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恐將士憤激，阻絕南北交通，妨礙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之所能強制也。抑更有言者，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爲痛心。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師長丁士原，易迺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於是一面拍電給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着他趕快帶領部隊前來。借清君側爲名，會師正陽門。一面密約北京民軍首領姚薦楠，根本覆滅虜廷。斯時清帝溥儀，已

準備逃往熱河。

七 遇害經過和身後哀榮

祿貞的頓兵不前，截留清廷運往湖北的軍火，和用激烈的言詞，向清廷彈劾蔭昌誤國大罪，實使清廷惶急萬分。然又不敢明白責斥，恐怕祿貞起兵發難，京師動搖，影響大局。便想用暗算的方法，以去大患。祿貞殺身的禍機，就潛服在這個時候了！再則這個時候，清廷已經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世凱爲祿貞在石家莊所阻，不敢北上，其子袁克定，想要借重祿貞兵力，加強世凱的勢力，祿貞置諸不理。於是克定同清廷圖謀祿貞越發急迫。

軍諮府大臣戴濤，素日知祿貞部下標統馬薰田、周符麟因爲改編和祿貞有隙，就秘密將他兩人叫到北京，許他們二萬兩銀子的賞金，并許將來保他們升官，教他們刺殺祿貞，兩人中了升官發財的毒，甘心去做刺客。九月十五日從北京回防，當天晚上，獻賊

脅他們的下級軍官會議行刺的大事，內中有司務長楊鎮海，深明大義，以為祿貞生死關係重大，共和成立的早晚，國民流血多少，都担負在祿貞一人身上。會議時因被他們勢力壓迫，不敢有反對的表示。會議以後，馬薰田又派他的心腹，監視各下級軍官不許走漏風聲，要是有人洩露，先將此人處死。鎮海看見事態緊急，就密派頭目兵士趙振武，將陰謀報告步隊二十三標第一營前隊隊官馬玉峯，玉峯轉告祿貞的親信軍需官李真，李真報告祿貞。祿貞自從招撫晉軍，往來奔走，都是單人匹馬，不帶衛隊，表示他的坦白。由山西回防以後，不駐營房，夜晚駐宿正太鐵路站房，仍舊不設警衛，聽了李真的報告，毫不在意。

十六日夜，正和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在站房中批閱機密文牘，逆賊馬薰田率領隊官梁雲章，排長楊福魁，頭目蘇守魯、王澤宣等，突然衝門入室，大呼奉密旨殺吳祿貞，他人不問。祿貞聽了，立刻從座上躍起，拿馬刀連斫數賊，不料一彈飛來，正中要害，遂仆倒地上。世膺、維楨，護祿貞不成，也中彈死。賊衆見目的已達，竟割取了祿貞

的頭顱逃走。那時參謀何燧，住在車站官廳，聞變忙來查視，只見皓月當空，尸體橫地，慘不忍觀。遂看見辦公桌上，攤着一張張紹曾來的電文。電文有：「電悉，願率所部健兒，以供驅策。」等語，只得督率部下料理善後。祿貞死後，不但各路部隊，失了統率。就是本鎮勢力，也立起分化。旗軍恐怕被六鎮暗算，人各自畏，拋棄子彈百萬發，器械二百多箱，馬幾百匹，餉銀數萬兩，分作二股，向北潰散。晉軍乘機收了祿貞遺骸，器械、子彈、銀兩、一齊向西運去。回到太原，懸賞尋找祿貞首級，久無結果，就裝殮成禮，暫時浮厝。祿貞奔走革命十餘年，未及見民國成立，賚志以歿，噩耗傳出後，海內人士，沒有不痛惜的。尤其是延吉邊界的百姓，竟爲失聲痛哭。當開追悼大會時，自動前來的有數千人之多。歸化中國的朝鮮人，也爭着贈送誄詞輓章，各種祭奠式的文字，表示哀思。

祿貞生於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西曆一八八〇年）正月二十六日，死的時候，祇有三十二歲。長子是弟祜貞的兒子，早年過繼爲嗣。次子忠黃，女三，三女爲遺腹

生。妻景氏，性情賢淑，侍奉阿姑，極盡孝道。祿貞遇害之後，心神悲痛，不願獨生，但以母老子幼，事親撫孤，都是後死者的重大責任，祇得倉皇回南。船到吳淞口的時候，一時悲憤，竟從船邊投身大海，去追隨他的丈夫。船上的執事人，很迅速地派人把他救起，得以更生。志士烈婦，萃於一門，這是多麼難得的光榮事蹟。

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追念祿貞功勳，以陸軍大將例賜恤。民國二年十一月七日並爲公葬于石家莊，建造專祠，豎立碑誌，以慰英靈。後來的人，到石家莊這個地方的，沒有不去他墓上低徊流連謹誠致敬的。

革命先烈傳記

吳祿貞傳

二五二

史
堅
如
傳

史堅如傳

一 家世及其就學

史堅如，名久緯，字經如，後改堅如，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清光緒五年西曆一八七九年）五月五日生於廣東番禺縣。他是明末抗敵殉國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後裔。其先世居江蘇溧陽，後徙於浙江山陰，到他的高祖德恢先生時，因游幕於粵，遂在番禺落籍。他鈞曾祖善長先生，道德學問，俱爲時人所推重，做過江西餘干縣知縣，晚年著有味根山房詩文集，輪台雜記，東還記略諸書。他的祖父史澄先生，號穆堂，是清道光己亥年舉人，庚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充順天會同考官，福建、山西主考官，國子監司業，右春坊右中允。後以母老倦游歸里，擺脫政治生涯，從事教育，主講端溪、粵秀兩書院，番禺、南海兩縣學子，多出其門下。其著作也不少，有本源錄，趨庭鎖記，家塾

論文，古今體詩鈔，及續修省縣兩志書，均刊行於世。他的父親悠乾先生，有文學天才，加之家學淵源，少時就有文名，但不驚功名，潛心學理，惜不永於年，至四十八歲便死了。生有四子三女，長子久照，次子古愚，再次久述，堅如最小。長女完，次靜雲，再次憬然。

堅如幼時，體弱多病，沉默寡言笑。他的父親死時，他纔七歲，全賴他那賢惠的母親方太夫人來教養。她教育子女，頗合兒童教育原理，各因性之所近而導之，使發揮其特長，不過於勉強。堅如初入塾讀書，塾師爲冬烘先生，只知教學生終日讀那不能領悟的深奧古書，堅如深以不感興趣爲苦，每於課餘的時候，只是默默靜坐，亦不喜與羣兒嬉戲。有時輿之所至，輒揮毫漫畫，畫爲花鳥人物，竟能必工必肖，見者無不稱爲小畫師。因此他的其他學業，都無大進步，而他的母親，因他的體弱，也不欲嚴加督責。

堅如稍長，他的母親改令從某孝廉學。那位孝廉的經學書法，都是名重一時的，而堅如對他所授的經籍，却不甚措意，尤惡八股文。惟對於史學，最感興味，研求古今政

治得失治亂之理，及兵法地輿之學，孜孜不倦。每讀史至橫奸橫行，輒拍案叫罵，大有恨不能手刃奸邪之概，而對於荊軻、聶政等壯士的行爲，則稱贊羨慕不置。堅如後日從事革命運動，轟炸兩廣總督德壽，其尚俠好義的天性，此時早已流露了。

堅如於六書之學，亦極有心得，暇常作爲篆隸，多古雅雄逸之致，深爲孝廉所期許，而堅如反以此雕蟲小技，無大用處，盡厭棄之。

一一 革命思想的發軔

堅如既長，貌雖文弱，然却有尙武精神，氣力也很大，能挽十石弓。他於讀書之餘，兼習武藝，曾從日人學劍術，又請拳師教刀槍。他的各樣技藝，都學得很精嫻，有時在家裏舞劍使槍，有時縱馬郊外，登山涉水，規畫形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事發生，其結果，偌大的中國，竟被蕞爾的日本打敗，不得不割地賠款以求和。每個中國人，目擊這種不幸的事件

，無不受着很大的刺激。堅如那時，正是十六歲的青年，血氣方剛，他一聽到這種消息，真是憤慨極了，看透了滿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官吏的腐敗不盡職，嘗氣憤憤地說：「大廈覆矣，孰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賊以取僂乎？吾將行吾志矣！」又說：「今日中國，正如千年破屋，敗壞不可收拾，非盡燬而更新之不爲功。」當時一般守舊的人，聽到他這種論調，無不目之爲瘋狂，不敢接近他。他的二哥古愚，恐怕因此惹起禍事，連累了老母，就勸告他勿再輕發那種激烈言論，並阻止他勿與外人交往。而堅如回答他說：「多言固是賈禍，但國家危辱如此，雖生世上，有何益耶？」可是堅如後來，畢竟也稍稍接受了乃兄的勸告，漸少與外人交際。除與蘇曼殊間相遇從外，常在家與兄古愚及妹憬然互相切磋，談論國是。每遇意見相左時，便爭論相持不下，至深夜尙不休。然結果古愚、憬然，終於爲他的理論所屈服而贊成他。其後堅如奔走革命，得其兄妹的協助不少。

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八月北京發生「戊戌政變，維新

運動被清太后那拉氏一手推翻，維新派的領袖人物或被殺或出奔。堅如在外面聽得這個消息，催促地跑回來，氣憤憤地對乃兄古愚說：「天下壞了！此老婦真可殺！」古愚忙問其故，堅如就把他得到的政變消息，講述了一遍。言畢，二人相與嘆息不置。堅如從這時起，看透了滿清政府的昏庸無望，更深深感覺得國家的危殆，就決心推翻滿清政府，結納志士，從事革命。他革命的思想，至此已由言論而進入實行的階段了。

三 訪晤革命領袖

堅如既決志犧牲身家生命，從事革命後，無日不在羅致同志，企圖大舉。但是當時風氣未開，附和的人很少。又想盡散家財，招募豪傑，而家財無多，且又非完全爲自己所有，不能自由支配，苦於孤掌難鳴，勢力單薄，不足以成大事。乃入美國人在廣州所設的格致書院，姑且肄業。所學者爲物理、化學、天文、地理、格致、數學諸種科學，與已往塾師所授的試帖八股一類的舊套，完全不同，心殊愉快。尤其是對化學一門，最

感興味，悉心研究。校中掌教尹士嘉，見他絕頂聰明，能舉一而反三，因此特別器重他。自是堅如於其學力中別開一新境界，得知西洋的科學文明，及世界潮流，並深信他所素抱的革命主張，正大光明。同學多是具有科學頭腦的新青年，他在課餘之暇，即鼓吹革命排滿，而同學中也有些人主張流血救世。堅如竊喜吾道不孤，吾志可行了，遂與訂交，互相策勵。

翌年，堅如爲便於行動起見，與兄妹勸母徙居澳門，變賣一部家產，約得萬餘金，盡以之結交江湖俠士，章澤英雄，不數月間，自珠江以至長江一帶的會黨首領，幾乎莫不相識。其時有日人高橋謙、原口聞一、宮崎寅藏等，在廣州設立一個東亞同文會廣東支會。堅如聞高橋等同情中國革命，暗地裏與革命黨有往來，心裏非常傾慕。有一天堅如往東亞同文會去訪問高橋，探聽革命黨的一切情形，高橋見他是一個志氣軒昂的青年，也就毫無遲疑地將革命黨的內幕告訴他，並力勸他往日本一遊，不但可以開擴眼界，而中國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也在日本，可以晤談。堅如說：「我久欲加入革命

黨，追隨孫中山先生，惟是不得其門而入，請君爲我介紹。」高橋即介紹他往港港去見陳少白、楊衢雲等，堅如見到陳楊之後，就加入興中會，成爲一個有力的戰鬥員了。

堅如加入興中會後，旋即東渡，晉謁國父，道經滬上，遇湖南同志畢永年，邀約同往漢口，觀覽長江形勢，結納湘鄂會黨。返滬後，就搭輪放洋，及抵日本，按址造訪國父，傾吐胸懷，指畫大計。國父對他，亦獎勵有加，二人對革命的理論及進行方略，日夜不倦地傾談了十餘日。國父因他與會黨融洽，即命入長江密切聯絡。堅如奉命後，便欣然就道，開始參加革命實際工作。

四 謀炸粵督德壽

堅如歸國後，即溯江西上，再至武漢，對會黨作進一步的聯絡。欲使湘鄂閩粵的會黨，都聯合一氣，併入興中會，以擴大革命的勢力，作異日義師的應援。長江一帶的會黨，對他豪邁的態度，和偉大的革命理論，都爲心折，表示歡迎。他見接洽聯絡工作，

已告一段落，便返粵從事運動綠林防營。

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清廷決定排外，假義和團以自衛，殺洋人，燒教堂，攻使館，旋即引起八國聯軍進攻京津的事件，全國人心騷然。國父認爲時機到來，就決定發動革命軍事。立命鄭士良入惠州舉義，命堅如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堅如奉命，即開始作軍事布置。親往東西北三江和素所聯絡的綠林會黨魁首區新，馬王海及防營漢旗練達成等商洽，結果，統計各路集合起來，約可得勁旅數千人，就擬先士良而發難，預定於七月某日攻取省垣。可是空手不能舉事，這新成立的隊伍，添裝置械以及餉糈等等，在在都需鉅款。堅如因四出張羅，所得無幾，難濟於事，乃與兄妹商議，擬盡售價值三萬金之家產，以充軍費。不料那時廣州的鉅商富戶，因受拳團之亂的影響，多挾資逃遁港澳，遂致無人過問，堅如的進行計劃，就一籌莫展，及期不能發動，只有改期八月再舉。到了閏八月中旬，聞士良已在惠州三州田發難，義師所到，勢如破竹，粵督竟調集清軍約二萬以上，大批東開，包圍義師。堅如眼看着義師

分途出城，紮在澳網碼頭樹會。預計數十分鐘後，炸藥即可爆發，德壽一命定歸西天。乃至碼頭，為時已久，不聞響聲，堅如大聲，使兄及達成等先去澳門，他獨自進城，返屋視察，見藥線為潮氣澆溼，火香燭而藥不爆，乃在屋內守候一日夜，至六日晨東方發白時，復接線燃香，扃戶而出。本擬立即出城赴港澳，又恐再如昨日之不能爆發，必至人去事敗，慰慰不離城，至西關毛文明家中等候消息。俄而轟然一聲，如晴天霹靂，全城震動。堅如驚喜，以為大事已成，伴問左右說：「此何聲也？」不一會兒，又聞街頭入聲嘈雜，成種署署被炸。不久，又傳說炸毀督署後牆及民房數間，死傷數人。總督祗吃一條，從夢中自牀上震撼醒地，無生命之虞，堅如聽了，甚為奇怪。暗想德壽住處距洞庭不過五里許，以二百磅的藥力，不爆則已，一爆得署當完全燬塌，德壽豈有倖免之理。

• 疑是傳聞吹噓，乃乘轎子前往出事地點，查探究竟，李則見其果如所傳，敗壞而歸，擬再購炸藥重來一次，不倖竟於次日為清吏逮。

而辭於本黨因詳錄如左

五、回憶慷慨就義

堅如以一擊不中，深爲抱憾，乃往訪同志胡心泉兄弟寓所商議再舉。胡以此案發生清吏必下令限期破案，力勸堅如火速離開廣州，暫避巔頭。是日適爲星期日，輪船停駛不能離去。而清吏已於各要道碼頭，徧佈暗探兵勇。次晨爲九月初七日，堅如遵友人的勸告逃港，行將近港船碼頭，忽被介字營勇攔路截阻，不問情由，把他擁入輪中，一縷煙似抬到督府。德壽復令押至南海縣署。南海縣令裴景福，親率衙役在堅如身畔搜查，當被搜出德文炸藥配製法單一紙，又僑後樓被炸人劉某到署認證。景福見已獲得真據實犯，驚喜大案已破，但還想借此窮訊黨情，大捕黨羽。便對堅如故示優禮，不用刑具，僅派兵勇嚴密看守，日以甘言密語，誘餌堅如供出黨內實情，想爲一網打盡之計。堅如洞燭奸情，自分必死，決不連累同志，敗壞黨事，日在獄中嬉笑玩弄，狀若無事。審問時，只說自己謀炸德壽是實，不言其他。如此審問好幾次，毫無結果。景福知其不可

軍，上刑四十餘人，多爲黨中有聲望者，迫令供認。堅如搖首，佯示不知，雖被用盡無人道的非刑，像最殘酷的拔去手足指甲，用火燙烙等，終於未供出黨內半點實情。九月十八日，就被綁至天字碼頭，斬首就義，年僅二十二歲。海內外凡有血氣者，無不歎惜。其遺骸後由香港同志派陸柏舟及蔡壽來省祕密收殮，誌其碑曰司馬氏。

堅如之妹惺然，亦聰明絕倫，熱心革命，不亞乃兄。堅如就義後，不忍告母，

堅如赴小呂宋，她誓繼兄志，並爲兄復仇，不料竟於翌年病歿。兄妹二人，均未婚嫁，同以鮮血，灌溉革命的弱苗，十餘年後，畢竟開放了燦爛的蘇花。民國告成，政府追功勛，即發還清廷所沒收的財產，並追贈堅如爲上將軍，建立專祠。國父緬念先賢，又爲向同志中醜資造了一座巍巍的石像，用作永遠的紀念。民國十三年，更建立紀念碑於故督署第一花園。胡漢民親撰碑文，稱道其志行之烈，死事之勇，遠超於荆軻之流，而推爲本黨因暗殺而成仁的第一人。

劉道一傳

劉道一傳

半壁東南三楚雄

劉郎死去霸圖空

尙餘遺孽艱難甚

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

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

橫攬江流一奠公

這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輓劉烈士道一的詩。劉烈士是留學界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同盟會會員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所以 國父對於他的犧牲哀悼特深！

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西曆一八八四年）。幼時聰穎絕倫，五六歲讀孟子，過目成誦。年稍長，入湘潭美人所設的學校讀書

，讀了三年，學問大進，而於英語尤精。後來又到過湖北。那時正值清末，外患日急，人心動盪，革命空氣瀰漫全國，他以感覺銳敏，深深受到這種時代潮流的影響。加以他的哥哥揆一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家庭之間，耳濡目染，所以民族大義早已在他的心裏種下根苗了。他曾讀漢書，讀到朱虛侯傳「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的句子，心弦上深深受到震動，便自己起了一個號，叫做「鋤非」。

民國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他的哥哥揆一留學日本，結識了革命志士黃軫（即黃興），因志同道合，兩人很快成爲好朋友。黃軫認爲革命固重在宣傳，尤重在實行，想回國來聯絡哥老會勢力實行起事，因揆一和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相識，堅邀他同行。他們回到長沙，一面在連陞街成立華興會，作爲進行革命的總機關；一面在北門正街開辦明德學堂，藉以掩蔽外人耳目，道一這時加入了他們的活動。這次的計劃，是預定於十月清太后那拉氏萬壽節日，乘全省文武官吏行禮慶祝之際，用炸彈一網打盡，然後乘機起義，各路同時並進，一舉攻陷長沙。不料事機未密，爲清吏探悉

派警搜捕。馮福益逃入廣西，他和黃軫、揆一等則避去上海。他的父親却被連累入獄，他爲孝心打動，立刻又冒險跑回來營救，父親出獄後還侍奉了月餘，始復赴滬。那時候，馮夷還注目的是黃軫和揆一，對他不甚注意，他纔得倖免。

同年十月，萬福華槍擊桂撫王之春事件發生，上海慶餘里的革命機關連帶被破，捕去黃興（黃軫於長沙出逃後改名興）、陳天華、張繼、郭人漳等十餘人，揆一以外出得免，乃和其他同志奔走營救。道一從湖南回來，也加入効力，後來被捕諸人都得陸續保釋。這時恰好馮福益派謝壽祺代表來滬，向黃興致意，謂擬集會黨各派的精銳，在洪廷佐孤進一擲，請其協助餉械，並派人指揮，道一從中斡旋，協議結果甚圓滿。黃興和揆一當即首途入湘，不料福益在返湘途中，忽被清兵拿獲就義，起事計劃又歸失敗。興和揆一跑去日本，道一已從上海先到了。

光緒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聯合黃興等創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三十日開籌備大會，十七省留學志士均出席，道一也是當時宣誓加盟的。

一人。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後，他被推擔任書記幹事等職。原來他的學習語言的天賦特別高，每到一個地方，住上幾個月，當地的方言便朗朗上口，到湖北便說湖北話，到臨海便說上海話，到日本便說日本話，英語更不用說。加以天生一副好口才，與人週旋應對，無不恰到好處，所以關於中國同盟會對外交涉上他增進了張漢勳的聲譽。當時同志都說他是一位未來的太外交家。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留學界各省黨人紛紛奉派潛行回國活動。道一的父親年老多病，家中乏人奉養，他的哥哥揆一既因嫌疑畏葸不得歸，他老早就想回家去省親，因曾告奮勇，向本部請求，願回國活動。於是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他便和蔡紹南、彭邦棟、覃振、成邦傑等被派回湖南來，他們的任務是運動軍隊，重振會黨。他認為欲使會黨成爲革命的中堅力量，必先洗刷他們的頭腦，健全他們的思想，因此他向會黨反覆說明：這次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標在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爲個人爭王爭帝。會黨受其感化，益奮發鼓舞。歸長

沙途中，他集同志數十人在水麓洲的船中密議，他建議說：「這次要發難，當以會黨和軍隊同時並舉爲上策，否則若先由會黨發難，軍隊也必豎起響應，因會黨缺乏餉械，且少受軍事訓練，無議必敗。憶前年長沙一役，會黨勢踞五路，勢速力散，團團窳窳不致遭失敗。今欲規取省城，必須集合會黨於省城附近，劉、譚各縣，與運動成熟，軍隊聯合，方可舉事。現時會黨多潛伏於萍鄉、安源諸礦山上，正可利用鑛場等組織機關。而軍隊方面，新軍多駐紮省會，巡防營分駐各府縣，水師駐湖河上下游，陸軍兵精械良，官佐都是學生出身，多和黨人通聲氣，運動較易。巡防營雖不及新軍，但官長多會黨中人，派會黨去游說，不難歸順。水師則船械均甚羸敗，只可臨時收作運輸之用。再就次策來說，如果能組織會黨萬人發難於瀏醴，直撲長沙，各軍隊反戈相應，據省垣重地，奪取軍裝軍械，從新補充訓練。別選一部份精明強幹的會黨組成便隊，殺死隊，以手槍炸彈來阻止敵方援兵，只要稍爲支持，等到各省紛起響應，成功便有把握了。」大家都認爲他的計劃縝密可行，便依計分頭去佈置。本定十二月清吏封印時舉事。

下，不料連江、奉天、湖南大鬧荒災，萍、瀏、醴一帶尤甚。當地工人因受米貴糧貴的痛苦，紛紛於地方官非常憤恨，會黨蕭克昌、李金奇、姜守坦、龔春台、王勝等想乘機運動萍鄉礦工起義，蕭惠漏出，李金奇在萍鄉被清吏追捕，致溺斃於醴陵的白鵝潭。蕭克昌逃地被害，姜守坦、龔春台等迫不及待，就於十月十日召集會黨鑛工，在瀏陽的登洲頭以萍鄉的高象台等處先期發難；醴陵防營兵士也反戈相應，聲勢相當浩大，屢把清軍打退，遂與後因敵援軍大至，卒致潰敗。

這禍時候，道一正在長沙做起事的準備，尙未完全成熟，但聽到瀏陽、萍鄉已發難的消息，便加緊進行，謀催促新軍及防營立起響應。計劃未實現，而他已因行動可疑，被清吏逮捕了。清吏最初疑他就是揆一，偵察後始知其非，又搜集不到關於他的黑點革命證據，仍欲憑藉虛詞，羅織成罪，取出刑具來威嚇他，他厲聲叱道：「士可殺之，不可辱，死則死耳！」清吏無如之何，把他移入獄中，他從獄中寄人書說：「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受之軀，爲毒刑所壞，彼若刑訊，吾則自認爲劉揆一，以死代兄，吾志決矣！」

後來清吏從他的身上發現了「鏞非」兩字的印章，便含糊糊糊的論他死罪。十一月十六日，就義於長沙東南的瀏陽門外，年僅二十二歲！

道一在日本時，曾和最親密的同志秋瑾、劉佛船、王雲周、侯菊園、馮煥明、黃人障、于琛、成邦傑、李秉章等九人組織十人團，他死後，同志多痛惜，這九人尤爲悲憤。未久，秋瑾等都回國來實際行動，誓爲他報仇，其後長江各省革命起義不斷發生，多少都是受到他的犧牲精神所感召的！

革命先烈傳記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主編者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編著者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
及南洋等地